

帛书老子校释
戴维著

帛书老子校释

岳麓书社

戴
维 著

帛书老子校释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周 斌
封面设计 胡 颖

帛书老子校释

戴维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199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50,000 印数: 1—2,000

ISBN7-80520-850-6

Z·27 定价: 9.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 长沙市河西新民路10号 邮编: 410006

说 明

本书以帛书《老子》为底本，主要参校河上公本、王弼本、严遵本、傅奕本，从而校定《老子》原文。字句不拘于帛书，择善而从。段落分合为方便计，按河上公旧规。

每一条校释，先校后释，但以释为主，力图简明。先引前贤高见，后案以己意。前贤各种主要观点，每一种只引其一家具有代表性的，使读者能略窥前贤在《老》学上的主要观点。

每章最后缀以白话文译文，译文力图信实，所以不能体现《老子》的文学艺术，仅可看作校释的补充。

稿末附以帛书《老子》甲、乙本残卷释文。

本人年轻识浅，力戒标新立异，但一些新观点也不敢藏私，如二十五章句读问题，确未曾为人所注意。特别是帛书出土，能订正一些二千年来聚讼不休的观点，我就更不敢轻意放过，如七十九章“契”“微”之辨，二千年来，未有定解，我据帛书释出新义，以供参考。

谬误之处所在多有，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校释者

1996年11月

目 录

德篇	(1)
道篇	(80)

附: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释文

甲本	(1)
乙本	(14)
关于帛书《老子》甲本中的圆点标志	(28)
主要参考书目	(34)

德 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①。上德无为而
无以为也^②，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③，上礼
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④。故失道而后德^⑤，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⑥。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⑦。
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⑧。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
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也。（第三十八章）

校释：

①苏辙曰：“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贵，勉强以求不
失，盖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河上公曰：“上德，谓太古无名号之君，德大无上，故言上德者。不德者，重其不以
德教民，因循自然，养人生命，其德不见，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于天地，和气流
行，民德以全也。”

徐大椿曰：“上德，德之最上者也，不德以与德合体而相忘于德也，如此则德常在我
而终身不离矣。不失德言保守其德，惟恐失之，则身与德为二，而德终不在我也。”

案：上德之人不刻意求德，只顺其自然无为，故有德。下德之人念念于德，而心不
静，故无德。”

②乙本如此，甲本作“上德无□□无以为也”，傅本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
而无以为”，王弼本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虞本同王弼本。

案：“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当属衍文。老子此章以上德与下德并列，而下德包括
上仁、上义、上礼三者，上德与下德之区别是“无为”与“为之”，无为是老子思想
的主要宗旨，而有为则甚为老子所指斥。下德中的仁、义、礼三者，虽同为“为
之”，但等而下之，从“无以为”到“有以为”直至“莫之应”，而“下德为之而有
以为”句，只云“有以为”，并未涉及“无以为”之仁与“莫之应”之礼。此句当为

后人涉上文“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相对言而妄加。韩非所注亦无此句。

- ③范应元曰：“仁者，爱之理也，义者，事之宜也。爱出乎理，谓之上仁。上仁为之而无以为者，非以要誉也，无所为而为之也。事得其宜谓之上义，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者，将以处事也，苟无私意以为之，则得其宜，才有私意以为之，则失其宜，起争端也。”

蒋锡昌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言上仁之君，立善行施而并无所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言上义之君，立分正名，以防僭窃。”

- ④仍，甲、乙本作“乃”，傅本作“仍”，王弼本作“扔”，虞本同王本。

马叙伦曰：“攘借为攘，《说文》曰：‘攘，援臂也。’”

刘师培曰：“扔当作仍，仍，因也，即不衰不谊。攘臂者，攘与让（讓）同，谓宁其肢体习为逊让，即复恭敬尽手足之谓也。此言民虽不应而圣人行礼犹复沿而不改。”

高延第曰：“上礼者，不能格民心，徒以仪义约束于外，感人益浅，故应者少。”

- ⑤刘师培曰：“据《韩非》则今本脱四‘失’字。老子之旨，盖言道失而德从而失，德失而仁从而失，仁失而义从而失，义失则礼从而失也。”

案：韩非《解老》所引为“失道而后失德”，下三句亦各多一“失”字，它本均无“失”字。老庄的思想为失道而后德出，失仁而后义出，十八章“大道废焉，有仁义。”《庄子·马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故韩非此处多四“失”字，当非。

- ⑥易顺鼎曰：“按释湛然《辅行记》第一之三引此文‘失义而后礼’下有‘失礼而后智，失智而后信’二语，未知所据。”

案：吾疑“失义而后礼”下，别本或有“失礼而后知”句，盖下文“前识者”与“夫礼者”相对言，前识即智也。有此句亦不与老义相悖。

- ⑦薄，甲本残缺，乙本作“泊”，傅本、通行本作“薄”。

案：泊、薄古通。

宋翔凤曰：“乱，治也。”

蒋锡昌曰：“忠信质衰，则务外饰，务外饰则生诈伪，生诈伪则乱起焉。是礼实产于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 ⑧首，甲、乙本作“首”，傅本、通行本作“始”，韩非子作“首”。

蒋锡昌曰：“王注‘道之华而愚之首。’是王本‘始’亦作‘首’，与韩非同。”

易顺鼎曰：“《礼记·曲礼》正义引云：‘礼者忠信之薄，道德之华，争遇之始。’按所引‘道’下有‘德’字，‘愚’上有‘争’字。窃谓‘愚’当作‘遇’，即《书·盘庚》：‘智遇奸宄’之遇，又即《淮南》‘偶蹙智故’之遇。《吕氏春秋·勿躬》篇：

‘幽诡愚险之言。’王氏《经义述闻》以为‘愚’即‘遇’。愚遇古字通用，知此书亦然矣。愚之始，即邪伪之始也。”

译文：

上德之人不刻意求德，所以他有德，下德之人刻意求德，所以他无德。上德之人顺自然而无心作为，上仁之人有作为而无心作为，上义之人有所作为而有心作为，上礼之人有所作为而人民不响应他，他就强迫人民服从他。所以失去道后才出现德，失去德后才出现仁，失去仁才出现义，失去义才出现礼。礼，标志着忠信不足，又是祸乱的开始。先知，是道的虚华，也是愚昧的开始。因此，大丈夫应处身于敦厚之境，而不处于轻薄之地，处于朴实之境而不处于虚华之地。所以，应离轻薄虚华而就敦厚朴实。

昔之得一者^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②，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③。其致之也^④，谓天母已清将恐裂^⑤，地母已宁将恐发^⑥，神母已灵将恐歇^⑦，谷母已盈将恐竭，侯王母已贵以高将恐蹶^⑧。故必贵矣而以贱为本^⑨，必高矣而以下为基^⑩。夫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⑪，此其贱之本与？非耶？^⑫故致数誉无誉^⑬，是故不欲碌碌若玉，硌硌若石^⑭。（第三十九章）

校释：

①林希逸曰：“一者，道也。”

高亨曰：“《老子》书中之一，厥义有三，一曰，一者身也，说见十章，二曰，一者太极也，说见四十二章，三曰，一者道也……盖道本为独立之个体，故老子又谓之一。此诸‘一’字，即道之别名也。”

②神，诸本作“神”，虞本作“精”。

灵，甲、乙本作“霤”，傅本、通行本作“灵”。

案：霤即灵（靈）之省。气轻清者为天，宁静者为地，灵动者为神，故以清、宁、灵喻天、地、神也。

③谷，甲、乙本作“浴”，傅本、王本作“谷”，浴即谷。正，甲、乙本作“正”，傅本、王本作“贞”，河上本作“正”，虞本同傅本。

傅本、通行本此句前有“万物得一以生”句，后文“侯王”句前亦有“万物无以生将恐灭”，甲、乙本无，严遵本、敦煌戊本亦无。

易顺鼎曰：“贞或作正，古字通用。王氏《读书杂志》谓此‘贞’为借字，似未全然。《易》‘贞胜者也。’韩注引《老子》曰：‘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王弼《周易略例》：‘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刑琚注引《老子》亦作‘贞’。《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注引亦作‘贞’，是贞为本字。”

王念孙曰：“《尔雅》曰：‘正，长也。’《广雅》曰：‘正，君也。’《吕氏春秋·君守》篇：‘可以为天下正。’高注：‘正，主也。’为天下正犹《洪范》言‘为天下王’耳。王弼本‘正’作‘贞’，借字耳。”

④甲本如此，乙本作“其至也”，傅本作“其致之一也”，通行本作“其致之”，虞本同通行本。

高亨曰：“致犹云推也，推而言之如下文也。”

⑤已，甲、乙本作“已”，傅本、通行本作“以”。

裂，甲本残缺，乙本作“莲”，傅本、通行本作“裂”。

案：已、以音通，裂、莲音近而借。天不以一为本其清将会失去。已，释为停止，义亦通。

⑥发，甲本残缺，乙本作“发”，傅本作“发”，王本作“废”，虞本同傅本。

刘师培曰：“发读为废，《说文》：‘废，屋顿也。’恐发者，犹言将崩圯也，即地倾之义。发为废字之省形。”

高亨曰：“发废古通用。《墨子·非命》中篇：‘发而为刑政。’上篇‘发’作‘废’。”焦竑曰：“发，发泄也。”

案：作发，义亦可通。《说文》：“发，射发也。”即动也，与前所说“宁”为对文。

⑦乙本如此，只“蹶”作“欺”，甲本作“使王母已贵□□□□□”，傅本作“王侯无以为贞而贵高将恐蹶”，王本作“侯王无以正将恐蹶”，虞本作“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

易顺鼎曰：“按当作‘侯王无以贞将恐蹶’，贞误为贵，后人见下文‘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二句，以为承上文而言，妄于‘贵’下又加‘高’字，遂致踵讹袭谬而义理不可通矣。抑或天不裂者，以其清也，地不发者，以其宁也，侯王不蹶者以其贞也，若舍贞而徒以贵高，其能免于蹶乎？以文义求之，贵为贞字之误，高因下文而衍，确无疑。傅本作‘侯王无以为贞而贵高’，盖知其不可通而以己意改之，然不知此文本无‘贵高’二字也。”

刘师培曰：“此句‘无以贵高’与上‘以为天下贞’不相应。疑贵即贞字之讹，贵贞形近，后人据此节王注有‘清不足贵’诸文，遂改贞为贵。又疑贵高并文与下贵高两语相应，遂于贵下增高字，实则贵当作贞，高乃衍文也。”

案：以，而也。歟为蹶之省。《说文》：“蹶，僵也。”即倒仆也。易、刘之说非也，今检之帛书上文“贞”作“正”，其据“贞”而疑“贵”，误矣。

- ⑧甲本作“故必贵而以贱为本”，乙本“故必贵以贱为本”，傅本、王本作“故贵以贱为本”。

易顺鼎曰：“毕氏《考异》据《文选·藉田赋》注引‘贵’下‘高’下皆有‘必’字，鼎按《淮南·原道训》及《意林》皆有‘必’字，于意为足。”

案：《淮南·原道训》、《道应训》所引有“必”字，河上本亦有。帛书只无“矣”字，而下句“必高矣”有，今增“矣”字。

- ⑨甲本作“必高矣而以下为空”，乙本作“必高矣而以下为坎”，傅本、通行本作“高以下为基”。

案：“其”，帛书甲、乙本均作“元”，即古“其”字，则空、坎即基也。又，空或为壘，《说文》：“壘，土块。”即基也。

- ⑩谓，甲、乙本作“冒”，诸本作“称”。

穀，甲、乙本作“橐”，傅本、王本作“穀”，河上本作“穀”。

洪颐煊曰：“《德经》‘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案，《礼记·曲礼》：‘于内自称曰不穀。’郑注：‘穀，善也。’左氏僖四年《传》：‘岂不穀为是。’杜预注：‘孤、寡、不穀，诸侯谦词。’字皆作‘穀’，《列子·天瑞》篇：‘鹪之为布穀。’《释文》：‘穀，本又作穀。’此穀为穀之借字，河上注读为车穀之穀，失之。”

徐高曰：“《淮南·人间训》‘不穀亲伤。’高诱注：‘不穀，不禄也，人君谦以自称也。’”

马叙伦曰：“穀借为禄。《礼记·檀弓》：‘齐穀王姬之变。’齐穀谓齐僖公，名禄父，此其例证。《说文》曰：‘禄，福也。’‘福，备也。’不禄谓不备，与孤寡义同。”

河上公曰：“不穀，喻不能如车穀为众辐所凑。”

范应元曰：“穀，善也。又百穀之总名也。春秋王者多称不穀。”

- ⑪甲本作“此其贱□□与非□”，乙本作“此其贱之本与非也”，傅本作“是其以贱为本也非欤”，王本作“此非以贱为本耶非耶”，虞本作“此非以贱本耶非乎？”

案：今乙本“非”下为“也”字，为肯定语气，非疑问语气，义与上文“必贵以贱为本”相悖，“也”应为“耶”。《战国策·齐策》引作“是其贱之本与非”。

- ⑫誉，甲本作“与”，乙本作“與”，傅本作“誉”，王本作“與”，河上本作“车”，虞本同傅本，吴澄本无“数”字。

案：作誉是。与、與、誉古通，作车则因與而误。《庄子·至乐》：“至誉无誉。”即作誉。

- ⑬碌，甲本残缺，乙本作“禄”，傅本作“碌”，通行本作“碌”，敦煌戊本同乙本，虞本同乙本。

碌，甲、乙本作“碌”，傅本作“落”，通行本作“落”，吴澄本作“碌”，虞本同通行本。

高延第曰：“碌、碌、碌、鹿、陆皆碌之假借，以随从之义释之，与以上诸人讥刺之语并可意会。后人徒见下有‘玉’‘石’字，遂从玉从石为正，各为异说，不悟其不可通耳。落、落、碌亦传写之异，今从《后汉书·耿弇传》：‘落落难合。’注‘疏阔貌’。言其匡异，与人不相入，与随从之义正相反也。”

洪颐煊曰：“《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坚哉石乎！落落，视之则坚，无以为久，是以速亡也。’即此义。”

高亨曰：“碌碌，玉美貌。落落，石恶貌……《后汉书·冯衍传》：‘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李注：‘玉貌碌碌，为人所贵，石形落落，为人所贱。’”

河上公曰：“碌碌喻少，落落喻多。”

石田羊一郎曰：“此二句与上文义不相属，当改入四十二章。”

案：石田氏谬矣，此两句正承上文之以贱为本而来。

译文：

古来所得道的有，天得道而清明，地得道而安宁，神得道而灵验，谷得道而充盈，侯王得道就能为天下主君。进而言之，天不以道为本，其清明将会失去，地不以道为本，其宁静将会变动，

神不以道为本，其灵验就会衰歇，谷不以道为本，充盈将会成干涸，侯王不以道为本高贵将会倒下。因此，贵一定以贱为根本，高一定以下为基础。所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这是以贱为根本，不是吗？因此，追求荣誉就会得不到荣誉。所以，不愿象玉那样美，而愿象石那样贱。

上士闻道，勤能行之^①。中士闻道，若存若亡^②。下士闻道，大笑之^③，弗笑不足以道。是以建言有之曰^④：明道如昧^⑤，进道如退^⑥，夷道如类^⑦，上德如俗^⑧，广德如不足，建德如偷^⑨，质德如媮^⑩。大白如辱^⑪，大方无隅^⑫，大器晚成^⑬，大音希有，大象无形^⑭，道褒无名^⑮。〔夫唯道，善始且善成〕^⑯。（第四十一章）

校释：

①甲本残缺，乙本作“董能行之”，傅本作“而勤行之”，王本、河上本作“勤而行之”，虞本同王本。遂州本作“勤能行之”。

②亡，忘也，古通。疑此作“上士闻道，若存若亡，中士闻道，勤而行之。”盖道非勤所能至也，《周易·略例》云：“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得意者忘象，得道者亦忘道也。

③甲本残缺，乙本如此，傅本同乙本，通行本作“大而笑之”，虞本作“大笑而已”。王念孙曰：“大犹迂也。《牟子》、《抱朴子》皆作‘大而笑之’。”

案：《抱朴子·微旨》云：“岂况说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来久矣，岂独今哉？”义同此。

④是以，甲本残缺，乙本作“是以”，傅本、通行本作“故”，敦煌戊本同乙本。

高亨曰：“建言，殆老子所称书名也，《庄子·人间世》所引‘法言’、《鹖冠子·天权》篇引‘逸言’，《鬼谷子·谋篇》引‘阴言’，《汉书·艺文志》有‘谏言’，可证书名曰言，古人之通例也。”

⑤昧，甲本残缺，乙本作“费”，傅本、通行本作“昧”。

许抗生曰：“费为瞽之误，《说文》：“瞽，目不明也，从目，弗声。”

案：许说是，其说从《乙本释文》。今从傅本作“昧”，明、昧相对也。

- ⑥此句甲本残缺，乙本在“夷道”句上，傅本在“夷道”句下，通行本同乙本，虞本同乙本。

- ⑦类，乙本作“类”，傅本作“类”，王本作“颡”，河上本作“类”，虞本同傅本。

朱谦之曰：“颡、类古通用，《广雅·释言》：‘颡，节也。’”

案：类，不平也。道无形无象，恍恍惚惚，不可见，不可闻，而又似见之，似闻之，故明反似暗，进反似退，平反似类。

- ⑧俗，乙本作“浴”，傅本、通行本作“谷”，敦煌乙本作“俗”。

成玄英曰：“谷本亦作俗，言亦能忘德，不异器尘也。”

马叙伦曰：“各本作‘谷’，‘俗’之省也。言高上之德，反如流俗，即和光同尘之义。”

案：作“俗”是也。上德与俗对言，一如大德与不足对，若作“谷”，虽合老旨，行文则不伦矣。此云上德不德，一如俗人也。

- ⑨偷，甲、乙本残缺，傅本作“媮”，王本作“偷”，或本作“渝”、“输”、“掄”等。

焦竑曰：“偷，苟且也。”

俞樾曰：“今按‘建’当读为‘健’，《释名》《释言》：‘健，建也。’能有所建为也，是建、健音同，而义亦得通。健德者偷，言刚健之德，反若偷惰也。正与上句‘广德若不足’一律。”

蒋锡昌曰：“偷为偷之假……《说文》：‘偷，薄也。’建德若偷，言立德之人若薄而不立也。”

高亨曰：“偷借为媮为懦。《说文》：‘媮，弱也。’‘懦，弩弱者也。’建德若偷，犹言强德若弱耳。偷与媮懦古通用。《左传》隐公二年《经》：‘纪履媮来逆女。’《公羊》、《穀梁》经并媮作偷。”

案：偷，苟且也。《左传》：“齐君之语偷。”注云：“苟且。”偷与建对言。

- ⑩甲本残缺，乙本作“质□□□”，傅本作“质真若渝”，通行本作“质真若渝”，虞本同通行本且于下注云：“河上作偷”。

刘师培曰：“疑‘真’亦作‘德’，盖德字正文作惠，与真相似也。质德与广德、建德一律。”

高亨曰：“质，实也。《论语·雍也》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皇《疏》：‘质，由质也。’是质有实义之证。渝借为骛，《说文》：‘骛，空中也。’《淮南子·汜论》篇：‘乃为骛木方版以为舟航。’高注：‘骛，空也。’质德若渝，犹言实德若虚

耳。”

案：应作媼，《说文》：“媼，巧黠也，从女，俞声，字亦作偷。”媼与质正相对，或本作“偷”者，为媼之或体。傅本作句作“建德若媼”盖以“媼”乱入上句也。纪昀云：“偷一作媼。”其所见本正作“媼”。真，今改为德，句式一律也。《论语》：“以真报怨。”真即德。

- ⑪辱，乙本作“辱”，傅本作“黜”，通行本作“辱”，虞本同通行本。此句诸本置于“广德”句前。

毕沅曰：“黜，河上公、王弼并作辱，作黜者，以白造缁是矣。《说文解字》无黜字。”高亨曰：“此句疑当在‘大方无偶’句上，用‘德’字诸句相依，其证一也。用‘大’字诸句相依，其证二也。《庄子·寓言》篇引《老子》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盖读者依《庄子》移此句，而不知《庄子》引《老子》时固有变动也。”

案：高说是。其云后人依《庄》而移却非。敦煌戊本此句在“上德若谷”上，可证此句前人即疑其错简。

- ⑫隅，乙本作“隅”，傅本、通行本作“偶”。

案：隅为隅省。《说文》：“隅，阨也。”即阨隅，方也。

- ⑬晚，乙本作“免”，傅本、通行本作“晚”。

- ⑭大，乙本作“天”，傅本、通行本作“大”。

案：天盖大之形误也。又，作“天”义亦通。

范应元曰：“大道无声，而众音由是而出，乃音之大者也。大道无象，而众象由是而见，乃象之大者也。”

成玄英曰：“大道之象，象而无形也。”

- ⑮褒，乙本作“褒”，傅本、通行本作“隐”。

《乙本释文》曰：“此作褒，微残，即褒之异构。褒义为大为盛。严遵《道德指归》释此句云：‘是知道盛无号，德丰无溢。’盖其经文本作‘褒’，与乙本同，经后人改作隐。隐，蔽也，道隐犹言道小，与上文大方无隅意正相反。”

案：释文是，只云褒为大为盛与上文文意相同则凿，道褒无名盖结语也，可与上句式不一律。又，《说文》：“褒，衣博裾。”引申有隐义，亦可通。

- ⑯此两句于此文义不协，应移入六十四章。

译文：

上士听到道，就会努力按道行事。中士听到道，有时记起而行，有时忘记而弃。下士听到道，就嘲笑它。道不被他们嘲笑就不足以成为道。所以《建言》上有这样的话说：光明的道好象暗昧，前进的道好象后退，平安的道好象危险。崇高的德好象落俗，广大的德好象不足，刚健的德好象懈怠，质朴的德好象巧伪。最洁白的象有污点，最方正的象无边角，最伟大的器要晚一点才能成就，最大的音响象无声，最大的形象象无形。道是非常大的，它是不可言说的。

反也者，道之动也^①。弱也者，道之用也^②。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③。（第四十章）

校释：

①帛书如此，傅本、通行本无两“也”字。下句同。

高亨曰：“反，旋也，循环之义。”

朱谦之曰：“反，复也。……反自是动，不动则无所谓反。”

案：道之动则必返。二十五章云：“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即此义。

②朱谦之曰：“弱者道之用，盖得《易》之‘坤’者也，乾藏于坤，故曰弱。《易》曰‘潜龙勿用’，而老言无用之用，是道之用。”

案：道不争、不先、不敢，此弱也，弱而胜强，此道之效用也。《文子·原道》云：“柔者，道之刚也，弱者，道之强也。”正此义。

③之，甲本残缺，乙本作“之”，傅本同乙本，王本、河上本作“万”，虞本同王本。

蒋锡昌曰：“有即有名，无即无名。此言天下之物生于有名，而有名又生于无名也。天下之物生于有名，乃道动之向前进，有名生于无名，乃道之向后返，二句文谊，正与‘道’句相应。”

高亨曰：“有者，万物之母之名相也。无者，天地之始之名相也。”

案：天下之物，指天地中之一切也。有，指天地也，无，无名之状态也。

译文：

循环往复，是道的运动。柔弱，是道的效用。天下万物生于有天地后，天地又生于无名之母。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①。万物负阴而褒阳^②，冲气以为和^③。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名也^④。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故人之所教，亦议而教人^⑤，故强。良者不得死^⑥，吾将以为学父^⑦。（第四十二章）

校释：

①甲本残缺，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苏辙曰：“夫道非一、非三，及其与物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

冯振曰：“自无之有，则为一矣，一与无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穷，故自无之有，以至于三，则万物生于是矣。”

蒋锡昌曰：“道始所生者一，一即道也。……然有一即有二，有二即有三，有三即有万，至是巧历而不能得其穷焉。老子一二三，只是以三数字表示道生万物，愈生愈多之义，如必以一二三为天地人，或以一为太极，二为天地，三为天地相合之和气，则凿矣。”

大田晴轩曰：“此以一为气，二为阴阳，三为阴阳交通之和也。”

案：《太平经合校》云：“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共凝成天，名为一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三统共生，长养万物。”杨上善注《黄帝内经》云：“从道生一，谓之朴也。一分为二，谓天地也，从二生三，谓阴阳和气也，从三以生万物。”皆本此。一，混沌未开之时状，二，阴、阳两气也，三，形质之始也。《淮南子·天文训》：“道者，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和合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②褒，甲、乙本残缺，傅本作“褒”，通行本作“抱”，虞本同通行本。

蒋锡昌曰：“负亦抱也。《淮南·说林》：‘负子而登墙。’高注：‘负，抱也。’万物负阴而抱阳，言万物阴阳相抱，五十五章所谓‘牝牡之合’也。”

吕吉甫曰：“凡幽而不测者，阴也，明而可见者，阳也。有生者，莫不肯于幽而不测之阴，向于明而可见之阳，故曰万物负阴而抱阳。负则背之，抱则向之也。”

马其昶曰：“抱负犹向背也，阳先后阴也。”

案：吕说非也。负为负载之义，非背向之义也。万物背阴阳两气和合而成，诂可离阴耶？下文“冲气以为和”，亦即调和阴阳两气也，岂能背阴耶？《汉书·高帝纪》注引正作：“向阴而负阳。”

- ③冲，甲本作“中”，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冲”。

范应元曰：“古本作盅，器虚也。河上公作冲，虚也，和也。”

案：中借为冲《说文》：“冲，涌摇也。”即和也。

- ④穀，甲、乙本作“橐”，傅本、通行本作“穀”。“王公”，诸本作“王公”，傅本作“王侯”。

名，甲本作“名”，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称”。

- ⑤甲本作“故人□□教，夕议而教人”，乙本残缺，傅本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通行本作“人之教我，我亦教人”，虞本同通行本。

案：夕通亦。作“议”是，《说文》：“议，语也。”言人语之，我亦语之，不为天下之先，故强也。虞本自注云：“河作‘人之所教，亦我义教之。’”范应元亦云：“河上公作‘人之所教，亦我义教之。’”敦煌己本、遂州本亦有“义”字，是则唐宋之时，或本有“义”字者，“义”借为“议”字。

- ⑥良，甲本作“良”，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梁”。诸本于“死”上有“其”字，甲本无。

案：解老者皆连读为“故强梁者不得其死”，今甲本“梁”作“良”，亦无“其”字，言“强梁”则可，“强良”则不可也。“故强”为读，总结上文也。

- ⑦学父，甲本作“学父”，乙本残缺，傅本同甲本，通行本作“教父”，虞本同通行本。河上公曰：“父，始也。”

译文：

从道生出一个混沌状态，继而有阴阳两气，阴阳两气构成了形质，于是就有了万物。万物都包含了阴阳两气，两气调和而成

万物。人们所厌恶的，是孤、寡、不穀，而王公大人以它来称谓自己。事物有时亏损它，反而增益了它，增益它却反而亏损了它。所以人家用来教导的，我也以它来教人，这就会常保坚强。善良的是不会遭逢劫难的，我将以它作为学道的开始。

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①。无有入于无间^②，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③，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④。（第四十三章）

校释：

①甲本作：“□粤于天下之致坚”，乙本作“驰骋乎天下□□□”，傅本、通行本作“驰骋天下之至坚”。或本“坚”作“强”。

焦竑曰：“坚犹刚强，不曰刚曰强，变文叶韵也。”又曰：“驰骋，役使也。”

案：致借为至。作“坚”是，坚、间为韵。

②甲本作“无有入于无间”，乙本作“□□□□□□无间”，傅本作“出于无有，入于无间”，通行本作“无有入无间”，虞本同通行本。《淮南·道应训》引作“无有入于无间”。

刘师培曰：“《淮南·原道训》引作‘出于无有，入于无间’，此老子古本也。王本亦有‘出于’二字，王弼上文注云：‘气无所不入，水无所不出于经。’注文‘无所不出于经’，当作‘无所不经’，与上‘无所不入’对文。‘出于’两字，必系‘无有’上之正文，盖王本亦作‘出于无有，入于无间’，而‘出入’二字误入注文也。”范应元曰：“凡以物入物，必有间隙，然后可入，惟道则出于无有，洞贯金石，可入于无间隙者矣。”

案：依乙本残缺字数，似亦作“出于无有，入于无间”。此句为上两句之原因也，至柔之所以能驰骋于天下之至坚，盖其以无有之道入于无间也。老子文原因句置后屡见之。入与驰骋义同，非进入之入也，范说非矣。

③诸本如此。

张煦曰：“葛无‘不言’两句。”

案：疑“不言之教”错简，上句言“无为”，下句亦言“无为”，而“不言”句妄夹于其间，盖后人涉“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误。

- ④甲本如此，乙本残缺，傅本无“能”字，“希”作“稀”，通行本作“天下希及之”，虞本作“希及之”。

译文：

天下最柔弱的，能够胜过天下最坚强的，这是因为它能以无有之道体，应用于事物。所以，我认识到了无为的益处。不用言语的教导，无为的好处，天下很少有人了解它。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③，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

校释：

- ①亡，诸本作“亡”，张嗣成本作“失”，此章乙本只残存首两字“名与”。

马叙伦曰：“（‘失’字）后人妄改也，‘亡’与‘病’韵。”

焦竑曰：“多犹重也。”

奚侗曰：“《说文》：‘多，重也。’谊为重叠之重，引申可训为轻重之重。《汉书·琼布传》：‘又多其材。’师古注：‘多犹重也。’”

- ②此句甲本残存首尾两字“甚”、“亡”，傅本、王本作“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河上本无“是故”。

案：爱，吝惜也。

范应元曰：“此老子复晓人曰，是故甚爱名者，则必大费精神，多藏货者则必重失身命。”

- ③故，甲本作“故”，傅本、通行本无。

案：傅本、通行本盖上两句有“是故”，故此无，此“故”误入上文。

案：知足者富，故心不贪而神安，则不取辱也。知止者盈，故心不放而神全，故无祸患也。

译文：

名声与身体，哪个更为亲近？身体与财宝，哪一个更重要？得到与失去，哪一个更有害？过分的吝惜一定会有更大的破费，过多的贮藏一定会有惨重的丧失。所以知道满足的就不会遭受折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这样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①。大盈若盅，其用不穷^②。大直如诘，大巧如拙，大赢如绌^③。赅胜寒，静胜炁^④，清静可以为天下正^⑤。（第四十五章）

校释：

①弊，甲本作“幣”，乙本残缺，傅本作“敝”，王本、河上本作“弊”，虞本同王本。

马叙伦曰：“成为盛省，《说文》：‘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引申谓器曰盛，《礼·丧大祀》‘食粥于盛’是也。此文‘盛’‘缺’相对，《说文》：‘缺，器破也。’”

蒋锡昌曰：“大成与下文大盈、大直、大巧、大辩词例一律。如解‘成’为器，则成为实物而与下文词例不类矣。”

案：马说凿矣。大，至也，成，善也，老子此章皆相对之词并举，如成与缺，盈与冲，直与诘，巧与拙等。弊借为敝，《说文》：“敝，皴也，一曰败衣。”此云大成之物事，以其大成，故不显其大成于人（和光同尘也），而其用乃无有过失。

②盅，甲本作“盅”，乙本作“冲”，傅本作“盅”，通行本作“冲”，虞本同通行本。

穷，甲本作“窮”，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穷”。

案：盅借为盅。《说文》：“盅，器虚也。”“盈，器满也。”两字均从“皿”，相对也。

盈，引申为满，盅，引申为虚，非指器皿也，傅本“盈”正作“满”，盅与冲义同，后人写为冲。窮借为穷，尽也。此云大盈之物事，以其合道，故不可见其盈而若虚也，而其用却不穷歇。

③甲本如此，只“绌”作“訥”。乙本《释文》作“□□□□□□□□巧如拙□□□

绌”，傅本、王本作“大直如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韩诗外传》九引作“大辩

若讷，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牟子《理惑论》引作“大辩若讷，大巧如拙”。

案：细审《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乙本图片，“盈如冲其”为一单片帛，整理者以之与一七五行下“莫之应也则”平行，当有所本，如其式，则“其”字下至“巧如拙”约残八字，而“巧如拙”至“拙”字，则约残七字，《释文》稍有误，应为“盈如冲其□□□□□□□□巧如拙□□□□□□□□拙”，依所残字计算，乙本当有四句“大□如□”。此处自古即有疑，当从帛书甲本为是，“炳”借为“拙”，古“出”“内”两字同在物韵，音同而借。甲本无“大辩如讷”是，后人因释“大直如拙”之拙为屈曲，而“大辩”句指言语，两不相关，实则两句义同，均指言语之意，为重复之文，《说文》：“拙，诘拙也。”云言语直而无华若拙也。拙，不足也，古有“赢拙”之语，严遵《道德指归论》正有“是以赢而若拙”，当与甲本相近。

高延第曰：“内直而外曲，故若屈，大匠不斫，故若拙，大辩不言，故若讷。”

- ④甲本作“蹇胜寒，靚胜炅”，乙本残存“蹇朕寒”，傅本、通行本作“躁胜寒，静胜热”。

蒋锡昌曰：“此文疑作‘静胜躁，寒胜热’，二十六章，‘静为躁君’，静、躁对言，其证一也。六十章王注：‘躁则多害，静则全真。’六十一章王注：‘雄躁动贪欲，雌常以静，故能胜雄也。’七十二章王注：‘离其清静，行其躁欲。’皆静躁对言，其证二也。《管子·心术上》：‘蹇者不静。’《淮南·主术》：‘人主静漠而不躁。’亦静躁对言，其证三也。《广雅·释詁》三：‘躁，扰也。’《一切音义》十四引《国语》贾注：‘躁，扰也，亦动也。’是躁乃扰动之义，正与静字相反。静胜躁，寒胜热，言静可胜动，寒可胜热也。二句词异义同，皆所以喻清静无为胜于扰动有为也。”

马叙伦曰：“躁，《说文》作蹇，疾也，今通作躁，此当作燥。”

朱谦之曰：“《释名》：‘躁，燥也，物燥乃动而飞。’……燥乃老子书中用楚方言，正指炉火而言，《诗·汝墳》释文曰：‘楚人名火曰燥，齐人曰煨，吴人曰焮。’老子楚人，故用躁字。躁胜寒与静胜热为对文。静与澹字同，《楚辞》‘收潦而水清。’注作‘澹’，《说文》：‘澹，从水，静声。’意味清水可以胜热，而炉火可以御寒也。”

范应元曰：“躁极则寒，寒则万物凋零，静极则热，热则万物生长，是知躁动者死之根，清静者生之根，故知清静者以为天下之正也。”

徐大椿曰：“凡事相反则能相制，如人躁甚则虽寒亦不觉，而足以胜寒，心静则虽热亦不觉，而足以胜热。”

- ⑤甲本作“清静可以为天下正”，乙本残缺，傅本作“知清静以为天下正”，通行本作“清静为天下正”，虞本同通行本。

高延第曰：“躁动之极当寒而反热，静定之极当热而反凉，言动能扰静，静则制动，故清静能正天下。”

案：请借为清，靓借为静。

译文：

完好的东西好象破缺，而它的用途是没有缺点的。很充实的东西好象空虚，而它的用途是不会穷尽的。最通达的（言词）好象诘讎，最巧妙的却好象最拙笨的，最有余赢却好象不足。疾动可以御寒，心静可以耐热，清静无为的人可以为天下之君长。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①。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②。罪莫大于可欲^③，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④。故知足之足，恒足矣^⑤。（第四十六章）

校释：

①粪、诸本作“粪”，傅本作“播”。

吴澄曰：“‘粪’下当有‘车’字。”

毕沅曰：“粪、播古字通用。”

案：此言君王有道，天下大平，马不用其为战，却为农人所役也。

②范应元曰：“邑外曰郊。”

焦竑曰：“郊，交也，二国相交之境也。”

③“可”或本作“多”，马叙伦曰：“多、可声同歌类通借。”

案：马说是，《韩诗外传》九正引作“多欲”。多欲则心放纵而不静，故于已神之罪莫过之。

④憯，甲本作“憯”，乙本残缺，傅本同甲本，通行本作“大”，敦煌己本、遂州本作“甚”，韩非《解老》《喻老》同帛书，虞本同通行本。

范应元曰：“憯音惨，痛也。”

马叙伦曰：“成疏、罗卷作‘甚’，成疏曰：‘其为咎责，莫甚于斯。’是成亦作甚。甚借为慥，声同‘侵’类。《说文》‘慥’重文作‘慥’是其例证。”

毕沅曰：“韩非作‘咎莫慥于欲利’。”

苏辙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而足者，其祸尤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于身，患必及之，侯王而为是，则戒马之所自起也。”

⑤朱谦之曰：“案足字从止，即趾字，故义为止。”

案：朱说甚辩。老子借足为止，何则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止并言耶？知足者不贪不欲而心静无为，则事无有不成，物无有不归，此真足也。虽事不足成，物不足归，而其心静，其亦必知足矣。

译文：

天下君王有道，则农人会驱使战马耕种。天下君王无道，则战马连生马驹也要生在郊外战地。罪孽没有甚于多欲的，祸患没有甚于不知满足的，过错没有甚于贪得的。所以知道满足的满足，才是永恒的满足。

不出于户，以知天下^①。不窥于牖，以知天道^②。其出弥远，其知弥少^③。是以圣人弗行而至^④，弗见而明^⑤，弗为而成。（第四十七章）

校释：

①甲、乙本如此，傅本作“不出户，可以知天下”，王本作“不出户，知天下”，河上本作“不出户，以知天下”，虞本同王本，下两句仿此。韩非引有“于”字。

案：古之圣人神人，虽不出户，不窥牖，而其神与物相交相合矣，故知天下晓天道。

②窥，甲本作“规”，乙本作“覩”，傅本作“窺”，王本作“闚”。

知，甲、乙本作“知”，傅本作“知”，通行本作“见”，虞本同通行本。

毕沅曰：“《韩非子》作‘不闚于牖，可以知天下。’《说文解字》曰：‘窺，小视也。’

‘闚，闪也。’‘闪，窥头门中也。’《方言》：‘凡相窃视，南楚谓之闚。’沅以为穴中窃视曰窥，门中窃视曰闚，应用闚字，老子楚人，用楚语矣，韩非是。”

范应元曰：“古本作闚，音窥。”又曰：“求之于外者，出益远而知益少也。”

叶梦得曰：“虽山河不能为之碍，况户牖乎？”

案：作“知”是。《韩非·喻老》、《吕氏春秋·君守》、《淮南·主术训》、《文子·精诚》皆作“知”不作“见”。

③弥，甲本作“𦉰”，乙本作“筌”，傅本、通行本作“弥”。

少，甲、乙本残缺，傅本作“𦉰”，通行本作“少”，虞本同通行本。

马叙伦曰：“此当作‘少’，‘𦉰’为俗字，‘少’与‘道’为韵。”

案：出之愈远，而其心为外物所乱愈甚，心不明则知少矣。

④甲、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是以圣人不行而知”。

毕沅曰：“‘知’，本或作‘至’。”

案：作“至”义胜。作“知”盖涉上文而误，此云圣人以不行为行，能至远也。行至相对与下文见、明相对正相一律。《鬼谷子》亦引作“至”。

⑤明，甲本残缺，乙本作“名”，傅本、通行本作“名”，《韩非·喻老》、张嗣成本作“明”。

蒋锡昌曰：“名、明古虽通用，然老子作‘明’不作‘名’。二十二章‘不自见故明’。五十二章‘见小曰明’，皆见、明连言，此其证也。”

朱谦之曰：“《释名》《释言》语：‘名，明也。’名与明音义通，不必改字。”

案：圣人心镜明净，虽不见外物，其神与外物交，身与外物合，而外物莫不了然于心，故曰明也。”

译文：

不出门户，就能知道天下的事物。不望窗外，就能够知道天的变动情况。出去越远，那么他所得知的就越少。所以圣人不行走而能到达，不外看而能明晓，不为而能成功。

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①。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则无不为^②。将欲取天下也，恒无事^③，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第四十八章）

校释：

①者，甲本残缺，乙本作“者”，傅本、通行本无。

闻，甲本残缺，乙本作“闻”，傅本同乙本，通行本作“为”，虞本同通行本。

损，甲本残缺，乙本作“云”，傅本、通行本作“损”。云借为损。

河上公曰：“学，谓政教礼乐之学也；日益者，情欲文饰，日以益多。道，谓自然之道也，日损者，情欲文饰，日益消损。”

冯振曰：“为学，知识之事也。为道，修养之事也。知识之事贵博观，故曰益。修养之事重约取，故曰损，损之又损，约而不已，至于一以贯之，则取精而用宏矣。”

李嘉谋曰：“为学所以求知，故曰益。为道所以去妄，故曰损。”

案：为学者欲其识日多，达道者则不然，必日损其所知，使心镜明净，不着一物，还返虚朴。

②案：闻道者损其思欲，减其杂念，日日以往，则心镜明净，心与自然相合，身与万物同体，此乃无为之妙境也。无为之心，不动而动，不静而静，不为而无有不为。若心不明净，乃为有心，以之为事，虽能成遂，然损精耗神，且有所为亦必有所不为，其去无为之为远甚。

③河上公曰：“取，治也。治天下常当以无事。”

案：治天下者，无繁苛之政令，则民安，民安则天下治矣。“成功遂事，百姓皆谓我自然。”“我无为而民自化。”即此义。

译文：

学习的人知识必得日益增多，达道的人欲念必得日益减损。减损了又再减损，而达到无为的地步，只有无为才能无所不为。将要治理天下，应当经常保持无事的状况，及其有事，就不足以治理天下了。

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①。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②。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圣人之在天下也，歛歛焉，为天下浑心^③。百姓皆注其耳目焉^④，圣人皆阅之^⑤。（第四十九章）

校释：

①无恒心，甲本残缺，乙本如此，傅本作“恒无心”，通行本作“无恒心”，虞本同通行本。

案：作“无恒心”义胜。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而已心无所主，非无心也。

范应元曰：“圣人无常心者，无为无欲，不倚于一物，湛然虚明，寂然不动，纯乎道也。以百姓之心为心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盖是心之初，无有不同，是以圣人不致有有多欲以生百姓之妄心，但感而后以道应之耳。”

②德，甲、乙本残缺，王弼本作“德”，傅本作“得”，虞本同傅本。

案：乙本此句虽残，而“德信”句有“德”字，故乙本此处应作“德善”。

蒋锡昌曰：“德借为得，此言民之善与不善，圣人一律待之以善而任其自化，则其结果皆得善也。”

③歛，甲本作“翦”，乙本作“歛”，傅本、王本作“歛”，河上本作“怵”，虞本同傅本。

浑心，甲本作“浑心”，乙本残缺，傅本作“浑浑焉”，通行本作“浑其心”，虞本同通行本。

马叙伦曰：“伦谓老子本文当作‘歛歛焉，浑浑焉’，盖老子之义谓圣人之治天下，无所分别，百姓皆视圣人之动作，而圣人一切怀之而已。使日为天下浑其心，安得百姓皆注其耳目乎？观此无‘其心’两字，本或作‘浑心’，或作‘浑其心’，盖由文有错脱，而读者以意增损其间，以求通其义，转不得其义矣。”又曰：“歛，借为合。”

刘师培曰：“歛乃歛闭之义也，此言圣人治天下，行治不尚侈张。”

高亨曰：歛犹汲，而汲乃汲也，汲，急也。

河上公曰：“圣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贵，不敢骄奢。”

王弼曰：“歛歛然，心无所主。”

案：王说是，心无所主正与上文“圣人无恒心”相协。作歛闭义亦通，与下文“圣人皆阅子”对。为，治也。《国语》二十四云：“疲不可为也。”韦解：“为，治也。”

④注，甲本作“属”，乙本作“注”，傅本、河上本作“注”，或本作“浮”，王弼本无此句。

案：属、注义同。《晋语》：“若先，则恐国人之属耳目于我也。”韦解：“属犹注也。”

释德清曰：“百姓皆注其耳目，谓注目而视，倾耳而听，司其是非之昭昭。”

朱谦之曰：“注其耳目，即聚其耳目。”

俞樾曰：“王弼本当亦有之，故注云：‘如此则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是可证其有此句也。”

蒋锡昌曰：“顾本成疏‘河上作注，诸本作淫，淫者，染滞也。’是成作淫。”

马叙伦曰：“注、浮皆借为投，今作投。《庄子·达生》篇：‘以瓦注者巧。’《吕氏春秋·去尤》篇引‘注’作‘投’，投即投字。《说文》：‘遥击也。’”

案：马说亦可通。五十章傅本“咒无所投其角”，投，敦煌己本作“驻”（通注）。

⑤阂，甲本作“咳”，乙本残缺，傅本作“咳”，王本、河上本作“孩”，遂州本作“孩”，严遵本作“孩”，虞本同王本。

高亨曰：“按孩借为阂，《说文》：‘阂，外闭也。’……《晏子外篇》第八：‘颈尾咳于天地乎！’孙星衍曰：‘咳与阂同。’亦以咳为阂。”

马叙伦曰：“咳、孩又并借为咳，《说文》：‘咳，兼咳也。’”

范应元曰：“咳，小儿笑貌。”

蒋锡昌曰：“言圣人皆以小儿待之，不分别其善与不善，信与不信也。”

案：今从高说作“阂”。

译文：

圣人没有固定的心志，他总是以老百姓的心志为心志。善良的，我以善良来对待，不善良的，我也以善良来对待，这就能各自得到善良。可信用的，我以信用来对待，不可信用的，我也以信用来对待，这样就各自得到信用。圣人在天下，收敛其欲望，其心无所主。老百姓都专注耳目之聪明，而圣人却使他们闭上耳目而心不外驰。

出生入死^①。生之徒十有三^②，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③。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④。盖闻善执生者，陵行不辟兕虎^⑤，入军不被甲兵^⑥。兕无所揣其角^⑦，虎无所措其蚤^⑧，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⑨。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盖之复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⑩。（第五十章）

校释：

①韩非曰：“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之谓出，卒之谓入，故曰‘出生入死’。”

王弼曰：“出生地，入死地。”

焦竑曰：“出谓自无而见于有，入谓自有而归于无。”

冯振曰：“死生，人之大变也。然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要亦迭为出入而已。”

案：韩说义胜，出与入相对，生与死相对，出与生近义，入与死亦近义。《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郤，忽然而已。注然敦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出、入即生、死也。

②高延第曰：“生之徒，谓得天独厚者。”

王弼曰：“十有三，犹云十分有三分。”

苏辙曰：“生死之道九，而不死不生之道一……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无思无为之妙也。”

范应元曰：“生言出而死言入者，何也？对曰：五行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本无生死，但其出则谓之生，入则谓之死，皆不逃十三之数也。”

蒋锡昌曰：“此言人出于世为生，入于地为死。其长寿之类，约其分数，十人之中有三人。其短命之类，约其分数，亦十人之中有三人也。”

韩非曰：“四肢九窍，合为十三。”

马叙伦曰：“《说文》无塗、途二字，盖徒即塗、途本字也。《庄子·至乐》篇‘食于道徒’，即道塗也。此徒字盖如字读。”

③甲本如此，乙本只“动”作“僮”，傅本作“而民之生生而动皆之死地亦十有三”，王本作“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虞本同通行本，无“亦”字。

吴澄曰：“动，作为也。”

高延第曰：“动而之死者，谓得天本厚，可以久生，而不自保持，自蹈死地。”

- ④甲、乙本如此，傅本作“以其生生之厚也”，王本同傅本无“也”字。

高延第曰：“生生之厚，谓富贵之人厚自奉养，服食药饵以求长久，适自蹈于死地，以此动而之死之一端。”

案：生生，以生为生也，不知无生则无死也。以生为生，则心有执着，神有不明，故不可神全而至死地也。

- ⑤甲本作“陵行不□矢虎”，乙本作“陵行不辟豕虎”，傅本、王本作“陆行不遇兕虎”。

案：辟借为避，严遵本、吴澄本作“避”。矢借为兕，豕即兕。《尔雅·释兽》：“兕，似牛。”郭注：“一角，色青，重千斤。”《山海经》云：“兕出于湘水之南，苍黑色。”即犀牛也。

- ⑥被，诸本作“被”，韩非作“备”，河上作“避”。

- ⑦櫜，甲本作“櫜”，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投”。

案：《说文》：“櫜，箠也。”“箠，击马也。”櫜引申训为击。敦煌己本作“驻”，借为注，击也。《庄子·达生》：“以瓦注者巧。”

- ⑧措，甲本作“昔”，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措”。

蚤，甲、乙本作“蚤”，傅本、通行本作“爪”。

案：昔，措之省也。蚤、爪古通。

- ⑨韩非曰：“体天地之道，故曰无死地焉。”

苏辙曰：“圣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且无有，与有死地哉？”

- ⑩诸本无此数句，原为五十一章之文。

案：此数句应置此，请列三证以明之。放入此章句末，正谓无死地之因乃道使之然也。而放入下章则与下章前文重而不伦矣，此证一也。帛书甲本此数句与五十一章隔开不相接，此错简之证也，此数句置此章句末，因与五十一章前数句几同，后人以为错简而置于下章之尾以存疑，本不错简而后人使之错。又，涉“生之畜之”之文（十章）而加十章之“生而弗有”诸句，误之更甚。此证二也。帛书“畜”字上无“德”字，而傅本、通行本有，盖老子古本置于此章只云“道”而无“德”，后人以之置下章而涉“道生之而德畜之”妄增“德”字，此证三也。

甲本作“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亨之□之□□□□□□弗有也为而弗寺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胃玄德”，乙本作“道生之畜□□□□之亨之毒之养之复□□□□□□□□□□弗宰是胃玄德”，傅本、通行本“畜”前有“德”，“遂”字

作“育”，“复”字作“覆”，“寺”作“恃”。

马叙伦曰：“彭寇张嗣成赵吴潘无‘德’字。”又云：河上注曰：‘言道之于万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复长养成熟覆养全其性命。’则河上无‘德畜之’一句，或无‘德’字。成疏曰：‘重叠前文，以生后句，而举道不言德者，明德不异道而略故也。’是成亦无‘德’字。”

高亨曰：“亭当读为成，毒当读为熟，皆音同通用。”

案：“德”衍。《广雅·释言》：“遂，育也。”后人“遂”伪为“育”。遂，进也，与长对言。《尚书》：“显忠遂民。”遂即进。《释名》：“亭，停也。”《释诂》：“毒，安也。”高说是，河上本正作“成之熟之”。作“养”非，应作“盖”，盖与覆相对言，与上文句式一律，复借为覆。

译文：

出而生，入而死。属于长生的有十分之三，属于死亡的有十分之三，而本属长生，由于变动而至于死亡的也有十分之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过分注重长生。听说善于摄养生命的人，行于山丘不必回避凶猛的犀牛与老虎，入于战地而不会为兵刃所伤。犀牛无所投击其锐角，猛虎无所伸施其利爪，兵器无所刺击其锋刃。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合天之道而不入于死地，道使他生成，使他长进安宁，使他得到保护。生而不以为生，为而不以为为，长而不以为长，这就是玄德。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①，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②。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③。〔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盖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④（第五十一章）

校释：

①刑，甲、乙本作“刑”，傅本、王弼本作“形”。“刑”借为“形”。

器，甲、乙本作“器”，傅本、王弼本作“势”。

冯振曰：“道德之所生畜，无形者也。物势之所形成，有象者也。”

②甲、乙本于“万物”后无“莫不”，傅本王弼本有，敦煌己本同帛书无。虞本同帛书。

③爵，甲本作“时”，乙本作“爵”，傅本作“爵”，王本、河上本作“命”，虞本同王本，敦煌己本作“爵”。

④见上章注⑩。

译文：

道生出它，德养畜它，物从而有了形状，器从而能造成。所以万物都尊崇道看重德，道的尊尚，德的贵重，没有人的爵命而永远自然如此。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①。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②，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③，闭其门，终身不堙^④。启其兑，济其事^⑤，终身不救^⑥。见小曰明^⑦，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⑧，毋遗身殃^⑨，是谓袭常^⑩。（第五十三章）

校释：

①甲、乙本如此，傅本“以”字前有“可”字，王本、虞本同帛书。

蒋锡昌曰：“按《道藏》王弼《道德真经注》于此经文下有注云：‘善始之，则善养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则可以为天下母矣。’《道藏·道德真经集注》引弼注亦有，今注脱去。观注，王本‘以’上有‘可’字，与傅本同，当据补正。二十五章‘可以为天下母’，与此文谊一律，亦其证也。”

吴澄曰：“始，道也，母，德也。”

于省吾曰：“‘天下’当作‘天地’。”

案：于说非，天下指天地及万物，非仅云天地也。于盖涉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而误，其不知万物亦为道所生也。

②“既知其子”乙本如此，甲本无此句，傅本、王弼本有。

③兑，甲本作“闕”，乙本作“说”，傅本、通行本作“兑”。

案：闕即阅，借为兑，说借为兑。

孙诒让曰：“兑当读为隧，二字古通用……《广雅·释室》云：‘隧，道也。’‘塞其兑’，亦谓塞其道径也。”

俞樾曰：“兑当读为穴，《文选·风赋》：‘空穴来风。’注引《庄子》‘空阅来风’。阅从兑声，可借作穴，兑亦可假为穴也。塞其穴正与闭其门文义一律。”

奚侗曰：“《易·说卦》：‘兑为口。’引申凡有孔窍者可云兑。”

范应元曰：“兑，说也。”

④廛甲本残缺，乙本作“董”，傅本、通行本作“勤”。

马叙伦曰：“勤借为廛，《说文》：‘病也。’”

许抗生曰：“勤，即勤劳也。”

⑤案：济，成也。四十九章“百姓皆注其耳目”，即此义。

⑥救，甲本残缺，乙本作“棘”，傅本、王本作“救”。

奚侗曰：“救当训治。《吕览·劝学》篇：‘是救病而饮之以董也。’高注：‘救，治也。’

开其兑，则民多智慧，益其事，则法令滋彰，天下因以燮乱，终身不能治也。”

朱谦之曰：“救借为述。《说文》：‘述，聚敛也。’塞其兑，闭其门，夫唯病病，是以终身不病。开其兑，济其事，咎莫大于欲得，而终身无得。”

⑦范应元曰：“小谓一也，一乃道之子，微而难见，见之者必玄览，能见一，则真所谓明矣。”

高延第曰：“有道之士，见微知著，故能明。”

⑧吴澄曰：“水镜能照物谓之光，光之体谓之明。用其外照之光，回光内照，复返而归藏于内体之明也。”

高亨曰：“归字疑衍。”

案：高说是。牟子《理惑》引正无“归”字。疑此错简，“用其光，复其明，无遗身殃”置于“见小曰明”之前，则句式一律，文义一贯。明、强始可谓袭常也。

⑨甲本作“毋道身央”，乙本作“□遗身央”，傅本、通行本作“毋遗身殃”。

案：央借为殃，灾祸也。

⑩袭，甲本作“袭”，乙本残缺，傅本作“袭”，王本作“习”，虞本同傅本。

朱谦之曰：“常，《说文》：‘下帟也，从巾，尚声，或从衣。’盖常即古裳字。《释名》：‘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此云袭常，与二十七章‘是谓袭明’，同有韬光匿明之意。袭，《玉篇》：‘左衽袍也，入也，重衣也。’意即重衣下帟，所以身障蔽也，又‘习常’之‘常’，叶梦得本正作‘裳’。”

焦竑曰：“袭常，犹前言袭明，密而不露也。记曰：‘揜而充袭曰袭。’”

案：袭常，按常道而行也。

译文：

天地万物的起始，就是天地万物的母亲，既然探得了母（道），就能识认其子（天地万物）。既然认识其子，就要反过去坚守其母道，这样就会没有危险。塞住有欲念的耳目，闭掉有欲念的门户，终生都不会有什么危害。打开欲念的耳目，成就事业，就会终身不可救治。能明了微小的叫明，能保持柔弱的叫强。运用智慧之光，内照心镜之明，不要给自己留下祸患，这就是常道。

使我洁然有知也^①，行于大道，唯施是畏^②。大道甚夷^③，民甚好径^④。朝甚除^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⑥，带利剑，馔食而货财有余^⑦，是谓盗竽^⑧。盗竽，非道也。（第五十三章）

校释：

①洁，甲本作“擻”，乙本作“介”，傅本、通行本作“介然”。鬼谷子注《道德真经指归》作“挈”。

案：擻、介借为洁，明也。

高延第注云：“介昼也，明察貌。”

杨倞曰：“介然，坚固貌。”

马叙伦曰：“介借为哲，《说文》：‘哲，知也。’”

高亨曰：“介然犹慧然，介读为黠，介、黠古通用。”

范应元曰：“谓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为之是畏也。盖人生虚静，纤毫有知，则介然于怀，便不虚静矣。”

焦竑曰：“介然有知，犹言微有知也。”

- ②甲本残缺，乙本作“唯他是畏”，傅本、通行本作“唯施是畏”。

钱大昕曰：“施，古音斜字。《史记·贾生列传》：‘庚子日施兮。’《汉书》作‘斜’，斜、邪音义同也。”

王念孙曰：“施，读为迤。言行于大道之中，唯惧其入于邪道也。下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河上公注：‘径，邪不正也。’是其证矣。《说文》：‘迤，衺行也。’”

苏辙曰：“体道者无知，所行无所施設，而物自化。”

董思靖曰：“大道坦然，无从无适，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无所施設作为而已，今欲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是此心先有所倚着矣，故唯如此施为，是可畏也。”

焦竑曰：“夸张曰施，衺之反也。”

- ③夷，诸本作“夷”，范应元本作“𡗗”。

高亨曰：“夷借为𡗗，道平也。”

案：刘师培以“大”字归入上句，释为迂（汙），亦可通。

- ④径，甲本作“解”，乙本作“𡗗”，傅本、通行本作“径”。

案：甲本释文云解𡗗借为𡗗，指山谷间，《说文》无𡗗字。《说文》：“径，步道也。”即小道。《论语》：“行不由径。”

- ⑤王弼曰：“朝，宫室也。除，洁好也。”

焦竑曰：“除，治也。《传》曰：‘羹除先人之敝庐’，是也。”

马叙伦曰：“除借为污。”

- ⑥采，甲、乙本作“采”，傅本同帛书，通行本作“彩”，虞本作“綵”。

傅奕曰：“采乃古文綵字。”

案：采借为彩、綵，《考工记》云“五綵备者谓之绣”。

- ⑦甲本作“□食货□□□”，乙本作“𡗗食而𡗗（资）财□□”，傅本作“𡗗饮食，货财有余”，通行本作“厌饮食，财货有余”，虞本同通行本。

案：《说文》：“𡗗，饱也。”亦写作厌。《左传》云“姜氏何厌之有”是也。

- ⑧甲本残缺，乙本作“□□道□”，傅本通行本作“是谓道夸”，韩非子“夸”作“竽”。

韩非曰：“竽也者，五音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资货有余

者，是之谓盗竽矣。”

毕沅曰：“韩非子财货作资货，盗夸作盗竽，古从于字，皆训大，故《尔雅》：‘汙，字，大也。’又《诗》：‘君子攸芋。’《毛传》：‘芋，大也。’《说文解字》：‘大叶实根骇人谓之芋。’隶文艸竹不分，疑韩非竽应作芋矣，夸、誇字亦通。”

陈奇猷曰：“夸，即匏之省文。《尔雅·释乐》疏云：‘瓠，匏也。以匏为底，故八音谓笙为匏。’

高延第曰：“盗夸，即《易》所谓‘慢藏诲盗’，其去道益远矣。”

马叙伦曰：“盗从皿、次，次，慕欲口液也。今通用羨字。盗字之义本于次，此盗字之义当训贪欲。夸，《说文》曰‘奢也。’”

⑨傅本、河上本有此句，王本无，虞本无，甲、乙本依其所残缺字数有。

蒋锡昌曰：“《释文》出夸字，注云‘口花反’。又出‘盗夸非道也哉。’注云‘河上本同’。是王本重‘盗夸’两字。”

译文：

我清楚地知道，按道而行，如有邪心是最可怕的。大道十分平坦，而人们却喜好走入魔道。宫殿十分壮观，而田地却十分荒芜。府库十分空虚，而却还要穿锦绣的服装，佩带着利剑，想吃得饱饱的，财产宝物又有余，这就是盗的肇因，虽只是肇因，但将不会走入正道。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①，故子孙以祭祀不绝^②。修之身^③，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④。修之乡，其德乃长^⑤。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⑥。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⑦。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⑧。（第五十四章）

校释：

①奚侗曰：“建谓建德，抱谓抱德。善建德者，外物不能动摇，故云不拔。善抱德者，心未尝间断，故云不脱。”

案：善建者不以建为建，故人不能拔。善抱者不以抱为抱，故人不可使之脱也。

②绝，甲本残缺，乙本作“绝”，傅本、通行本作“缀”，韩非《解老》作“绝”。

案：子孙以祭祀不绝喻流熏万世也。

③乙本如此，甲本残缺，傅本同乙本，通行本作“修之于身”，虞本同通行本，《淮南》、《韩非》无“于”字，下同。

易顺鼎曰：“按《周易集解》虞氏注引《老子》曰：‘修之身，德乃真。’《诗序正义》曰：‘《老子》云：‘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邦，其德乃丰。’皆无‘于’字。”

④乃，甲本残缺，乙本作“有”，傅本、通行本作“乃”，韩非同乙本，虞本此句作“德乃有余”。

案：作“有”与各句句式不一，今从傅本。

⑤林希逸曰：“长，尊也。”

案：长释为长久亦通。

⑥博，甲本残缺，乙本作“博”，傅本作“溥”，通行本作“普”，虞本作“善”。

⑦河上公曰：“以修道之身观不修道之身，孰存孰亡也。”

林希逸曰：“即吾一身而可以观他人之身。”

案：河上义胜，其说与上文“子孙以祭祀不绝”相承。又，疑此句后有脱简。

⑧甲本残缺，乙本作“吾何□知天下之然兹以□”，傅本、通行本作“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译文：

善于建立德的不会被拔除，善于抱守德的不会使德脱离，这样，子孙才会祭祀不停绝。以道修身，他的德才能纯真。以道持家，他的德才能有余。以道建乡的，他的德才会长久。以道理邦的，他的德才丰厚。以道治天下的，他的德才广博。以修道之身观察未修道一身，以修道之家观察未修道之家，以修道之乡观察未修道之乡，以修道之国观察未修道之国，以修道之天下观

察未修道之天下，就可以看出道身、道家、道乡、道国、道天下的德。我怎么知道天下的情形呢？就是根据这些。

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①。蜂虿虺蛇弗螫^②，攫鸟猛兽不搏^③，骨弱筋柔而握固^④。未知牝牡之会而媾怒^⑤，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⑥，和之至也。精和曰常^⑦，知常曰明，益生曰祥^⑧，心使气曰强^⑨。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蚤已^⑩。（第五十五章）

校释：

①者，乙本作“者”，甲本残缺，傅本同乙本，通行本无，虞本同通行本。

案：甲本依其所残字数应有“者”字。

朱谦之曰：“此云赤子，案《汉书·贾谊传》刘奉世注曰：‘婴儿体色赤，故曰赤子耳。’”

②甲本作“逢蜺蜺地不螫”，乙本作“蠹疔虫蛇弗赫”，傅本作“毒虫不螫”，王本作“蜂虿虺蛇不螫”，虞本作“蜂虿虺蛇不螫”。

朱谦之曰：“虫，《玉篇》‘一名蜺，此古文虺字。’‘虺，今以注鸣者，亦为蜺虫也。’蜂当作蠹，《字林》：‘蠹，飞虫螫人者。’‘螫，虫行毒也。’”

许抗生曰：“蜺，疑即蜺，与虺通。”

案：逢借为蜂。蜺从刺，疔从万，音与蚤近，《说文》：“蚤，毒虫也。”地借为蛇。赫借为螫。

③甲本作“攫鸟猛兽弗搏”，乙本作“据鸟猛兽弗捕”，傅本、通行本作“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遂州碑作“攫鸟猛兽不搏”。

高亨曰：“攫鸟，犹云鸢鸟也。攫盖借为瞿，《说文》：‘瞿，鹰隼之视也。’鹰隼鸢鸟，其视瞿瞿然，故鹰隼之类，谓之瞿鸟。瞿鸟犹云鸢鸟，明矣。”

④严遵曰：“骨弱筋柔，握持坚固。”

赵志坚曰：“以四指握拇指为握固。”

案：握固，拟握拳状，只置拇指于四指下，为道教修炼之一手法，云能使心静。究老子之时，应无“握固”之词目，只指握持坚固貌。

⑤会，甲本残缺，乙本作“会”，傅本、通行本作“合”。

股，诸本作“股”，王本作“全”，河上本作“股”。

怒，甲本残缺，乙本作“怒”，傅本、通行本作“作”。

范应元曰：“《玉篇》‘股’字注亦作‘股’、‘屢’，系三字通用。

俞樾曰：“疑王氏所据本作‘全’者，乃‘会’字之误。会者，阴（陰）之本字。《老子》古本，盖以古文作‘会’，而隶书或为‘会’，《梁武祠堂画像》‘阴’字左旁作‘会’是也。会字阙坏，只存上半，则与‘全’字相似，因误为‘全’矣。”

⑥嘎，甲本作“𠵽”，乙本作“嘎”，傅本作“𠵽”，王本作“嘎”，河上本“不”上有“𠵽”。

焦竑曰：“嘎，所嫁反，声嘶也，又啼极无声曰嘎。”

毕沅曰：“本亦作‘终日号而𠵽不嘎’，彭耜曰：‘古本无𠵽字，𠵽不嘎，庄子之义，后人濫，于老子所不取。’案此及谷神子、李约皆有𠵽字，即耜所云相沿之误也。嘎本又作𠵽，陆德明曰：‘当作𠵽。’《玉篇》引作‘终日号而不嘎’，嘎从口从憂，《说文解字》有嘎字，云语未定貌，杨雄《太元经》‘柔儿于号三日不嘎。’《玉篇》是，𠵽，嘎之异字。”

成玄英曰：“言赤子终日啼号而声不嘶嘎，为无心作声，和气不散也。”

⑦甲本作“和曰常”，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知和曰常”。

高亨曰：“疑‘知’当作‘精’。盖精字转写脱去，读者依下句增知字耳。前文云‘精之至也’，又云‘和之至也’，故此总之曰精和曰常。‘常’乃自然之义，此言‘精’与‘和’乃性之自然也。”

案：高说是，今从之。

⑧范应元曰：“祥，妖怪也，又福也，善也。此指妖怪之义。”

苏辙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非其正矣，妖也。”

董思靖曰：“祥者，妖也。”

易顺鼎曰：“按祥即不祥。《书·序》云：‘有祥桑谷，共生于庙。’与此祥字同义。王注曰：‘生不可益，益之则夭。’夭字当作妖，盖以妖解祥字。王氏夫之曰：‘求益其生，是谓灾祥。’灾祥即妖祥也。”

陈柱曰：“毕沅云‘祥、祥字异文。’非也，祥，殃之异文。”

案：易说是，《左传》僖公十六年疏云：“恶事亦称为祥。”祥作妖解，与下文“物壮则老”义相对。

⑨曰，诸本作“曰”，傅本作“则”，河上作“日”（上句亦同）。

河上公曰：“心当专一和柔，而气实内，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为，和气去于中，故形体日以刚强也。”

俞樾曰：“按此下本有‘是故用其光，复归其明’二句，后人因已见于五十二章而删去之耳。《淮南·道应》篇引《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是故用其光，复归其明也。’是古本有此二句之明证。且用其光，复归其明，正见物不可终壮之意。故下文曰‘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今脱此二句，则上下文意不属矣。《文子·下德》篇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是谓玄同，用其光，复归其明。’亦有下二句。”

⑩蚤，甲本残缺，乙本作“蚤”，傅本、通行本作“早”。

案：蚤、早古通。《史记·项羽本纪》：“明天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

译文：

具有深厚德行的人，我们把他比作婴儿，毒蜂、蛇蝎都不螫咬他，鸷鸟猛兽都不扑击他，这是由于他筋骨柔弱且经常握固的原因。不知道雄雌交合而小生殖器却翘起，这是因为精力充足。终日号哭而声音不哑，这是因为和气充沛。精力、和气就是常道，知晓了常道就是明。追求丰厚的享受就会受殃，贪欲使气就会僵硬。事物过分壮大，就会立刻衰老，这叫做无道，无道就会过早地死亡。

知者弗言，言者弗知^①。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②，是谓玄同^③。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④，故为天下贵^⑤。（第五十六章）

校释：

①蒋锡昌曰：“是言乃政教号令，非言语之意也。”

范应元曰：“道不可知不可言，知者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不言也。言者是不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言也。”

案：知，智也，《牟子》正引作“智”。言则精和之气泄于内，心迹昭于外，此非智者所为也。

②兑，甲本作“闷”，乙本作“说”，傅本、通行本作“兑”。

尘，甲本作“整”，乙本作“尘”，傅本、通行本作“尘”。

挫其锐，甲本作“坐其阅”，乙本作“挫其兑”，傅本、通行本作“挫其锐”。

纷，诸本作“纷”，王本作“分”，《谷神子》引作“忿”。

案：闷当为闕（兑），说借为兑。参见五十三章注③。整借为尘。坐、挫借为挫。疑纷借为锋，与锐相对言。又，此六句顺序帛书如此，通行本作“挫其锐，解其纷”置“和其光，同其尘”之前。

易顺鼎曰：“按此六句皆已见前，疑为复出。‘挫其锐’四句与上篇第四章同，乃上篇无注，而此皆有注，疑此注亦上篇第四章之注也。《文选·魏都赋》、《运命论》两注皆引《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谓玄同。’并无此六句，可证为衍文矣。”

③王纯甫曰：“与物大同而又无迹可见也。”蒋锡昌曰：“玄即道，亦即无名。玄同即无名之同，犹云同于道也。”

④贱，甲本作“浅”，乙本作“贱”，傅本、通行本作“贱”。

案：智者达于玄同之境，心明净无执，不嗜不傲，故人不得与之亲与之疏，无利心争心，故不利不害，无名无辱，故不贵不贱。

⑤高亨曰：“‘故为天下贵’当作‘故为天下贞’，贞、贵形近，且涉上文而伪。”

译文：

有智慧的人不多言说，多言说的人没有智慧。堵塞欲念的耳目，关闭欲念的门径，收敛起光辉，混同于尘世，摧折锋芒，消除纷乱，这就是玄妙同一。到此境界，就不能与他亲近，也不能与他疏远。不能从他那里得到利益，也不会得到危害。不能得到尊贵，也不会得到卑贱，所以，这才成为天下最尊贵的。

以正之邦，以奇用兵^①，以无事取天下^②。吾何以知其然也哉？^③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④。民多利器^⑤，而邦家兹昏^⑥。人多智慧，而奇物兹起^⑦。法物兹章，而盗贼多有^⑧。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⑨。（第五十七章）

校释：

①甲本作“以正之邦，以畸用兵”，乙本“邦”作“国”，通行本作“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正，《伊文子·大道下》引作“政”，傅本作“政”。之，遂州碑同帛书作“之”。

案：作“政”非，正与奇相对言。《伊文子·大道下》云：“政者，名法是也。”而老子不可以法律条文治国也。畸借为奇，权诈之术也。

马叙伦曰：“治，臧疏作理，盖避唐高宗讳改也。奈卷作之，诒河上注曰：‘以，至也。’似以‘至’字释首句‘以’字。‘以’字古无‘至’训。奈卷引河上注曰：‘之，至也。’则‘以’为‘之’字之讹，是河上‘治’作‘之’，今作‘治’者，后人据别本改也。”

姚鼐曰：“奇者，余也，零余之道备而不施，以是用兵可也，世之奇谲，解之大谬。”

②朱谦之曰：“取天下者，谓得民心也。”

高亨曰：“如上文所言，是老子之术，治国以正，用兵以奇矣，恐非其原意也。疑‘以无事取天下’本作‘无以取天下’，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行此二者，实无以取天下也。王弼注曰：‘故以正治国，则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其文当作‘故以正治国，而以奇用兵，则不足以取天下也。’‘其不足以取天下’句正释经文‘无以取天下’句，是其证也。盖‘无以’二字误倒作‘以无’，后人见四十八章有‘取天下常以无事’句，因增‘事’字耳。”

③甲本作“吾何□□□□也哉”，乙本作“吾何以知其然也才”，傅本作“吾奚以知其然哉”，通行本“奚”作“何”。傅本、通行本作于此句后均有“以此”一句，帛书无。

俞樾曰：“自‘以正治国’至此数句，当属上章。如二十一章曰‘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并用‘以此’两字为章末结句，是其例矣。下文‘天下多忌讳，而人弥贫’，乃别为一章，今误合之。”

案：俞说非矣。其本河上公将此数句归入上章也。自“夫天下多忌讳”至章尾，皆

释“以正之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俞氏又涉“以此”为章末结句之例而误，老子古本无“以此”句。下文以“夫”字领起，正答上文也，诸本无“夫”字，又涉二十一章、五十四章之文例，妄增一“以此”句，不知其为悬疣也。

④王弼曰：“所畏为忌，所隐为讳。”

案：忌讳，政令之属也。

⑤范应元曰：“授人以杀人之器，教人以杀人之事，则民多仿效，故国家滋益昏乱，是以兵不可以为常也。”

王纯甫曰：“利器，即国之利器，智慧权谋之类也。”

⑥甲本作“而邦家兹昏”，乙本只残存一“昏”字，傅本、通行本作“国家滋昏”。

易顺鼎曰：“王注云：‘民强则国家弱。’按昏非弱义，昏当为昏，谓乱也。上篇‘国家昏乱’亦此字。”

马叙伦曰：“滋当为兹，《说文》曰：‘兹，草木多益。’”

案：易说是，昏、昏借为昏，《说文》：“昏，昏也。”《方言》：“迷，昏也。”不清也，乱也。兹借为滋。《说文》：“滋，益也。”

⑦甲本作“人多知而何物兹□”，乙本残缺，傅本作“民多智慧而衰事滋起”，通行本作“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虞本同通行本。

⑧甲本残缺，乙本作“□物兹章”，傅本、王本作“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河上本、景龙碑、遂州本“法令”作“法物”，虞本作“法令滋张，盗贼多有”。

河上公曰：“法物，好物也。”

案：疑老子古本“法物”作“令物”，令，好也，后人以为法令与盗贼始可相应而改，不知作“令物”亦与老子之旨合，“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难得之货即令物，此其证也。又，疑老子古本作“盗贼多有，法物（法令）兹章”，与上文句式一律。

⑨甲本残缺，乙本作“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傅本、通行本作“我无欲而民自朴”。

案：乙本有“欲”是。王弼注云：我之所欲唯无欲。”是王本有“欲”字。后人以老子无欲之旨而删，实则老子之欲乃无欲也。

王弼曰：“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译文：

以清静之道临治国家，以权诈巧伪之术用兵作战，以无为来

治理整个天下。我怎么知道这样呢？因为天下禁令越多，百姓就越贫困。百姓锐利武器越多，国家就会越混乱。百姓智慧越多，奸诈之事就越多。贵重美好的东西越多，盗贼就会越多。所以圣人说：我无为，百姓自然会淳化，我好静，百姓自然会安定，我无事，百姓自然会富足，我没有贪欲，百姓自然会敦朴。

其正閔閔^①，其民屯屯^②。其正察察^③，其民狺狺^④。祸，福之所倚^⑤，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⑥。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⑦。是以方而不割^⑧，廉而不刺^⑨，直而不继^⑩，光而不眇^⑪。（第五十八章）

校释：

①甲本残缺，乙本作“其正閔閔”，傅本作“其政閔閔”，通行本作“其政閔閔”。

高亨曰：“閔、閔皆借为濶，濶濶，浊也。”

②屯，甲本残缺，乙本作“屯”，傅本作“僖”，通行本作“淳”，《淮南·道应训》引作“纯”，虞本同通行本。

案：无为而治，则民无争欲之心，复归于朴矣。

③察，甲、乙本作“察”，傅本作“督”，通行本作“察”。

林希逸曰：“察察者，烦碎也。”

蒋锡昌曰：“察察，严苛急疾貌。缺缺，机诈满面貌。”

案：察，清明也。

④甲本作“其邦央央”，乙本作“其□□□”，傅本、通行本作“其民缺缺”。

高亨曰：“缺，疑借为狺，《说文》：‘狺，狡狺也。’狺狺，诈也。”

案：央借为狺，狺亦写作缺。

焦竑曰：“缺，残缺也。一作缺缺，失望貌。以其察察，宜无不及，故之望之而卒失望也。”

案：政治清明，法令昭著，则民仿上之智心而巧伪作焉。

- ⑤甲本作“騞福之所倚”，乙本无此句，傅本、通行本作“祸兮福之所倚”。

案：騞借为祸。

- ⑥甲本残缺，乙本作“□无正也”，傅本作“其无正袞”，通行本作“其无正”。

范应元曰：“无正，犹言不定也。”

朱谦之曰：“其无正，正读为定也。《玉篇》：‘正，长也，定也。’此作定解，言祸福所伏，孰知其所极。其无定即莫知其所归也。”

- ⑦迷，甲本残缺，乙本作“悉”，傅本、通行本作“迷”。

案：疑此句在“光而不眺”后或无此句。

- ⑧甲本残缺，乙本作“是以方而不割”，傅本、通行本作“是以圣人方而不割”。

案：帛书无“圣人”两字是，《韩非·解老》所引亦无。方而不割，王弼注云：“是谓大方无隅。”此意正承上文之“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云其方也，则无隅矣，云其廉也，则不刺矣，岂非“无正”乎？

- ⑨甲本残缺，乙本作“兼而不刺”，傅本、通行本作“廉而不刿”。

易顺鼎曰：“廉即古之矜也。廉之廉谓廉隅也。《礼》：‘聘义廉而不刿。’《疏》云‘廉，棱也。’正与此同。有棱角则易致刿伤，故唯圣人廉而不刿。《淮南子》：‘金积折廉。’廉字亦如此解，折即刿矣。”

蒋锡昌曰：“廉借为利。《国语·晋语》：‘杀君以为廉’，言杀君以为利也。”

- ⑩甲本残缺，乙本作“直而不继”，傅本、通行本作“直而不肆”。

案：直，伸也，《孟子》：“枉尺而直寻。”与此同。继借为肆，河上公云：“肆，申也。”此正与上两句句意一律。

- ⑪甲本残缺，乙本作“光而不眺”，傅本、通行本作“光而不耀”。

案：眺，望也。光而不眺，言光亮而不可见。

范应元曰：“刿，姑卫切，伤也。肆，陈也。耀，照之光也。是以圣人方正而不割截，清廉而不伤刿，端直而不陈设，光明而不炫耀，皆本自然，非有为也。”

高延第曰：“割谓断木为器，强人从我，大方无隅，故不割。害谓廉者多刻察见渊鱼者不祥，清而容物，故不害。肆谓强直自遂，矜已傲物，内直外曲则不肆，光不曜则高自标置，如揭日月，用其光，复归其民则不曜。皆谓去智能而返纯朴，所谓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道也。”

译文：

政治宽厚，老百姓就纯朴，政治严苛，老百姓就狡狴。灾祸，是幸福依藏之地，幸福，又是灾祸潜伏之所，有谁知晓它们的终极呢？它们是变动不定的，正的又回复为奇，善的又回复为妖。人们的迷惑，日子已久远了。所以，方正不能说有边角，锐利不能说可以刺人，申直的不能说永远就是直的，光亮的不能使人望见。

治人事天莫若嗇^①。夫唯嗇，是以蚤服^②。蚤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③，长生久视之道也^④。（第五十九章）

校释：

①嗇，甲本残缺，乙本作“嗇”，傅本、通行本作“嗇”，遂州本作“式”。

韩非曰：“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知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聾悖狂之祸至，是以嗇之。嗇之者，爱其精神，嗇其智识也。”

苏辙曰：“嗇，有而不用者也。”

董思靖曰：“嗇，乃嗇省精神而有敛藏贞固之意。”

吴澄曰：“嗇，所入不轻出，所用不多耗也。留神惜气要术也。”

王纯甫曰：“事天，谓全天之所赋，即修身之谓也。”

高亨曰：“是嗇本收藏之义，衍而为爱而不用之义。此嗇字谓收藏其神形而不用，以归于无为也。”

易顺鼎曰：“式即拭字。《广雅》：‘拭，揭也。’揭有天地所以推阴阳占吉凶，以枫子枣心木为之。《汉书·王莽传》‘天文郎案拭于前’即此，字亦作‘式’。《周礼》：‘太史抱天时与太师同东。’郑司农云：‘大出师，则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时，主吉凶。’朱谦之曰：“式字均作法式解，而法式之观念则固从观察天文之现象来也。”

②乙本如此，甲本残缺，傅本作“是以早服”，通行本作“是谓早服”，严遵本作“是以蚤服”。服，遂州本作“伏”，范应元本引王本作“复”。

案：服，保也。十五章“保此道者不欲盈。”《文子·守弱》引作“服此道者不欲盈。”保，正承上文之嗇。

韩非曰：“夫能嗇，是从于道而服于理者也。”又曰：“圣人虽未见忠祸之形，虚无服从于道理，以称蚤服。”

河上公曰：“早，先也，服，得也。夫独爱民财，爱精气，则能先得天道也。”

姚鼐曰：“服者事也。嗇则时暇而力有余，故能于事物未至而早从事以多积德，逮事物之至而无不克矣。此章韩非说之未之，而后人皆失之。”

劳健曰：“早服犹云早从事。”

蒋锡昌曰：“《尔雅·释言》：‘复，返也。’四十章‘返者道之功’，早复，谓早返于道也。王注‘早复常也。’常即常道，亦谓早返常道也。”

高亨曰：“窃疑‘服’下当有‘道’字，早服道与重积德句法相同，辞意相通。”

③甲本作“深樞固氏”，乙本作“□根固氏”，傅本、王本作“深根固柢”，河上本作“深根固蒂”，敦煌庚本同河上本。

韩非曰：“直根者，书之所谓柢也。”

焦竑曰：“柢，一作蒂，花肤也。”

案：樞借为根，氏借为柢，《说文》：“柢，木根也。”

④易顺鼎曰：“《吕氏春秋·重己》篇：‘莫不欲长生久视。’高注‘视，活也。’此必老子本义。”

高亨曰：“视读为真，真，置也，立也，视真古通用。”

译文：

治理国家，修养性命，没有比惜神更重要。惜神就要早早保持。早早保持，就是厚积德，厚积德就会没有什么办不到。没有什么办不到，就会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其端倪。莫知端倪就可统治国家。有了治国的母道，就可以长久存在。这就叫做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治大国若烹小鲜^①。以道立天下^②，其鬼不神^③。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神不伤人也^④，圣人亦弗伤也^⑤。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⑥。（第六十章）

校释：

①乙本如此，甲本残缺。烹，傅本、通行本作“烹”，景龙碑、敦煌辛本作“烹”。鲜，敦煌辛本作“脔”，范应元本作“鳞”。

朱谦之引孔广森《诗声类》曰：“案烹、烹、享三字，后人所别，古人皆只作‘烹’字，而随义用之，其读似亦只有‘烹’音。”

韩非曰：“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

苏辙曰：“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劳，挠则鱼烂。”

易顺鼎曰：“旧注皆以烹小鲜为烹小鱼，然义颇难解。《道德指归论·治大国》篇云：‘是以明王之治大国也，若柄纤微，若通小水。’疑所据老子作‘治大国也，若烹小渐。’烹，通也。渐者，《说文》云：‘水索也。’水索谓水将尽。烹小渐，言通极小之水，若行所无事矣。烹读如字，后人误读为烹。渐与鲜古字亦通。《诗》‘有兔斯首。’笺：‘斯，白也。’今俗语‘斯白’作‘鲜’是其证。小鲜即小渐也。”

②立，甲本残缺，乙本作“立”，傅本作“蒞”，通行本作“莅”。

易顺鼎曰：“按《淮南子·俶真训》注云：‘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蒞乃蒞之正字。”

朱谦之曰：“蒞与蒞义同。莅，《玉篇》：‘力致切，《诗》云：‘方叔莅止。’蒞，临也。’

蒞，《玉篇》：‘力季、力至二切，临也，从也。’此云‘以道蒞天下’者，即以道临天下也。与莅无二义。莅字见《诗经》，《说文》未收，非古无此字。”

范应元曰：“莅，临也。鬼神，阴阳中之灵也。鬼，归也，神，伸也。”又曰：“然则圣人以道为无为而临天下，则阴阳和顺。其归于阴者不伸于阳也。”

高延第曰：“有道之君御天下，上下安于性命之情，不邀福，不稔祸，祈祷事绝，妖祥不兴，故其鬼不神。”

③高亨曰：“此神字借为魍。《说文》：‘魍，神也，从鬼，申声。’盖鬼灵曰魍，故从鬼，与神义别。其鬼不魍犹云其鬼不灵耳。”

④陶鸿庆曰：“‘非其’二字，盖涉上文‘非其鬼不神’，而误衍也。王注云：‘道治则神不伤人，神不伤人则不知神之为神。道治则圣人亦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则不知圣人之为圣也。’犹云不知神之为神，亦不知圣人之为圣也。”是其所见经文本作‘神

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案：非乃夫唯之合音。

蒋锡昌曰：“至德之世，民无灾害，故言神不伤人，神不伤人，即其鬼不神之义，作者易词以言之耳。”

⑤甲本作“圣人亦弗伤□”，乙本作“圣人亦弗伤也”，傅本、通行本作“圣人亦不伤人”。

成玄英曰：“言非此鬼不伤物，但为圣人以道莅天下，能制伏邪恶，故鬼不复伤害于人，力在圣治，故云‘圣人之不伤’也。”

⑥德，诸本作“德”，敦煌辛本作“得”。

韩非曰：“德交归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归于民也。”

苏辙曰：“人鬼所以不相伤者，由上有圣人也，故德交归之。”

蒋锡昌曰：“言天下有道，神与圣人两不相伤，故得交归于民也。”

译文：

治理大国，好象煎小鱼不能老是翻动。以道临治天下，鬼也不会灵了。并不是鬼不灵，它的神灵不能伤害人了。并不仅仅是神灵不伤人，圣人也不伤害。两者（神灵不伤人，圣人不伤人）都不伤害人，所以德就会旺盛而施于人们。

大邦者，下流也^①，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②。牝恒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也^③。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④。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⑤。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⑥。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⑦。（第六十一章）

校释：

①甲、乙本如此，傅本“下”字上有“天下”。

高亨曰：“此句当作‘治大国若居下流’，转写脱‘治’字‘若’字，而‘居’字又伪为‘者’字也。”

案：马叙伦云三十二章之“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六十六章之“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皆在此句下。马说凿。

- ②交，甲本作“效”，乙本作“交”，傅本、通行本作“交”，遂州碑作“郊”。甲、乙本此两句次序如此，傅本、通行本互置。

吴澄曰：“交，会也。大国者，诸小国之交会，如水之下流，为天下众水之交会也。”

成玄英曰：“效，效外也。”

高亨曰：“交，当作父，形近而伪。”

- ③乙本如此，甲本同乙本只“静”作“觀”，傅本作“牝常以靖胜牡，以其靖，故为下也”，通行本作“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

马叙伦曰：“谿弼注曰：‘以其静，故能为下也。牝，雌也。雄躁动贪欲，雌常以静，故能胜雄也。以其静复能为下，故物归之也。’盖‘以其静，故能为下也’八字本经文，‘牝，雌也’以下乃注也。自经文误入注，而后人以他本作‘以静为下’者补之，故今王本亦作‘以静为下’。又案此文当作‘天下之牝，常以靖胜牡，以其靖，故能为下也。’‘天下之交’四字，涉上文‘故德交归焉’，乃‘天下之下流’而误衍，又误衍一‘牝’字。”

案：牝，雌也，主阴，静也。牡，雄也，主阳，动也。静则生慧，动则成昏，故静能胜动，牝能胜牡也。

- ④取，甲、乙本作“取”，傅本、王本作“取”，河上本、遂州碑、敦煌辛本作“聚”。

劳健曰：“聚字诸本多误同上句亦作取。聚者犹言附保，即下章‘不善人所保’之义。诸作‘取’者，当是‘聚’之伪。《说文》：‘聚，积也。’徐锴云：‘古人以聚物之聚为聚。’……是必传写者不识‘聚’字本义，乃妄去‘一’作‘取’，注家多因而曲为之说，实不可通也。”

成玄英曰：“小国用柔，故聚于大国，大国用下，故取得万国之欢心。”

案：劳说是，传写者并非不识“聚”字，取乃聚之省，汉魏简牍多用省字。作“聚”正释上文“天下之交”。

- ⑤俞樾曰：“此二句文义无别，疑有夺伪，当云‘故或下以取小国，或下而取大国’。”

苏辙曰：“大国能下，则小国辅之，小国能下，则大国纳之。大国下以取人，小国下以取于人。”

易顺鼎曰：“以取者取人，谓大之纳小也，而取者取于人，谓小之附大也。”

⑥诸解老者皆以“欲”为动词，非也。过，超过，过分也，不过欲，没过分欲念也。下文“夫皆得其欲”正总此言。入事人，容于大国也。

范应元曰：“过，越也，畜聚也。不过兼畜入事，两得所欲，则大小相安，然大国兼畜，常宜谦。”

陈鼓应曰：“兼畜人，把人聚在一起加以养护。兼是聚起来，畜是饲养。”

⑦吴澄曰：“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下，故曰大者宜为下。”

译文：

大国，就要象处于水的下流，象天下母类一样，是天下交会的地方。母类常以静胜过雄类，因为她能够虚静，所以安然于处下。所以大国谦下地对待小国，就能取得小国的拥护，小国以兼下的态度对待大国，就可以容纳于大国。所以有的谦下而获得拥护，有的谦下而得到容纳。大国没有过分的欲念，就会兼并养畜人，小国没有过分的欲念，就会容纳于大国。两者都得其所欲，大国特别应当谦下。

道者，万物之注也^①。善，人之宝也，不善，人之所保也^②。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③，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④？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⑤，不若坐而进此^⑥。古之所以贵此者，何也？不谓求以得，有罪以免与？^⑦故为天下贵^⑧。（第六十二章）

校释：

①注，甲、乙本作“注”，傅本、通行本作“奥”。

甲本释文曰：“注读为主。《礼记·礼运》：‘故人以为奥也。’郑注：‘奥，犹主也。’”

案：注借为主。《玉篇》：“奥，主也。”

②宝，甲、乙本作“葆”，傅本、通行本作“宝”。

保，甲本作“葆”，乙本作“保”，傅本、通行本作“保”，景龙碑、敦煌辛本作“不保”，《谷神子》引同景龙碑。

朱谦之曰：“今案此文当以‘善’‘不善’断句，道既含有万物庇阴之义，则善、不善均在奥中，惟人则不能无所选择，善为人之宝，故宝而持之，持之犹固执之也。不善，人之所不保，以不善则为人所不附，《庄子·列御寇》篇‘人将保汝矣’。司马云：‘保，附也。’不保犹言人将不亲附之也。”

案：景龙碑、敦煌辛本“不”字衍。有“不”字，则下文“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不可解矣。

范应元曰：“言大道甚深，而万物皆备，所以善人珍贵之而不敢失也，不善人依赖之而所以安也。”

- ③甲、乙本如此，傅本作“美言可以于市，尊言可以加于人”，通行本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言可以加人”，苏辙本作“美言可以市世，尊行可以加人”。

案：作“市尊”非也。盖后人于“加”字不可解，故断为市尊，又增一“美”字。今验之帛书，“加”作“贺”，市、贺正相对言。《说文》：“市，买卖所之也。”“贺，以礼相奉庆也。”市、贺皆训为贵重，与前文之“善，人之所宝”之宝相应。王弼云：“言道无所不先，物无有贵于此也。”正此义。

- ④朱谦之曰：“美言美行既见重于人，则不善者可以善者为师，而进至于善，故曰‘何弃之有’。”

- ⑤卿，甲本作“卿”，乙本作“乡”，傅本、通行本作“公”。

共之璧，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拱璧”。

易顺鼎曰：“《左传》襄三十一年‘叔仲带窃其拱璧。’杜注：‘拱璧，公大璧。’《玉篇》：‘珙，大璧也。’拱璧即珙璧。王注谓为拱抱之宝璧，非是。”

高亨曰：“先，借为洗。《说文》：‘洗，致言也。’《广雅·释诂》：‘洗，问也。’《尔雅·释言》：‘聘，问也。’是洗有聘义。”

案：乡（乡）、卿形近而伪。共，借为拱，大也。共之璧即共璧，古文法如此，《左传》：“崤之山。”即崤山也。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非谓礼聘之事，实言乘坐四马之车，悬挂连城之璧，喻其尊也。若谓以车、璧相聘，则“立天子，置三卿”不可解矣。《庄子·天运》：“使道而可献者，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道不可献也，何聘于君？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此古文法也，《左传》“乘韦以先十二牛。”即同此。

苏辙曰：“立天子，置三公，将以道教人耳。虽有拱璧之贵，驷马之良而进入，不如进此道之多也。”

吴澄曰：“朝聘以拱璧駟马为至贵而未足贵也，不如跪而进此道尤贵。”

- ⑥甲本作“不善坐而进此”，乙本作“不若坐而进此”，傅本作“不如进此道也”，通行本作“不若坐进此道”。

案：进，善也。坐，与上文云“以先四马”相对言。不若坐而进此，言闭门修道也。《道德真经指归》鬼谷子注云：“言修行也。”正得老旨。

马其昶曰：“立天子，置三公，则有朝聘之享礼，駟马充庭实，而先之拱璧。玉以比德，故贵之也，然犹不如坐进此道之为贵。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故曰坐进，此申言道为善人之宝也。”

- ⑦甲、乙本如此，只“谓”作“冒”，傅本作“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王本作“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

马叙伦曰：“疑老子本作‘不曰有求以得，有罪以免耶’。”

- ⑧朱谦之曰：“下一‘贵’字，从声训为归。《初学记》引《说文》：‘汝、颖言贵声，如归往之归也。’此言为天下贵，即为天下所归往也。旧解作‘尊贵’之贵，非。”

译文：

道，是万物的主宰。善，是人的宝物，不善，也是人所固有的。美好的言语是值得尊崇的，高尚的行为是可以称贺的。人的不善的方面，为何要抛弃呢？所以做了君王，成了三卿，即使腰悬大璧玉，身坐四匹马拉的大车，也不如静静地修道。古代之所以尊重这道，为什么呢？不是说有追求就会得到，有罪就可以免除吗？所以道被天下尊敬。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①。大小多少，〔报怨以德〕^②。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③。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④。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⑤，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于无难。（第六十三章）

校释：

①甲本作“味无未”，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味无味”。

案：未即味也，《说文》：“未，味也。”

高亨曰：“盖古文‘知’字或作‘味’者，反文也。味、昧形近，故讹作味耳。”

朱谦之曰：“成玄英《庄子·逍遥游》篇、《后汉书·荀爽传》引首两句并同，《文子·道原》引首两句同，第三句作‘知不知’也，疑味字乃知字倒植而误。知无知，即七十一章‘知不知上’之旨。”

范应元曰：“无为，无事，无味，皆指道而言也。无为言其虚，无事言其静，无味言其淡，本皆自然而致之，守之甘之，则在乎人，故不可曰为、曰事、曰味也。”

吕吉甫曰：“味之者，反覆寻绎之之谓也。”

熊玄曰：“味，无为之理趣也。”

案：以无为为为，以无事为事，以无味为味，则天下无不可为之物，无不可成之事，无不有味之味。

②姚鼐曰：“‘大小多少’下有脱字，不可强解。”

马叙伦曰：“‘报怨以德’一句，当在七十九章‘和大怨’上，错入此章。”

韩非曰：“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

高亨曰：“大小者，大其小也，小而以为大也。多少者，多其少也，少而以为多也。”

劳健曰：“按，老子书德、得字每通用。此德字当释如得，犹前章‘求以得’之得，乃承上文‘为无为’诸句而言，谓得之于其无也。《汉书·伍被传》：‘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而万全。’盖即此义。今申订两家之说，据以改别句读，庶几融通无碍，辞旨俱畅。‘德’字与上文‘味’字是古音合韵。”

③细，诸本作“细”，敦煌本作“小”。

案：作细是，细即小也，细与易韵相协。作小盖涉上文“大小多少”之小而误。

④甲本如此，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

⑤案：轻诺者，慢而不慎，及其践诺，则信者少。多易者，浮而轻物，及其临事，则难者多。”

译文：

以无为作为有为，以无事作为有事，以无味作为有味。把小

事当作大事干，把少事当作多事待。〔以德来报答怨仇。〕处理难事从容易处入手，做大事从小事做起。天下的难事总是从容易的事而深化，天下的大事总是从小处而积起。所以圣人总不干大事，而又能成就大事。轻易许诺一定会失信任，把事看得大容易一定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所以圣人把问题看得复杂困难，而他们总是不遇到困难。

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①。其微也，易散也。为之于其未有也，治之于其未乱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累土^②，百仞之高始于足下^③。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④。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而败之^⑤。故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夫唯道，善始且善成^⑥。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⑦，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⑧。（第六十四章）

校释：

①甲、乙本残缺，傅本作“其脆易判”，遂州本作“其彘易破”，“判”王本作“泮”，河上本作“破”。

毕沅曰：“古无脆字，当为脆字。”

案：朱谦之云脆即《说文》中之脆，脆又作驕。泮借为判，分也。

②甲、乙本如此，甲本“累”作“羸”乙本作“簞”，傅本作“九成之台起于累土”，通行本“成”作“层”。

朱谦之曰：“《说文》：‘层，重屋也。’《吕览·音初》篇‘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高注：‘成犹重也。’又《尔雅》以丘一重再重为一成。《楚辞·九问》：‘璜台十成。’十成即十重也。成、层、重同义。”

高亨曰：“累当读为藁，土笼也。起于累土，犹言起于粪土也。……字亦作藁。”

案：朱说是，遂州碑、严遵本“成”正引作“重”。

③甲本作“百仁之高台于足下”，乙本作“百千之高始于足下”，傅本、通行本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许抗生曰：“严遵本作‘百仞之高’，与甲本合。仞、仁音近而误。”

案：许说是。遂州碑作‘百刃之高’，敦煌辛本作“而百刃之高”，刃借为仞。

④奚侗曰：“四句（指“为者败之”至“无执故无失”）与上下文义不相属，此第二十九章中文，彼章说下两句，误属于此。”

案：姚鼐亦以此四句独为一章。

⑤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常于其几成而败之”。

马叙伦曰：“其、几古通用。”

⑥此两句本四十一章之语，于彼章文意不合，今移于此。

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善贷且成”，敦煌戊本“贷”作“始”。

范应元曰：“严遵、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善贷且成’，今从古本。”

马叙伦曰：“谿弼注曰：‘故曰善贷……故曰善成。’则王作‘善成’。《宋书》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及《类聚》六四引并作‘善成’，易州作‘善贷且善’，盖脱成字。”

⑦货，甲本作“𧵒”，乙本作“货”，傅本、通行本作“货”。

复，诸本作“复”，敦煌辛本作“备”。

许抗生曰：“𧵒疑为𧵒，《说文》：‘𧵒，资也。’”

成玄英曰：“复，河上作备。”

刘师培曰：“《韩非·喻老》篇述此义曰：‘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书藏匿，此世之过也，而王寿复之，是学不学也。故曰：‘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也。’”据此，则古本‘复’下有‘归’字，与十四章‘复归于无物’，二十八章‘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一律。”

案：古音为、化同，𧵒音借为货。许说亦有理。

范应元曰：“众人贵难得之货而轻至重之身，欲之胜也。尚有为之迹而乖自然之道，学之过也。”

吴澄曰：“此言圣人之欲，以不欲为欲，圣人之学，以不学为学。”

案：吴说非也。若言圣人以不欲为欲，则下当言天下无不可欲之物，而将不言不贵难得之货此盖涉五十七章“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而误。圣人无欲，则无利心，故视难得之货为凡物也。难得之货不贵，则无盗贼之作。圣人学人所不能学，复补人学之过也。

⑧辅，诸本作“辅”，韩非作“恃”。

马叙伦曰：“辅，疑为顺字之伪，《贾子·道术》篇‘行归而过谓之顺。’此顺字义同，恃亦顺讹。”

焦竑曰：“恃，一作辅，非。既曰自然矣，而又辅之，非自然也。”

刘师培曰：“恃盖待字之讹，义辅字为长。”

译文：

时局安宁，就容易治理。事物还未露迹，就容易图谋。事物脆弱就容易分开，事物微小时就容易拆散。做事要在还没发生时作好预防，治理国家要在未乱时就着手。合抱的大树是从很小的幼苗长大的，九层的高台，是从一筐筐土筑起，百仞高的地方，也是从脚下开始的。想有所作为的将会失败，想有所持守的将会丢失。所以圣人无为就不会失败，不持守就不会丢失。人们做事，总是在将成功之时而失败了，所以，从始到终慎重小心，就不会失败。只有道，才善于慎终如始。所以圣人没有欲念，不尊崇那贵重的物品，圣人学人之不学，补众人所犯的不学的过错，能够顺万物自然变化，不强力作为。

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①。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②。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③。恒知此两者，亦稽式也^④。恒知稽式，此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⑤。（第六十五章）

校释：

①古之，甲本作“故曰”，乙本作“古之”，傅本、通行本作“古之”。

愚，诸本作“愚”，遂州本作“娱”。

王弼曰：“明，谓多见巧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

范应元曰：“所谓愚之者，非欺也，但因其自然，不以穿凿私意导之也。”

朱谦之曰：“《说文》：‘娱，乐也。’《诗·出其东门》：‘聊可与娱。’张景阳《咏史诗》：‘朝野多欢娱。’‘娱’字义长。”

- ②甲本如此，乙本“邦”作“国”，傅本、通行本作“以知（智）治国”，虞本无“治”字。

案：作“知”是。知，治也。敦煌壬本“治”亦作“知”。成玄英曰：“能知智为贼，不知为德。”是成所见本亦作“知”不作“治”。上行而下效之，上以智治国，则下崇智，智伪生则国将乱，故曰以知知国，国之贼也。

- ③德，甲、乙本作“德”，傅本、通行本作“福”。遂州碑、敦煌辛本作“德”，《文子》亦引作“德”，虞本作“德”。

劳健曰：“诸家解此德字亦如道德之德，非也，当通作得。谓以知治国，国斯贼焉，不以知治国，国斯得焉。”

易顺鼎曰：“《文子·道原》篇引‘不以智治国，国之德。’或后人不知此贼与福为韵而改之。”

- ④稽，诸本作“稽”，河上本作“楷”，虞本作“楷”。

朱谦之曰：“稽、楷古混，《庄子·大宗师》篇‘狐不偁’，《韩非子·说疑》作‘狐不稽’，稽式亦即楷式，但楷为本字。”

王弼曰：“稽，同也。”

傅奕曰：“稽式，今古之同式也。”

范应元曰：“稽，古今反，考也，同也。如《尚书》‘稽古’之稽。此用智不用智两者，亦是考古之法也。”

- ⑤焦竑曰：“物情莫不贵智，而有玄德者独贱之，虽反于物，乃顺于道。”

易顺鼎曰：“王注以反为反其真，然本文但云与物反，未云与物反真，此王氏以己意解之。按《文选·养生论》注引钟会老子注云：‘反俗以入道，然乃至于是大顺也。’其义为长。

蒋锡昌曰：“物，万物也，反，借为返，大顺者，大顺自然，即指道而言。”

案：反，相反也。与物相反，正与上文“非以明，将以愚之”相应，且相反亦与后文之大顺相对言，正为老旨。释反为返亦通。远返相连，正与二十五章“逝曰远，远曰反”同。

译文：

古代善长道的人，并不是使人学智巧，而是使他们返朴归真。老百姓难于治理，就在于他们有智巧。所以以智慧来治理国家的，是国家的大害，不以智慧来治理国家的，是国家的福德。常记住这两者，也就是治国的法式。常守着法式，这就是玄德。玄德是深奥幽远的，它虽与一般的相反，而它却会达到大顺的境地。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①，以其善下之也，是以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②。天下乐推而弗猷也^③，不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④。（第六十六章）

校释：

①谷，甲、乙本作“浴”，傅本、通行本作“谷”。

蒋锡昌曰：“《说文》：‘泉出通川为谷。’是百谷犹百川也。《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是王即归往之义。”

②甲本如此，乙本前后句倒值，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案：甲本是。盖后人涉上文先说“上民”句而后云“先民”句而误，不知古文法正如此也。

吴澄曰：“重，难也，害，患也。”

案：此正老子无为奥旨之申述也。圣人以卑下之态待人，以后身之举目利，则人人爱之，待之于上，利之于前，而又不以其处上处前为害犯也。

③推，甲本作“隼”，乙本作“谁”，傅本、通行本作“推”。

猷，甲、乙本作“猷”，傅本作“猷”，通行本作“厌”，虞本同通行本。

案：隼、谁音形近而借为推。猷，讨厌也。

④不以其无争与甲本作“非以其无争与”，乙本作“不以其无争与”，傅本作“不以其无争”，通行本作“以其无争”，虞本同通行本。

陈柱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则不争者其方法，而使天下莫能与之争者，其目的也。”

案：圣人无心于争，则其心与道合，顺自然而为，成事莫能速焉，莫可大焉，故曰天下莫能与之争也。

译文：

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归往之地，是因为它善于处于卑下的地位，所以能成为百川归往之地。因此，圣人想处于老百姓上面，一定要在言语上谦下，想处于老百姓之前，必定要把自己放在后面。所以才能处于老百姓之前而他们不感到是一祸害，处于他们之上而不感到是一累赘。天下高兴地推举他而不感到厌恶，这不是因为他无争吗？所以天下才没有可以与他相争的。

小邦寡民^①，使有十百人之器而勿用^②，使民重死而远送^③。有舟车无所乘之^④，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⑤。（至治之及，民各）^⑥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⑦。（第八十章）

校释：

①邦，甲本作“邦”，乙本作“国”，傅本、王本同乙本。小、寡，动词也。

范应元曰：“老子前言治大国蒞天下之式，而此言小国者，谓王者有道，则国不在大，民不在多，诚能无欲无为，则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也。”

陈柱曰：“天下之乱，皆起于大国，大则恃其富强以压迫弱小之国，而天下乃多事矣。”

②十百人，甲乙本如此，傅本、王本作“什佰”，无“人”字，河上公本、虞世南本同帛书有“人”字。

俞樾曰：“按什佰之器，乃兵器也。《后汉书·宣秉传》注曰：‘军法，五人为伍，二五为什，则共其器物，故通谓生之具为什物。’然则什佰之器犹言什物矣。其兼言

佰者，古军法以百人为佰。《周书·武顺》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卫曰佰。’是其证也。”

奚侗曰：“《史记·五帝纪》：‘作什器于寿邱’。《索隐》曰：‘什器，什，数也。盖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为数，犹今言什物也。’此言什佰，累言之耳。”

案：两说皆可通，作“兵器”解义胜，与下文“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相应。车舟甲兵皆兵器也。又，器释为地位、权势亦通。《庄子·田子方》曰：“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滔乎前。”此正释器为权势也。

③远送，甲本如此，乙本作“远徙”，它本皆作“不远徙”。

张松如曰：“远徙与重死为对文，远徙犹云惮远徙，暗含一‘不’字。”

案：作“送”义胜。《说文》：“送，遣也。”即远弃其兵器，正与下文无所乘舟车，无所陈兵甲相一贯。后人涉“徙”而增“不”字，不知“远”字之义与“重”相对，如张松如说。然则张说亦非，重死与远送乃因果关系，非并列关系。

④车舟，甲本作“车周”，乙本作“周车”，傅本、王本、虞世南本作“舟舆”。周借为舟，车舟，作战之器械也。此亦可证远徙应为远送。

⑤甲本残存“用之”两字，乙本作“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傅本、王本同乙本。

案：世无争夺之祸，则民结绳可也。

⑥傅本有此句，它本无。

⑦甲本残存“民”字，乙本作“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傅本作：“使民至老死不相与往来”，王本同乙本。据甲本所残字数，当与乙本同，未若傅本之繁也。

译文：

要使国家区域越来越小，老百姓（人口）越来越少，使有兵器而不用，使民重视死亡而把兵器远远抛弃，使战车战船都不被乘用，使盔甲兵器无所施用。要使老百姓回复到结绳的纯朴阶段。使他们的饮食自以为甘美，服装自以为华丽，生活安乐，居住平静。邻里可以互相望见，鸡啼狗吠之声可以互相听见，而百姓到老也不相往来。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①；知者不博，博者不知^②；善者不多，多者不善^③。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俞有^④；既以予人，己俞多^⑤。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⑥。（第八十一章）

校释：

①乙本如此，甲本仅残存“不”字，它本均同乙本。

俞樾曰：“按此当作‘信者不美，美者不信’，与下文‘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文法一律。河上公于‘信者不美’注云‘信者如其实，不美者权且质也。’是可证古本作‘信者不美’，无‘言’字也。”

陶鸿庆伸其说曰：“今按王注云：‘实在质也，本在朴也。’但释‘信’与‘美’之义，而不及‘言’，以其所见本亦作‘者’也。”

蒋锡昌曰：“顾本河注：‘信言者，实言也……美言者，滋美之华词。’是河同王本。俞据误本，谓河无‘言’字，非是。”

范应元曰：“信实之言多朴直，故不美。甘美之言多华饰，故不信。”

②乙本如此，甲本残存两“知”字，它本同乙本。

案：《抱朴子·论仙》云：“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赏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

“智”，《道藏》本作“识”，鲁藩本亦作“识”，而敦煌本作“博”，博与知对。《庄子·知北游》：“且夫博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博正与知对。

③乙本如此，甲本作“善□□□者不善”，傅本、王本作“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且置“知者”句前。

案：作“多”是也。多，谓多积也。故后文有言“圣人无积”，此云多积者心贪也，故不善。作“辩”则文义不可通，“辩”当与“言”对，故范应元本作“善言不辩，辩言不善”。

④乙本如此，甲本残存“□以为□”，傅本、王本同乙本，只“俞”作“愈”，范应元本作“俞”。

案：俞，借为愈。既，《广雅·释诂》曰：“尽也。”《战国策·魏策》引老子曰：“圣人之积，尽以为人而己愈有。”正引“既”作“尽”。既亦可释为“已经”。为，施给也。此言尽以予人，人皆归之，以天下之利先之，故其愈有也。

⑤甲本残缺，乙本作“予”，傅本、通行本作“与”，予、与古通。

范应元曰：“圣人虚心应物故无积。物有限而道无穷，故用之俞有俞多也。”

⑥人，甲本残缺，乙本作“人”，傅本、王本作“圣人”。

案：“圣”字为后人涉前文“圣人之道”妄增，“天”与“人”同为三才之数而对言，增一“圣”字，句式亦不一律。

译文：

诚信的言语不显华美，华美的言辞不会诚信，有深知识的人不广博，广博的人没深知识。好心人不多积财货，多积财货的人没有好心。所以圣人是积财货的。尽施舍别人，自己反而更有，尽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多。所以，天道是给万物以好处而没有伤害，人道，应施与而不争斗。

天下皆谓我大^①，大而不肖^②。夫唯不肖，故能大^③，若肖，久矣其细也夫^④。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⑤，一曰慈，二曰俭^⑥，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⑦。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死矣^⑧。夫慈，以战则胜^⑨，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如以慈垣之^⑩。（第六十七章）

校释：

①乙本如此，甲本残缺，傅本同乙本，通行本“大”字前有“道”字，虞本同通行本。

②甲本残缺，乙本作“大而不肖”，傅本、通行本作“大似不肖”，肖，遂州本作“笑”。

成玄英曰：“河上本作‘肖’，诸家云‘笑’（笑者，言老君体道自然，妙果圆极，故天下苍生莫不尊之为大圣也），何意得如此耶？只为接物谦和，不矜夸嗤笑于物，故致然也。”

朱谦之曰：“案成说纡曲难通。笑与肖本声韵相同。于省吾《荀子新证》引《非相》篇：‘今夫狴狴形笑，亦二足而毛也。’谓形笑即形肖，则知此不笑亦即不肖耳。然

碑本作肖乃本字，作笑者通假。若罗卷笑作嘍，即俗字耳。作肖，乃老子书中用楚方言。扬雄《方言》七：‘肖，类，法也。齐曰类，西楚、梁、益之间曰肖。’郭璞注：‘肖者似也。’”

河上公曰：“肖，善也，谓辩惠也。”

范应元曰：“老氏未尝自大也，盖以道自重而天下莫能知之，故谓其大而似不类众人也。”

蒋锡昌曰：“不肖，谓不类普通之俗君。天下皆谓我大似不肖。言天下皆谓圣人大，似不类俗君。”

陈柱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可名，以其有所肖也，有所肖，故可以言形容，凡能以言语形容者，皆有穷者也，乌得为道哉？”

案：肖，细小也。与“大”正相对言，与后文“久矣其细也矣”亦相应。

- ③甲本作“夫唯□故不宵”，乙本作“夫唯不宵，故能大”，傅本、通行本作“夫唯大，故似不肖”。

案：当从乙本。“夫唯不肖”正与后文“若肖”相对应，若从傅本，则后文“若肖”应作“若不大”也。

- ④乙本如此，甲本作“细久矣”，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 ⑤甲本作“我恒有三葆之”，乙本作“我恒有三琛，市而琛之”，傅本、通行本作“吾有三宝，执而宝之”。

案：葆、琛借为宝，市借为执。

蒋锡昌曰：“《广雅·释诂》：‘宝，道也。’是老子以宝为道。”

- ⑥慈，甲、乙本作“兹”，傅本、通行本作“慈”。

俭，甲、乙本作“检”，傅本、通行本作“俭”。

案：兹借为慈，检借为俭。

陈鼓应曰：“俭，有而不尽用，与五十九章‘啬’字同义。”

- ⑦甲本作“故能为成事长”，乙本作“故能为成器长”，傅本、通行本作“故能成器长”，韩非子《解老》引作“故能为成事长”。

俞樾曰：“韩非‘故能’下有‘为’字，则当从之。盖‘成器’二字相连为文。襄十四年《左传》：‘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杜注：‘成国，大国。’然则成器者，大器也。”

马叙伦曰：“弼注曰：‘然后乃能立成器为天下利，为物之长也。’河上注曰：‘谓得道人也，我能为道人之长也。’王、河上解成器未是，然皆有‘为’字可证。成疏曰：‘位居九五，为神器之尊。’是成亦有‘为’字。”

案：俞说是。《释名》：“成，盛也。”六十四章：“九成之台”之成即重，成器，大器也，故成器前有“为”字。

⑧舍，甲、乙本作“舍”，傅本、通行本作“捨”。

甲本无“舍其兹且勇”一句，诸本皆有。

王弼曰：“且，犹取也。”

高亨曰：“王训且为取，即读且为沮为取耳，且与沮、取同声系，古通用，舍、且义相反。”

范应元曰：“夫慈爱故能勇于行道，使亲安君尊，而天下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也。俭约故能不暴殄天物，而使天下不尚奢侈，家给人足，可谓广矣。不敢为先而常谦下，不妄先事而常虚应，人皆尊之，故能为成才器之人之长也。”

案：能慈而勇者，真勇也，不能慈而勇者，寡勇也，寡勇则死矣。舍俭而追广，舍后而求先，广则广矣，而所耗多，先则先矣，而民厌之，故死也。

⑨甲本作“□□则胜”，乙本作“以单则朕”，傅本作“以陈则正”，通行本作“以战则胜”。

案：单为战（戰）之省。

⑩甲本作“天将建之，女以兹垣之”，乙本作“天将建之，如以兹垣之”，傅本、通行本作“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案：建，立也，义较救长。如，而也。垣，墙也，引申为卫也。建借为健，亦通。

译文：

天下都谓我广大，广大就是不细小。因为不细小，才能广大。如果细小，则早就细小了。我有三件宝物，要保持珍贵好它们，一叫做慈爱，二叫做啬俭，三叫做不要处于天下人之前。慈爱就能勇敢，啬俭就能丰厚，不处在天下人之前，就能做君长。现在舍去慈爱而追求勇敢，舍去啬俭，而追求丰厚，舍其居后而追求居前，这都是不可能的。慈爱，用它来战斗就能胜利，用它来防守就能坚固。天将要建立它，就用慈爱来施予它。

善为士者不武^①，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②，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是谓配天，古之极也^③。（第六十八章）

校释：

①甲本如此，乙本句首有“故”字，傅本作“古之”，王本同甲本。

王弼曰：“士，卒之帅也。武，尚先陵人也。”

②与，甲、乙本作“与”，傅本作“争”，王本作“与”，河上本作“与争”，严遵本作“与”，虞本同王本。

王弼曰：“不与争也。”

陶鸿庆曰：“与即争也。《墨子·非儒》下篇云：‘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与下文‘若雨暴之争’云云，文义相对，是相与即相争也。王氏引之《经义述闻》谓‘古者相当、相敌，皆谓之争。’疏证最详。”

刘师培曰：“与当作举，举即举兵，犹古籍大举之省兵字也。”

高亨曰：“与犹斗也，古谓对斗为与。”

奚侗曰：“不战而屈人之兵，故云不与。以我临物曰与。见《易·杂卦传》：‘或与或求’注。”

高延第曰：“吴子云：‘凡人论将，常观其勇，勇之于将，乃万分之一耳。’孙子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敌。’皆不武不怒之义也。不与，谓不待交兵接刃。”

高亨曰：“《广雅·释诂》：‘怒，健也。’”

案：善为士者，善战者，善胜敌者，皆恬淡也，正三十一章“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之旨。无骄武之心，无愠怒之心，无争对之心，故曰善为士也。

③甲本作“是谓用人，是谓天古之极也”，乙本作“是谓用人，是谓配天，古之极也”。傅本、通行本作“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俞樾曰：“此章每句有韵。前四句以‘武’‘怒’‘下’为韵，后三句以‘德’‘力’‘极’为韵。若以‘是谓配天’为句，则不韵矣。疑‘古’字衍文也，‘是谓配天之极’六字为句，与上文‘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文法一律。其衍‘古’字者，‘古’即‘天’也。《周书·周祝》篇曰：‘天为古。’《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郑注：‘古，天也。’是古与天同义。此经‘配天之极’，他本或有作‘配

古之极’者，后人传写误合之耳。”

马其昶曰：“‘极’字疑在‘古之’二字上。《易》郑注‘三极，三才也。’‘天将救之，以慈卫之。’以人相天，故曰‘是谓配天极’。‘古之用兵者有言’与‘古之善为士者’、‘古之善为道者’文句正同。”

于省吾曰：“‘配天’二字，应有重文，本作‘是谓配天，配天古之极。’”
案：“之力”两字帛书无，盖后人涉上文“是谓不争之德”而妄加。老子书中，“德”与“力”不相对言。疑“之极”接“是谓用人”后，为“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极，是谓配天也。”又，本章所说，一谓不争，一谓用人，此两者皆配天之事也，故以“是谓配天也”以总两事。

译文：

善于带兵的人不骄武，善于作战的人不躁怒，善于克敌的人不争斗，善于用人的人甘处卑下地位。这就是不争的德行，这就是用人，这是合乎天道的。

用兵有言曰：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②。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仍无敌③。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宝矣④。故抗兵相若，而哀者胜矣⑤。（第六十九章）

校释：

①曰，甲、乙本作“曰”，傅本同帛书，通行本无。

②退，甲本作“芮”，乙本作“退”，傅本、通行本作“退”。

河上公曰：“主，先也，不敢先举兵。”

案：不为主而为客，不进寸而退尺，言不争也。不争而莫能与之争，故为战者贵。

③攘，甲本作“襄”，诸本作“攘”。

仍，甲、乙本作“乃”，傅本作“仍”，王本作“扔”，虞本同王本。

王本、河上本“仍无敌”句在“执无兵”前。

易顺鼎曰：“执无兵本在攘无臂之下，王注可证。”

案：易说是，今证之帛书，“执无兵”在“攘无臂”下。行、臂、兵、敌隔句为韵。

王弼曰：“行，行陈也。”

范应元曰：“苟无意于争，则虽在军旅，如无臂可攘，无敌可扔，无兵可执，而安有用兵之咎耶！”

蒋锡昌曰：“此四语者，皆所以表示谦退哀慈，谨慎戒惧，不敢轻敌而好用兵也。”

- ④甲本作“眚莫于于无适，无适斤亡吾吾葆矣”，乙本作“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琛矣”，傅本作“祸莫大于无敌，无敌则几亡吾宝”，通行本作“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案：适为敌之伪，斤为近之省。

河上公曰：“宝，身也。”

王弼曰：“宝，三宝也。”

- ⑤甲本作“故称兵相若，则哀者胜矣”，乙本作“故抗兵相若，而依者朕矣”，傅本作“故抗兵相若，则哀者胜矣”，通行本“若”作“加”，敦煌壬本作“如”，虞本同通行本。

王弼曰：“抗，举也。若，当也。”

劳健曰：“加字应作如，如，当也。加、如古相混。”

易顺鼎曰：“哀即爱，古字通。《诗序》：‘哀窈窕而不淫其色。’哀亦当读为爱。抗兵相加，哀者胜，即上章‘慈，以战则胜’也。上篇‘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衣亦疑哀之误，哀养即爱养，故河上作爱养。”

刘师培曰：“此文之‘哀’，即三十一章所谓‘以丧礼处之’也。”

案：易说是。《说文》：“哀，闵也。”故哀本有慈爱义。俞樾云哀襄古混，襄即让（讓）字，亦通。

译文：

用兵作战时有这么一种说法：我不敢做主动进攻者而宁做以逸待劳的防御者，不敢攻进一寸而愿后退一尺。这就是说无阵势可行军，无臂膀可出攘，无兵器可操执，无敌人可引击。祸犯没有比轻视敌人更大的，轻敌几乎丢失了我的法宝。所以两军实力相当，而有慈爱心的一方定会胜利。

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①，而人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②。言有君，事有宗^③。夫唯无知也^④，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贵矣^⑤。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⑥。（第七十章）

校释：

①乙本无两“甚”字，诸本皆有。

②而人，甲、乙本作“而人”，傅本同帛书，通行本作“天下”。

③甲本如此，乙本作“言又宗，事又君”，傅本作“言有宗，事有主”，通行本作“言有宗，事有君”。

④乙本如此，甲本作“其唯无知也”，傅本、通行本作“夫唯无知”，严遵本作“唯无我知”。

陶方琦曰：“王弼注曰：‘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疑王本‘无知’作‘有知’。”马叙伦曰：“陶说是也。上‘知’字读为‘智’，‘有知’即弼所谓‘躁欲’，故不能知也。”

案：陶、马之说非也。其说文义虽可通，但从王弼注断“无知”为“有知”却凿，王注为反言老子之义也，即无知之人，不得知也。又，此“知”非“智巧”也，盖承上文言世人不知“言有君，事有宗”也。若据王注，释知为智，则“言有君，事有宗”为赘语矣。

范应元曰：“夫唯无知，是以天下之人，于其他，则可以智知，至于吾道，则不能知，非真知也。”

⑤甲本残缺，乙本作“知者希则我贵矣”，傅本作“知我者希，则我贵矣”，通行本作“知我者希，则我者贵”，虞本同通行本。

释德清曰：“则，谓法则，言取法也。”

奚侗曰：“世之知我者少，是我独异于人，而为天下贵矣。”

高亨曰：“则读为贼，贼我者贵，谓害我者皆居上位。知我者既少，害我者又贵，故圣人被褐怀玉，求无人知，且以免祸。”

案：释德清云则为取法，盖涉“则我者贵”之“者”字而误，今检之帛书无“者”字，则释氏之说谬矣。高说亦凿，圣人者体天合道，人岂能贼害之？

⑥甲乙本作“被褐而裹玉”，傅本、通行本作“被褐而怀玉”。

马叙伦曰：“怀，当作裹，《说文》：‘裹也。’今通用怀。”

案：《说文》：“褐，编象鞮，一曰粗衣。”“裹，侠也。”“怀，念思也。从心，衷声。”

裹即今之怀也。此云圣人内修其心，使神全，外去其身，使身无（十三章“若我无身，吾有何患”）。

译文：

我的言说十分容易理解，也十分容易实行，而人却不能理解，不能实行。言说有一定的主旨，做事有一定的根据。人们不懂得抓主旨找根据，所以不理解我。理解我的很少，所以显得我尊贵。所以圣人常常外面穿着粗布衣服，而怀抱着宝玉。

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①。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②。（第七十一章）

校释：

①甲本如此，乙本作“不知知，病矣”，傅本、通行本同乙本，今从甲本。

案：甲本是也。盖后人涉《论语·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误改“不知不知”为“不知知”，故有如蒋锡昌之解云：“言圣人知而不以为知，乃上也；俗君不知而自以为知，则病也。”妄改句式虽齐整，而义则转矣。陈寿《农书》曰：“能知其所不知者，上也；不能知其所不知者，病矣。”殆陈所见本与甲本同也。

范应元曰：“尚，庶几也。一作‘上’，今从古本。道不可知，人能知乎不知之处者，庶几於道矣。”

劳健曰：“知不知，谓虽知而不以知也，不知之，谓不知而使知之，如《庄子》：‘日凿一窍而混沌死’之喻，故曰病也。严遵《指归》所论，亦用愚民诸义，或释不知知如强不知以为知似未然。”

严遵曰：“绝知为福，好智为贼。”

②甲本作“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乙本作“是以取人之不□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傅本作“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吾病”，通行本近傅本，虞本同通行本。

俞樾曰：“上文以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又言‘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则文

复矣。韩非子《喻老》篇作‘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无病。’当从之，盖上官病病，故不病，此言不病，故无病，两意相承，不病者，不以为病也。”

案：帛书是，“夫惟（唯）病病，是以不病”为赘语。景龙碑正无此两句，敦煌辛本亦无。《韩非子·喻老》只引有“圣人之不病，以其不病，是以无病也。”（韩非义亦可通）俞氏盖不知“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为衍文，而曲为之说。又，疑有“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句，而“圣人不病，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句为后人所妄加，如此则行文远胜。

译文：

知道自己有所不知，这是优点。不知道自己有所不知，这是缺点。所以圣人没有缺点，是因为他把不知看作疾病，如此则没有缺点。

民之不畏畏，则大畏将至矣^①。毋桢其所居，无压其所生^②。夫唯弗压，是以不馱^③。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④。故去彼取此。（第七十二章）

校释：

①后两“畏”字甲、乙本作“畏”，傅本、通行本作“威”，敦煌庚本作“民不畏威，大畏至矣”。

案：作“畏”义胜，畏、威古通用。吴澄曰：“威，可畏者。”后人不察，遂改畏为威。

高亨曰：“至者，碍止之义，言民不畏威，则君之威权碍止而不能通行也，正所以为人君用威者警。”又曰：“至，读为窒为廔，《说文》：‘窒，害也。’‘廔，碍止也。’皆行不通之意。”

马叙伦曰：“二十八章（应为二十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二句，疑当在此上。”

②桢，甲本作“桢”，乙本作“桢”，傅本、王本作“桢”，河上公本作“狭”。

压，甲、乙本作“馱”，通行本作“压”。

范应元曰：“狎，戏玩也。”

奚侗曰：“狎，即《说文》‘陕’字，隘也，隘有迫谊。厌，《说文》‘笮也。’此言治天下者，无陕迫人民之居处，便不得安舒，无压笮人民之生活，使不得顺适。”

马叙伦曰：“狎、狭两字皆借为桺，《说文》：‘桺，檻也。’或借为匣，《说文》：‘匣，匱也。’桺，匣均有闭距义。”

案：马说是，闾借为桺，𡗗为压（壓）省，压与桺对，此言不压迫其生活也，正奚侗之义。殆古厌、压本一字。

马其昶曰：“人不自厌其所生，则不见绝於天，亦不见恶於人。”

河上公曰：“清静无为谓之居，谦后不盈谓之生。”

马叙伦曰：“居当作𡗗，《说文》曰：‘止也。’言无闭距其所止也。无桺其所止与无厌其所生对文，即《庄子·则阳》篇所谓‘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之义。”

- ③压，甲、乙本作“𡗗”，傅本同帛书，王本作“厌”。𡗗，甲、乙本作“𡗗”，傅本同帛书，王本作“厌”。吴澄本作“夫唯无狎，是以无厌”。

吴澄曰：“不狎，旧本作‘不厌’，卢陵刘氏云：‘上句不厌当作不狎。’今从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厌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

高亨曰：“上厌字即上文‘无厌其所生’之厌。下厌字乃六十六章‘天下乐推而不厌’之厌。”

案：高说是。君主不压民，则民安其居，乐其业，熙熙然鼓腹而游，此天下治矣，则民亦不厌其君也。

- ④诸本於“圣人”前均有“是以”两字，今从马叙伦、高亨说，删之。

马叙伦曰：“此文与上不相銜贯，疑当自为一章，有脱文。”

高亨曰：“‘是以’两字衍。”

范应元曰：“圣人自知其神而不求人知，自爱其气而不求人贵，故去彼自见，自贵之行，而取此自知、自爱之道。是以神气相守，显则成体、隐则成始，变化无穷，深不可测，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亲之道，乌得有大威至矣？”

案：圣人自知其德，而不以之自炫，则人亦感其德，其德全矣。圣人自爱其身而不以为贞贵，则人亦爱其身，其身存矣。

译文：

人们不害怕应害怕的（指君威），那社会就会发生大祸乱了。

不要迫使人们而不得安宁，不要压榨他们的生活。只有不压榨他们，所以才不会被他们厌弃。圣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我炫耀，有自爱之德，而不自以为贵，所以要去掉自炫和自责，而保持自知与自爱。

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①。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②？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憊而善谋^③。天网恢恢，疏而不失^④。（第七十三章）

校释：

①活，甲、乙本作“恬”，傅本、通行本作“活”。

案：恬，古音活，借为活，与杀相对。此言为天下先则死矣。

②此句后傅本、通行本均有“是以圣人犹难之”句，帛书无，敦煌辛本、景龙碑均无。奚侗曰：“‘是以’一句宜与上下文不相属，盖六十三章文复出於此。”

蒋锡昌曰：“‘是以’一句当删去，顾本成《疏》於‘是以’句无疏，是成无此句，强本荣《注》於此句无注，是荣亦无此句。”

案：《列子·力命》篇引作“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揣利害，不如其己。”亦无“是以”一句。又，“天之所恶，孰知其故”疑为错简，其与下文所述之天道义相悖（天道无亲无爱，何得其恶）。“是以圣人犹难之”一句却与“天之所恶，孰知其故”义相连贯。

③战，甲本残缺，乙本作“单”，傅本、通行本作“争”。

憊，甲本作“弹”，乙本作“单”，傅本作“默然”，通行本作“缛”，严遵本作“坦”，遂州本作“不言”，虞本同通行本。

案：作“战”是，战与胜正相对言。

弹，单借为憊，《说文》：“憊，忌难也。从心，单声，一曰难也。”憊，心思不捷也。憊正与谋相对，与上文不战与胜、不言与应、不召与来相一律也。后人不察，改为“缛”。上文皆作“不战”“不言”“不召”，疑此憊亦作“不□”。又，“自来”之“自”，其他三句相对皆作“善”，疑亦作“善”。

范应元曰：“默然虚静而动无不成，是善谋也。”

①姁，甲本残缺，乙本作“姁”，傅本、通行本作“恢”。

许抗生曰：“《说文》无姁字而有姁字，云‘姁大也’，与恢义同，故姁读为姁。”

案：《庄子·天道》篇：“夫道，於大不终，於小不遗，故万物备。”即此旨。

译文：

勇於强作就会灭亡，勇於退让就会永存。这两者有一利而有一害。天所厌恶的，谁知道其缘由呢？天道，不争战而能胜利，不号召而能得到响应，不召唤而自然会来归附，心思不敏而善於谋划。天网恢恢，疏阔而无遗漏。

若民恒且不畏死^①，奈何以杀惧之也？^②使民恒且畏死，而为奇者^③，吾将得而杀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不畏死^④，则有司杀者^⑤。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则希不伤其手矣^⑥。（第七十四章）

校释：

①乙本如此，甲本残缺，傅本作“民常不畏死”，通行本作“民不畏死”。

易顺鼎曰：“毕氏《考异》，傅奕本作‘民常不畏死’，按下云‘若使民常畏死’，则此亦当有‘常’字矣。”

②甲本作“奈何以杀惧之也”，乙本作“若何以杀曜之也”，傅本作“如之何以死惧之”，通行本作“奈何以死惧之”。

案：作“杀”是，后文有“我将得而杀之”，即可证。

苏辙曰：“政烦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则常不畏死，虽以死相惧之，无益也。”

案：《明太祖文集》卷十五云：“当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弃市，暮有百人仍为之。”正释此旨也。

③甲本作“若民恒是死则而为者”，乙本作“使民恒且畏死而为畸者”，傅本、通行本

作“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遂州碑於“畏”前有“不”字。

案：甲本误，今从乙本。畸，即奇也，同五十七章。

王弼曰：“诡异乱群谓之奇。”

蒋锡昌曰：“诡义，‘常’下当据辛本增‘不’字，盖既常畏死，即不敢为奇，惟其常不畏死，故敢为奇也。”

案：蒋说非。前言常不畏死，此言常畏死，正相对也。前言常不畏死，杀之亦不能禁其为奇，此言常畏死，杀之则不敢也。文句、文义皆佳，增一“不”字，则反失其佳妙，义不可通矣，民不畏死，杀之何益？岂有“孰敢矣”？与上文义相乖悖。蒋氏之误，盖其以为“民”即指每一民众，而不知此只指大部分民众而言，并不指为奇者之刁民也。

- ④甲本作“若民□□必畏死”，乙本作“若民恒且必畏死”，诸本无此句。

案：有此句是，且“必”当作“不”，请列二证以明之。上文言民畏死而为奇者则杀之，而於民不畏死，则只云“奈何以杀惧之”，简洁至极，且行文亦便耳。老子於此复申述民不畏死之言，谓民不畏死，则有司杀者（天）来处之，无需人君宰杀之。后之注释者未见此句，而妄释“则恒有司杀者”为：为奇者执而杀之，虽我手杀之，乃天假我手，此天杀也，非我杀也。据残文而曲为之说，谬误远矣。此一也。其二，宋真宗注《四十二章经》云：“西戎南蛮语音呼‘必’为‘不’。”今湘人呼“二必过三”犹为：“二不过三”。老子楚人，必、不相混，此殆有之。明此两者，则“必”当作“不”明矣。

- ⑤甲本如此，乙本只“有”作“又”，傅本、通行本作“常有司杀者杀”。

案：帛书是。河上本、敦煌庚本、景福碑均无后“杀”字。王弼注云：“为逆顺者之所恶忿也，不仁者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杀也。”是王本亦作“常有司杀者”。

河上公曰：“司杀者天，居高临下，司察人过。”

苏辙曰：“司杀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诡异乱群者恣行於其间，则天之所弃也，天之所弃而吾杀之，则是天杀之而非我也。”

- ⑥苏辙曰：“非天之所杀而吾杀之，是代司杀者杀也。代大匠斲则伤其手，代司杀者杀，则及其身矣。”

蒋锡昌曰：“此言拙工代大匠斲者，则伤其手，人君代天杀者，则灾必及其身也。”

案：斲，《玉篇》：“斲也。”代有司杀者杀，此言违天之道，篡天之权，巧立刑罚，滥发政令也。

译文：

老百姓不害怕被处死，为何又要用死来恐吓他们呢？如果老百姓害怕处死，对那些行为不正的，就杀掉他，那还有谁敢妄动乱为呢？如果老百姓不畏惧处死，就有天来施其赏罚，借替天行杀之名目来乱杀老百姓，这好比代替木匠斫木，代替木匠斫木，很少有不伤残自己手的。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①。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②。人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③。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④。（第七十五章）

校释：

①人，甲、乙本作“人”，傅本、通行本作“民”。税，甲本作“送”，乙本作“脱”，傅本、通行本作“税”。

诸本“其”字后有“上”字，帛书无。

案：作“人”字是，敦煌辛本、遂州碑均作“人”，盖无“上”字，故作“人”字义胜。送、脱借为税，《说文》：“税，租也。”税非为田租，应训为禾稷，因无“上”字（详下注）。

叶梦得曰：“恐民之饥而多税以食之，岂若无税而使之自食也。”

②案：疑此三句错简，抑或为后人所加，请列三证。彭耜曰：“《五注》无此十五字。”《道藏》宋张太守汇刻《四家注》引王弼注曰：“言民之所以避，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从上也。”其下文曰：“疑此非老子所作。”是其疑无此三句。此一也。此三句与上下文义不一律，上文言人饥为其食之大多，下文言人之易死因其求生之厚，此皆正言若反。而此三句则不同。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只为饥与轻死两义之结语，并未言及“不治”之义，此二也。上、下文之句均无“上”字，而此句独存，上下文作“人”，而此句作“百姓”，句式不一律，此三也。

③人，甲、乙本作“民”，傅本、通行本作“民”。

轻，甲本作“至”，乙本作“轻”，傅本、通行本作“轻”。

案：作“人”义胜。至为轻（輕）省，容易也。

④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夫惟无以生为贵，是贤於贵生也。”虞本同帛书。

案：圣人贵生，以不贵为贵，即无其身也，无身则心静而归於自然，合於大道，故能贵生。若念念於贵生，此着相，心则有碍，故不可达生也。《淮南·精神训》曰：“夫惟能无以生为者，则所以修得生也。”正此旨。

译文：

人们之所以会饥饿，是因为他们吃得过多，所以才会饥饿。老百姓不容易管治，是因为君王有为，所以难管治。人们易於夭亡，是因为他们大过贪求长生了，所以才夭亡。只有不刻意追求长生的，他们才能长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①。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②，其死也枯槁^③。故曰：^④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⑤。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不恒^⑥。故强大居下，柔弱居上^⑦。（第七十六章）

校释：

①甲本作“其死也菹仞贤强”，乙本作“其死也甗信坚强”，傅本、通行本作“其死也坚强”。

案：甲本《释文》曰：“《说文》无‘菹’‘甗’两字，疑借为‘樞’字。”《说文》：“樞，竟也。”今删“菹仞”、“甗信”。菹、甗从恒，有坚强之义。

②甲本“草木”前有“万物”，乙本作“万□□木”，傅本无“万物”，通行本、景龙碑同甲本，虞本亦有“万物”。

弱，甲本作“脆”，乙本作“粹”，傅本、通行本作“脆”，遂州碑作“羸”，苏辙本作“弱”。

蒋锡昌曰：“诂谊‘万物’两字当为衍文。盖‘柔脆’与‘枯槁’均作草木而言也。”

案：疑无“草木”两字，盖后人涉枯槁而於万物旁特标注“草木”两字，继而混入正文。作“脆”非，脆即《说文》中脆字，《说文》：“脆，小栗易断也。”此与“生”义不合，且下文均作“柔弱”。成玄英《疏》引经文曰：“万物草木之生柔弱，其死枯槁。”是成亦作“弱”。

③枯槁，甲本作“栋槁”，乙本作“栋槁”，傅本、通行本作“枯槁”。

案：《说文》无栋字，槁即槁也。兵强则以威武临于人，人皆去之，故不胜也。木大则以利用示于人，人则伐之，故不久也。

④故曰，帛书如此，傅本、通行本作“故”。

⑤甲本作“柔弱微细生之徒也”，乙本作“柔弱生之徒也”。傅本、通行本作“柔弱者生之徒也”。

⑥甲本作“木强则恒”，乙本作“木强则兢”，傅本作“木强则共”，王本作“木强则兵”，《文子》引作“木强则折”，虞本同傅本。

范应元曰：“主兵者以慈则胜，若恃强而不义，则不胜也。”

案：《说文》：“恒，常也。”即久也，依老子义与木强相悖。作“恒”，与上文“不胜”句式不一律，今增一“不”字。又，兢，穷尽也，义可通。恒、兢、共一音之转，可互借，恒、共假为兢。

⑦强大，甲、乙本作“强大”，傅本作“坚强”，强通行本作“强大”，虞本同帛书。

甲本於“柔弱”下有“微细”两字，它本无。

译文：

人活着，身体柔软，死后则僵硬笔挺。万物活着时，是柔软的，而死后就枯槁了。所以说，坚强的，是属于死亡一类，柔弱的，是归于生存的一属，所以兵力强盛就不一定取胜，树木高大就不可能长久。所以强大的反而会居于被动，柔弱的则能居于主动。

天之道，其犹张弓者也^①。高者抑之^②，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③，不足者补之^④。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⑤，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下者^⑥，唯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⑦。（第七十七章）

校释：

①犹，甲本残缺，乙本作“酋”，傅本、通行本作“犹”。

案：酋借为犹（猶），或为犹之省。

叶梦得曰：“张弓者挽之而后驰。”

案：叶说非也。《说文》曰：张，施弓弦也。”若作张弓搭箭行射之术，则后文“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不可解矣。

②抑，甲、乙本作“印”，傅本、通行本作“抑”。

马叙伦曰：“抑当作印，抑为后起字。”

③损，甲本作“戡”，乙本作“云”，下同。

严遵曰：“弦高急者，宽而缓之。弦弛下者，摄而上之。其有余者，削而损之，其不足者，补而益之。”

焦竑曰：“抑之、举之两句言张弓，有余、不足两句言天道。”

④补，甲本残缺，乙本作“益”，傅本、通行本作“补”。

案：作“补”是，上文甲、乙本皆云“不足者补之”。

⑤甲本残存“不然”两字，乙本作“人之道”，无“则不然”三字，傅本、通行本作“人之道则不然”。

案：疑乙本以“天之道”“人之道”句式一律而删“则不然”，所依当有别本。

⑥甲本如此，乙本作“孰能又余而□□奉於天者”，傅本作“孰能损有余而奉不足於天下者”，王本作“孰能有余以奉天下”，河上本无“孰”字，虞本同王本。

⑦甲本残存“见贤也”三字，乙本作“若此其不欲见贤也”，傅本作“其不欲见贤耶”，通行本同傅本而无“耶”字。

奚侗曰：“三句与上文谊不相承，上二句已见二章，又复出于此。”

案：奚说非也。此章言圣人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又功成不居，此正不欲炫其贤德也。

译文：

天道，好象安装弓弦一样，弦高了就压下一些，低了就升高一点，长了就截去一些，短了就增接一点，所以天道是减损有余而增补不足。人道就不这样，而是减损不足的而供奉有余的，谁能做到有余而献给天下呢？只有有道的人才能这样。所以圣人做了而不占为己有，成就了而不居为己功，象这些都是不相炫耀自己高尚的品德。

天下莫柔弱于水^①，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②。以其无以易之也^③。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④，天下莫能知也^⑤，而莫之能行也。故圣人之言云^⑥：受邦之诟^⑦，是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⑧，是谓天下之王。正言若反^⑨。（第七十八章）

校释：

①乙本如此，甲本残存“天下莫柔”，傅本、通行本同乙本。河上公本作“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范应元本作“天下莫不柔弱于水”。

范应元曰：“《西升经》曰‘天下柔弱莫过于炁，炁莫柔弱于道。’而此言天下莫不柔弱于水者，就人之易见者而喻之，以申明柔弱之道也。夫两刚相攻，二俱有损。而石刚也，水能穴之，石有损而水无损，是攻刚强者莫之能先于柔弱也，其无物可以变易之也。由此而推，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可知尔。”

案：范本多一“不”字非。就单句而言，多一“不”字少一“不”字，其意皆可通。有“不”字，就水之功用而言，天下万事万物，无有强于水者；无“不”字，则就水之实性而言，天下万物，无有柔弱于水者，两造皆可通。然则就上、下句观之，实转折关系，前句所云如此，而结果却如彼，结果既云“莫之能先”则前必为莫之能后，即水为第一柔弱物。再，通篇“正言若反”（老子思想即如此），既有水之柔弱，反之则有攻坚强者莫之能先。敦煌庚本“天下莫柔弱于水”句后有“言水柔弱”一句，正可证范本“不”字衍。

- ②先，甲、乙本残缺，敦煌辛本、景龙、遂州本作“先”，河上公、王弼本、景福作“胜”。

朱谦之曰：“‘而攻坚’句，与四十二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语意正同，坚与先叶。水能怀（坏）山襄陵，磨铁销铜，故曰攻坚也。旧说‘坚强’两字连，则无韵。又‘强’下从各本有‘者’字。”

张舜徽曰：“其作‘胜’者，沿下文两‘胜’字而伪也。”

- ③甲本残缺，乙本如此，傅本同乙本。

劳健曰：“按此句诸本互异。‘易’之解亦各自为义。王弼注：‘无物可以易之’，谓更易也。玄宗注‘万变而常一’，谓变易也。河上注‘攻坚强者，无以易于水’，谓容易也。六朝本作‘言水柔弱，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无易之’三句，则为毋轻视其柔弱之意，谓慢易也。景福作‘以其无能易之’，亦可解为因其无能而人轻视之。明李宏甫云‘其无以轻易柔弱为也’，正解如六朝本，阖合于古矣。今取诸本互勘，解如慢易，与上文相贯义长，不宜作两‘以’字。”

案：劳说非也。易，变易也，水无物可使其性变易，其柔性恒恒，故攻坚强者莫能先。作慢易，则此句应为“以其无易之也”，删字解句，不足取。作代替、轻视，于义未安。

- ④甲本残存句末“胜强”两字，乙本作“水之朕（胜）刚也，弱之朕强也”，河上本作“柔胜刚，弱胜强”，王弼本作“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傅本作“柔之胜刚，弱之胜强”。

案：乙本“水”应作“柔”，柔与弱相对而言也，水一物兼柔、弱两性，焉可与弱对。

- ⑤甲本残存句首“天”字，乙本作“天下莫弗知也”，傅本、通行本作“天下莫不知”，敦煌辛本、遂州本“不”作“能”。

蒋锡昌曰：“此言水之道，柔弱可以胜刚强，天下莫不知，然竟莫能行也。七十章‘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则指圣人之道而言，故文字与此稍异，盖圣人之道，知难行难。而水之道，知易行难也。”

案：蒋说非也。“不”应作“能”。蒋强分圣人之道与水之道，其不知圣人之道乃观于水道而悟得（处下，柔弱），柔弱胜刚强非仅水之道，亦为圣人之道也。又，作“能”，句式与下句一律，七十章“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正与此同，云人不知道，亦不行道，若知道（莫不知也），则与四十八章“闻道者日损”义相悖。《史记·大史公自序》引司马谈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正释莫之能知也。

⑥甲乙本作“故圣人之言云曰”，他本均无“曰”或“云”字，今删“曰”字。

⑦诟，甲、乙本作“询”，傅本、王本作“诟”。

案：询，同诟，污也、辱也。诟，古文写作𡇗，又写作𡇘，故询即诟也。郭象注《庄子·天下》“曰受天下之诟”云：“雌、辱、后、下之类，皆物之所谓诟。”

⑧甲本作“受邦之不祥”，乙本作“受国之不祥”，傅本、王本作“受国不祥”。

案：疑“不”字衍，祥，妖也，不吉利也，同五十五章“益生曰祥”之祥，后人不察，以之为吉祥之意，而加“不”字，而与上文“受邦之诟”句式不一。

⑨乙本如此，甲本作“□□若反”，它本同乙本。吴澄以之置于下章之首。

吴澄曰：“‘正言若反’，旧本以此为上章（即七十八章）末句。今案，上章‘圣人云’四句作结，语意已完，不应又缀一句于末，他章并无此格。‘绝学无忧’章，‘希言自然’章皆以四字居首，为一章之纲，下乃详言之，此章亦然。又，反、怨、善三字叶韵，故知此一句当为起语也。”

案：吴说谬矣。“正言若反”正为此章柔弱胜刚强，圣人受天下之诟之结语，若置下章，正言则正矣，反又反于何处？此一也。“绝学无忧”章，“希言自然”章正以四字置于章末（详前），岂无此格耶？此二也。

蒋锡昌曰：“正言即指上文‘受国之诟’四句而言，谓以上所云，乃圣人正言，以世人不知，若为反言也。”

苏辙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为辱，受不详为殃故也。”

译文：

天下没有比水再柔弱的了，而克制坚强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能使它改变其永恒性。柔胜过刚，弱胜过强，天下没有人能理解，更不要说按此道来行动了。所以圣人有这种说法：能承受天下大辱的，就能为社稷之主，能承受天下祸患的，就能为天下王。这如同正确的话听起来却象是反语了。

和大怨，必有余怨^①，报怨以德^②，焉可以为善^③？是以圣人执

右价而不以责于人^④。故有德司价，无德司斃^⑤。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⑥。（第七十九章）

校释：

①甲本如此，乙本只残存句首之“禾大”两字，它本均同甲本。禾，和之省，和解也。

②此句本为六十三章文句，但于六十三章义不相连属，今从马叙伦等说置于此章。详见前。

③焉，甲本作“焉”，乙本残缺，傅本、王本作“安”。焉、安义通，今从帛书。

④甲本作“是以圣人右介而不以责于人”，乙本作“是以耶（圣）人执左芥而不以责于人”，傅本、王本作“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

案：介、芥借为价，《说文》：“价，善也。”《诗·板荡》：“价人帷藩。”《传》曰：“价，善也。”今请列四证以明之。作价，善也，正与后文之杀（斃）相对，言有德者以善与人，无德者唯杀是用，此一也。此篇通篇皆言善，前文言不与人以善则得怨，后文言天恒与善人，而有德司价，无德司斃正与此章旨合，此二也。若作司契（按契约行事），司彻（索税），则司契有何德，而司彻又有何不德耶？此三也。契絮介古通，洪颐煊《读书丛录》卷七证契、絮通甚详，絮、介相通帛书即可证，五十三章甲本作“使我絮然有知也”，乙本作“使我介然有知”，正絮与介通。古本《老子》或有作“契”者，而后人不知“契”借为“价”，而妄释为契约，误矣，此四也。高亨曰：“《说文》‘契，大约也。券，契也。’右者契券以右为尊。《礼记·曲礼》：‘献粟者执右契’，关注：‘契，券要也，右为尊。’《商子·定分》篇‘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宝藏之。’《战国策·韩策》：‘操右契而为公责德于秦魏之王。’并其证也。圣人所执之契，必是尊者，何以此文云执左契为尊，盖左契右契，孰尊孰卑，因时因地而异，不尽同也。《说文》：‘责，求也。’凡贷人者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即施而不求报也。”

高延第曰：“契，券要也……微，即善行无微迹之彻，谓轨微也。此喻圣人以德代民，为之于无事之时，不必刻责于人，人自归之，如左契在我，人自以右契来合之，无德之人，以法令期会为防制，使天下之众，同出于一途，不可得之事也。”

朱谦之曰：“《左传》桓八年‘楚人尚左’，与《老子》‘君子居则贵左’，‘吉事尚左’之俗相合。”

案：作右为当，右，上也。高亨所引《礼记》、《商子》均以右为上也。右价，上善也。又，介、芥借为戒，与章旨无悖，《说文》：“戒，警也。”言有德者以警戒为事，

而无德者以杀为乐也。

- ⑤甲本作“故有德司介，无德司斃”，乙本作“故又德司芥，无德司斃”，傅本、王本、虞世南本作“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斃，敦煌本作“撤”，遂州本作“撤”。

案：乙本“又”借为“有”，“介”“芥”借为“价”。斃（从刀），甲乙本《释文》均作“斃”（从力），细察《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中图片，甲乙本于此斃字处均漫漶不清，不可确辨其从“刀”从“力”，然甲本道篇“善行无斃迹”处（图版144行），则可明白无误辨出其从“刀”非从“力”（乙本作“善行无达迹”）。《释文》据《说文》有“斃”（从力）而无“斃”（从刀），故释作“斃”（从力），实则《说文》“斃”字本令人怀疑，“斃”字古文写作“斃”，“殺”字古文有作“斃”，有作“斃”者，然均从“斃”，“斃”应即“斃”（斃），《说文》：“斃，以投殊人也。”即杀之义。“殺”，或作“剝”，从“刀”部，又，“斃”字俗体即写作“彻”，亦从“刀”部，《说文》录有从力之“斃”，而无从刀之“斃”，力部刀部形近本易混，殆许慎之时代，仅存从“力”部之斃矣。段玉裁注《说文》，即有感于“斃”（从力）字义不明，而云：“斃与斃义别，斃者通也，斃谓除去，若《礼》之‘有司斃客斃重席’，《诗》之‘斃我墙屋’，其字皆当作‘斃’，不训通也。”若段氏知晓有从“刀”部之“斃”，则不知其又将发何高论。再《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斃”字多见，其《释文》亦均作从力之“斃”，然较清晰之五百七十简及三百六十二简之图片及摹本，均从“刀”部非从“力”部。又，汉印玺“隗斃印”作“斃”，“赵斃印”作“斃”，均从“刀”部非从“力”，故“斃”应从“刀”部非从“力”部，训为“杀”也，高亨先生之释“斃”为“杀”，庶几近之。

高亨曰：“篆文斃作斃，《说文》‘杀（殺）’古文作‘斃’，形相近。《老子》此字作‘斃’，后人不识，以为‘斃’也。七十四章曰：‘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此云司杀，其义正同。大田晴轩曰：‘斃字，诸家或为通，或为明，或为斃法之斃，要皆不悟此一章一言为何所指，故纷纭谬说，如一闻之市耳。按斃，剥取也。……无德不以民情之向背为意，故唯浚而剥之为务。’”

范应元曰：“责，求也，契之有左右者，取其符合而已。圣人执左契以合德，惟无私而已。初不欲过求于人也，又何用聚斂之徒哉？《音辨》云：‘古者剡木为契，右契所以责事，为取契也，左契所以符合，盖与契也。古者君臣一德，天下太平，君无可责于臣，而臣亦无可责于民也，安有怨乎？’”

蒋锡昌曰：“《广雅·释诂》三：‘司，主也。’《释诂》二：‘斃，税也。’《论语·颜渊》篇：‘斃盍乎？’郑注：‘周法，什一而税谓之斃。’《孟子·滕文公》篇：‘夏后

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徹，其实皆十一也。’是徹乃周之税法。此言有德之君主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无德之君主以收税为事。不责于人，则怨无由生，取于人无厌，则大怨至也。”

⑥苏辙曰：“天道无亲，唯善人则与之，契之无私，亦犹是也，唯合者得之矣。”

案：善人，其德合于天，虽天道无亲，其德亦必与天同寿。《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正此旨。

译文：和解大怨恨，一定会留下余恨，即使以德报怨，又怎能使之与你和好得无一点介蒂呢？所以圣人以善来教化人。有德者以善行事，而无德者以杀伐行事。即使天道不分亲疏，但它却常相助好人。

道 篇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①。名，可名也，非恒名也^②。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③。故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皦^④。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⑤，众眇之门。（第一章）

校释：

①恒，甲本作“恒”，乙本残缺，傅本、王弼本作“常”。

案：《老子》通行本中之“常”，帛书中止一处“是谓习常”（五十四章）作“常”，余则均作“恒”。恒、常义同。

范应元曰：“道者，自然之理，万物之所由也。傅奕云：‘大也，通也。’韩康伯云：‘无不通也。’”

刘师培曰：“韩以‘有定’及‘不易’释‘常’也。”

俞樾曰：“常与尚古通，尚者上也。”

马叙伦曰：“《淮南·道应训》引此文，本书后文曰：‘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庄子·天下》篇言老子之道术曰：‘建之以常无有。’是则常者，遮施有无而发言，非‘上’义也。”

案：第二“道”字，与下文之第二“名”字，皆言说义，与第一“道”字“名”字义不同。道，老子之哲学名词，其内蕴有三：指宇宙本体，此一也。指自然及人之规律、法则，此二也。指超自然及人之规律、法则之规律，乃永恒，超时空者，此三也。道之特征为常（恒），常有二义，常动也，不变也，即“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故朱谦之云：“盖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虽有变易，而有不易者在，此之谓常。”

②范应元曰：“名者，犹人之有名也。”

蒋锡昌曰：“《管子·心术》：‘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又《七发》注：‘名者，所以命事也。’此名乃世人用之物之名，其所含义，常为一般普通心理所可了解。第

一‘名’字应从是解。”

案：名，概念，名字也。世人目之为与道等位之哲学名词，此非也。盖其止据老氏行文法以推究“名”与“道”相对而言之。老氏于此卷首语中非欲提出专有名词“名”，而实止述其著作之态度，给人以告诫。老子主自然清静无为，以为道不可言说（“不言之教”），而未免世人误入歧途，故不得已而强立言以正妄，如佛本不立言，不得已而传有字之经。老子此诫世人不可囿于文字（意非言所能彰，得意则忘言），宜反求本心，悟以证道，《淮南·道应训》：“桓公读书于堂，轮扁曰：‘独其糟粕在耳。’”正可为之注。

③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第一个“万物”皆作“天地”。

马叙伦曰：“《史记·日者传》引作‘无名者，万物之始也。’王弼注曰：‘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时，则长之育之，亨之毒之，为其母也。’是王本两句皆作‘万物’，与《史记》所引合，当是古本如此。”蒋锡昌曰：“按马说是。吾于马证以外，复得四证焉。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即有名，无即无名。《文子·道原》篇‘有名产于无名，无名者，有名之母也。’《老子》‘有生于无’，即《文子》所谓‘有名产于无名’，故彼文‘天下万物生于有’，即此文‘有名，万物之母’之义，彼文‘有生于无’，即此文‘无名万物之始’之义，彼章‘有’、‘无’皆以‘万物’言，则此章‘有名’、‘无名’亦当皆以‘万物’言，其证一也。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此文‘天下’两字，即四十章‘天下万物’四字之谊，故河上公注‘以为天下母’云：‘道为天下万物之母也。’此义既明，则彼文‘天下有始’即此文‘万物之始’，彼文‘天下母’即此文‘万物之母’亦可知。彼章‘始’、‘母’既皆以‘万物’言，则此章‘始’‘母’亦当皆以万物言，其证二也。《道藏》顾欢《道德真经注疏》五十二章于经文‘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下，引成玄英疏云：‘故经云“万物之始”也。’是成玄英本正作‘无名，万物始’，其证三也。二十一章王注‘以无名说万物始也’即据此章经文‘无名，万物之始’而来，其证四也。‘天地’二字当改‘万物’以复古本之真。”

案：作“天地”作“万物”义均可通。古本当作“万物”，作“天地”者为后人所改。盖其以为先有道，然后有天地，再有万物，如《易传·序卦》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其又涉《老子》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两句均用“万物”，则行文未若“天地”、“万物”相对之妙，故改“万物”为“天地”。作“万物”义亦胜，老氏此章万物指天地及天地外之它物，如鸟兽虫鱼，而《易传》中之万物则止指天地外之它物。此一也。

老氏于此章旨亦不在明天地生于万物之先之义。此二也。

蒋锡昌曰：“司马光、王安石、苏辙辈读此皆以‘有’字‘无’字为逗，不知‘有名’、‘无名’为老子，特有名词，不容分析。三十二章‘道常无名……始制有名’，三十七章‘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四十一章‘道隐无名’，是岂可以‘无’与‘有’为读乎？《庄子·则阳》：‘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文子·原道》篇‘有名产于无名。’《史记·日者列传》：‘此老子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古人皆以‘有名’‘无名’为读也。”

陈鼓应曰：“‘无’、‘有’乃是哲学上的一个常用的名字。四十章上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之说，这里应以‘无’‘有’为读。主张‘无名’‘有名’为读的人，也可在《老子》本书上找到一个论据，如三十二章：‘道常无名……始制有名’，然而若以三十二章的‘无名’‘有名’作为本章标点的根据，则‘无名’犹可通，而‘有名’则不可通。因为‘始制有名’的‘名’是指区分尊卑名分之名，这种名乃是引起争纷的根源，引起争纷的名则不当成为万物的根源（万物之母）。再说，名是跟形而来的，如《管子》说：‘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有形不当为万物之母，所以不宜以‘有名’为读。”

案：蒋说义胜。陈说以尊卑名分释名甚凿。

- ④甲、乙本如此，止“噉”作“噉”，“噉”前有“所”字，傅本、通行本“恒”作“常”，无两“也”字，“眇”作“妙”，“噉”作“微”，敦煌甲本作“噉”，虞本同傅本无“故”字。

毕沅曰：“古无妙字。《易》‘妙万虑而为言’，王肃本作‘眇’，陆机《文赋》‘眇万虑而为言’，即用《易》文，亦作‘眇’，又屈原《九歌》‘美要眇兮宜修’并是。董遇注《易》曰：‘眇，成也。’”

马叙伦曰：“妙为眇伪，字当作眇，《说文》：‘眇，木标末也。’后同。”

朱谦之云“噉”当作“噉”，曰：“光明之谓，与妙为对文，意曰理显谓之噉也。”

董思靖曰：“微，边际也。”

案：朱说是。眇通妙，深奥玄妙也，荀悦《申鉴》云：“理微谓之妙。”正此义。以无欲而观则可得微妙之理，以有欲而观，则仅得显明之理。《说文》：“噉，吼也。”义不可通。

俞樾曰：“下云‘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正承‘有’‘无’两义而言，若以‘无欲’‘有欲’连读，既有欲矣，岂得谓之玄？”

易顺鼎曰：“按《庄子·天下》篇：‘老子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常无

有’即此章‘常无’‘常有’，以‘常无’‘常有’为句，自庄子已然矣。”

张松如曰：‘原无欲、有欲，亦如无名、有名，皆老子常用之特有名词，不可分割。三章‘恒使民无知无欲。’三十四章：‘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五十七章：‘我无欲而民自朴。’皆其证也。’

丁易东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有‘常无’‘常有’为读者，有‘无欲’‘有欲’为读者，《庄子》曰：‘建之以常无有’，正指老子此语，则无‘常无常有’断句似也，然老子又曰：‘常无欲可名于小’，是又不当以庄子为证，据老子以读《老子》可也。”

案：俞说非，其未知矚为妙之对文，为明显之义，有欲、无欲蕴同于道（统一），世人莫能知，岂可谓非玄乎？有欲岂不可乎？易引《庄子》为证，其未明“无有”一如今之没有，侧重于“无”之义，其说亦非。张说引老子文，仅及“无欲”，于“有欲”则未涉，亦不足为证。

- ⑤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或逗作“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陈景元即如此）许抗生逗帛书为：“此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

案：诸说于义未安。两者若指有、无则其不同出，若指有欲、无欲则不同谓，且与上义不协。此处意为此两者（有欲、无欲）皆从道中出，出而异名，两者蕴同于道，谓之玄也。

吴澄曰：“玄者，幽昧不可测知之意。”

高延崇曰：“门者，人之所共由，喻道为万物所由生，万事所由出也。”

苏辙曰：“凡远而无所至极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极也。”

案：《抱朴子·畅玄》云：“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正此玄妙之义。

译文：

道，可以讲说出的，就不能称为真正的道。名（概念），人们所说的，其实不是真正的名（概念）（不能精当体现事物）。无名，是天地未始之时的状态，有名，是万物开始之时的状态。所以，立足于无欲，就可得知事物的奥妙，立足于有欲，则仅可得知事物的表象。无欲与有欲这两者，同从道中所出而名字不同，这两者

的统一就玄妙得不可想象，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总门。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①。有无之相生也^②，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③，高下之相盈也^④，音声之相和也^⑤，先后之相随，恒也^⑥。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⑦，行不言之教^⑧，万物作而弗始也^⑨，为而弗恃也^⑩，功成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⑪。（第二章）

校释：

①乙本如此，只“恶”作“亚”，甲本几同乙本，“美”字后无“之”字，“斯”作“比”，傅本、通行本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或本无“天下”，或本“皆知善”前亦有“天下”。

案：比、斯音通而借，亚为恶之省，乙本凡恶字皆作亚。古者美与恶对，善与不善对，二十章“美与恶，相去何若”即此例。王安石亦云：“夫美者，恶之对，善者不善之反，此物理之常。”又，“皆知善之为善”当为后人修饰，盖不知老子为文，正用此省略格，如二十三章“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此处“之为善”正承前文“之为美”省。

范应元曰：“自古圣人体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间，其所以全美尽善而人不知为美善者，盖事物莫不自然，各有当行之路，古圣人循其自然之理，行而中节，不自矜伐以为美善也，傚矜之以为美，伐之以为善，使天下皆知者，则必有恶与不善继之也。”

叶梦得曰：“美生于恶，则美亦恶矣，善生于不善，则善亦不善矣。”

②帛书甲、乙本此句下六句皆有“之”字“也”字，傅本有“之”字，无“也”字，通行本皆无。

案：当有“之”字。《后汉书·朱穆传》李善注引老子文有“之”字。傅本、通行本无后文之“恒也”句，以为有“之”字则语气不贯通，今检之帛书，有“之”“恒也”，语气始贯通。

③形，甲、乙本作“刑”，傅本作“形”，王本作“较”，虞本同王本且注曰：“河上本较作形。”

毕沅曰：“古无‘较’字，本文以形与倾为韵，不应作较。”

马叙伦曰：“古文‘形’或亦有作‘𠂔’者，爻旁与‘较’字之爻旁相同，或老子本作‘𠂔’，传写脱伪成‘爻’，读者以为义不可通，加‘车’成‘较’，后世‘较’行‘较’废，因为‘较’字矣。”

案：刑借为形，比较义。后人以形、较义通，误抄为较。

④盈，甲、乙本作“盈”，傅本、通行本作“倾”。

许抗生曰：“盈，包含、充满也。”

张松如曰：“盈依帛书、河上公、王弼、傅奕等俱作倾，当是避汉孝惠帝刘盈讳而改，盈义长。”

⑤音，甲本作“意”，乙本作“音”，傅本、通行本作“音”。

案：疑老子本作“意”，云心意与言语相一也。乙本“音”省“心”，如上文“恶”省为“亚”。后人不知意、声正相对，与前后句式一律，且又涉“和”字而改“意”为“音”。抑或“意”字阙坏而成“音”。

任继愈曰：“音、声古人用时有区别。简单的发音叫做‘声’，声的组合，成为音乐节奏的叫做‘音’。”

⑥甲、乙本如此，它本均无。

案：有“恒也”义长，参见注②

⑦圣，甲本作“声”，乙本作“聃”，傅本、通行本作“圣”

居，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处”，下同。

案：声借为圣，聃为圣（聖）省。

范应元曰：“圣人者，纯于道者也，亦大而化之之称。”

蒋锡昌曰：“老子全书所谓‘圣人’，皆指理想之人君而言。”

高亨曰：“圣人，指统治者。”

陈鼓应曰：“（圣人）这是道家最高的理想人物，其人格形态不同于儒家。”

高延第曰：“无为之人，其心虚静，照察始终，故无不治。”

蒋锡昌曰：“《国语》十四‘疾不可为也。’韦解‘为，治也。’故无为即无治也。老子之无为，含有两种要义，在消极方面，以不进为主，在积极方面，以自完为足。”

陈柱曰：“老子所谓无为，本为无为明矣。无为有两义，一者为至于无不为，其为为无对待之为，故同于无为，而名曰无为，犹无对待之有，同于无有，而名之为无耳。二者是慎事物之自然，不以人力强，如饥而思食，饱而思止，倦而思休，静久思动，虽是人为，莫不自然，故亦曰无为。非如世俗所谓无所事事之说也。然则老子之无

为，本是无不为，无所不为之义，乃积极之说，而非消极之说，明甚。”

福永光司曰：“老子的无为，乃是不恣意行事；不孜孜营私，以舍弃一己的一切心思计虑，一依天地自然的理法而行的意思。”

案：无为，乃老子最主要之思想，其他思想均从此生发。无为即虚静，非只如庄子所说之自然，更有连“自然”这一层理亦不去考虑之意，完全达到无知无欲之境界。无为之提出乃极聪明之创举，运用无为所能达到之效果，较有为更简捷更有效。故《管子》云：“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自贵者霸。”

⑧吴澄曰：“教而言，则有不言之矣，唯无言则无不言矣。”

许抗生曰：“不言，不发号施令，不用政令。”

案：两说皆可通，吴说义胜。

⑨甲本残缺，乙本作“万物昔而弗始”，傅本作“万物作而不为始”，王本、河上本作“万物作焉而不辞”，虞本同王本。

易顺鼎曰：“辞、始声同，古字亦可通用。《泰誓》：‘俾君子易辞。’《公羊》文十二年《传》作：‘俾君子易怠，’《史记·周本记》：‘怡说如人。’徐广曰：‘怡一作辞。’即其例也。”

奚侗曰：“辞乃辩之借字，顾欢本、龙兴碑本、范应元本均作‘万物作而不为始’，‘始’乃‘辩’之误字，‘辞’籀文作‘𠂔’，因残缺误作‘始’，遂增‘为’字，以足其宜。”

马叙伦曰：“辞为治乱之乱本字，从𠂔，辛声。始借为辞。”

任继愈曰：“辞字古文作𠂔，古代发‘司’的音，和‘台’的音同属‘之’部，两字有许多相通的，所以辞也就是始。辞字（𠂔）本来也有管理、干涉的意义。”

案：“始”作统治、创先（开始）义均可通。释作创先义胜，其正与后文“不敢为天下先”暗合。

⑩恃，乙本作“恃”，甲本作“志”，傅本、通行本作“恃”。

吴澄曰：“恃，谓恃其能而有为。”

河上公曰：“施为而不恃望其报也。”

高亨曰：“民弗恃，犹言民弗德，谓民不以为恩也。”

案：诸说皆通，吴说义胜。又，傅本、通行本于此句前皆有“生而不有”句，甲、乙本均无，敦煌甲本亦无，此句当为后人涉十章、五十一章妄加。

⑪案：有功而不居，则人受之，以其功为最著，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也。

译文：

天下都知晓美的概念，这是由于与丑的概念同时产生的。都知道善的概念，这是由于与恶（不善）的概念同时产生的。有和无相互对立而生成，难与易相互对立而形成，长与短相互对立而比较，高与下相互对立而存在，音和声相互对立而和谐，先与后相互对立而出现，这是永恒的。所以，圣人处事以无为，行事用不言，万物生长而不加限制，万物发育而不使相从，功成业就而不居功自傲，正因为不居功，所以他的功绩永不泯灭。

不上贤，使民不争^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②，使民不乱^③。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④。（第三章）

校释：

①上，甲、乙本作“上”，傅本、通行本作“尚”，景龙碑、遂州碑同帛书，《淮南·齐俗训》引作“上”

案：上、尚古通，崇尚也。

河上公曰：“贤，谓世俗之贤。”

蒋锡昌曰：“《说文》：‘贤，多财也，从贝，叡声。’不尚贤，犹不尚多财，与下文‘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一律，皆指财物而言。”

高延第曰：“贤谓智勇。人竞智勇，则不安其性命之情。”

李大防曰：“贤即美善也，难得之货亦美善也。”

案：河上义胜，贤，从名而言（释德清曰：“尚贤，好名也”。），货，从利而发，可欲则总括名利两种。蒋说亦可通，敦煌甲本“贤”正作“宝”。

②可，诸本作“可”，《蜀志·秦宓传》引作“所”。

《经传释词》曰：“可，犹所也。《大戴礼·武王残阼》篇‘席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

可，所也，前有所悔，后不复行，故曰‘无行所悔’。《说苑·敬慎》篇作‘无行所悔’，是其证也。”

- ③甲本残存“民不乱”，乙本作“使民不乱”，傅本作“使民心不乱”，王弼本作“使心不乱”（严可均曰：“王弼‘使’下有‘民’字。”），敦煌甲本无“民”字，《淮南·道应训》所引亦无。虞本同傅本。

案：心字衍。此三句均作“民”，句式一律，后人求句子字数一律，或强求“可欲”与“心”之关系，而集讼于“民”之存衍，不知“心”字衍，误之甚矣。赵秉文《道德真经集解》与帛书同。敦煌甲本无“民”字，抑或为避讳而删。

- ④乙本如此，甲本残缺，甲本按其所残字数亦当同乙本，傅本作“使夫知者不敢为，为无为，则无不治矣”，王本作“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河上本同王本，只“智”作“之”，景龙碑、敦煌甲本无“为无为”三字，虞本作“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案：帛书是。后人以“不敢不为”连读而不可通，又观后文“则无不治（为）矣”接“不敢不为”似语气不连贯，遂于“不敢”、“不为”之间妄增“为也为”而成“不敢为也，为无为”，进而涉“无为而无不治”改后句之“治”字为“为”字，（参“为无为”为衍文之证）。其不知“不敢”、“不为”为并列之关系，“不敢”即七十三章“勇于不敢则治”之“不敢”。敦煌甲本、遂州碑“敢”下均有“不”字，成玄英《疏》云：“而言不敢不为者，即遗无欲也。”是成所见本亦有“不（弗）”字，此皆其证也。

傅本、通行本之“者”字衍，盖后人涉上句之“民”字及改“不敢弗为”为“不敢为”而误，今检之帛书无“者”字，而后又有“而已”两字，可知“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当为进一步释上句“无知无欲”也。王弼本“知”作“智”，又涉“者”字而误。

“为无为”句当衍。后人读“不敢弗为”不通而改为“不敢为”，欲使“使夫智者不敢为”与“则无不治（为）矣”语意连贯，而妄增一句“为无为”。马叙伦亦以为此句衍，云：“观王弼注‘使夫知者不敢为也’曰：‘智者谓知为也。’语意暗昧，此文下无注，疑‘为无为’三字乃注文而误入经文者也。”又，敦煌甲本、景龙碑均无此句。

成玄英曰：“治，正也。”义亦可通。

译文：

不崇尚贤才，使百姓不为名而争，不宝贵奇货，使百姓不为利而盗，不显现那些可引起贪欲的东西，使百姓不作乱。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只是使百姓心智清静，使他们肚子充实，使他们志气减削，使他们筋骨强健。常使百姓没有巧伪的心志，没有贪妄的欲望，使他们知道不敢以及无为，这样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天下了。

道盅，而用之有弗盈也^①。渊呵，似万物之宗^②。铍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③。湛呵，似或存^④。吾不知谁之子也，象帝之先^⑤。（第四章）

校释：

①乙本如此，只“盅”作“冲”，甲本残存“盈也”两字，傅本作“道盅而用之又不满”，王本同乙本只“有”作“或”，景龙碑“有”作“久”。虞本同王本。

案：作“盅”是也。四十五章甲本作“盅”，乙本作“冲”，傅本作“盅”，疑甲本此处作“盅”。《说文》无“盅”字，“盅”、“冲”借为“盅”，《说文》“盅，器虚也。”“盈，器满也。”盅、盈皆指器皿而说，正相对应也，老子于此借器皿喻道。若作“冲”（《说文》：“冲，虚也。”）则与“盈”不相协。

易顺鼎曰：“古‘或’字通作‘有’，‘有’字通作‘又’，三字义本相同，此文作‘或’、作‘有’、作‘又’皆通，而断无作‘久’之理。”

俞樾曰：“久而不盈，所以为盅，殊胜今本。”

马叙伦曰：“谥义则‘久’字为长。‘又’、‘有’、‘久’亦通。《庄子·至乐》篇：‘人又反入于机。’《列子·天瑞》篇‘又’作‘久’。《列子·天瑞》篇‘神神者天之久。’殷敬顺、陈景元，《释文》曰：‘久音有，本作又。’《汉书》杨王孙曰：‘精神者天之有。’即本此文，并其证。”

案：作“又”义长，马说凿矣。

高亨曰：“盈，当读为逞。《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字林》：‘逞，尽也。’实借为罄。《说文》：‘罄，器中空也。’”

案：高说凿矣。其涉六章“用之不勤”而误。释盈为穷尽，此不可通，老子此处借器喻道，器既空，何乃用之而不穷竭（道虽玄妙，亦不至于斯）？四章“虚而不溷”则不同，文廷式正看出此矛盾而疑“不”字衍。

② 溲，甲本作“湫”，乙本作“渊”，傅本、通行本作“渊”，景龙碑作“深”。

似，甲本作“始”，乙本作“佻”，傅本、通行本作“似”。

劳健曰：“景龙作‘深乎万物宗’，当是唐人避讳改‘渊’作‘深’。”

案：作“湫”是。《说文》：“湫，深清也。”后人以“湫”有深义且与“渊”形近而误为“渊”（《说文》：“渊，深也。”）。“深”又为“渊”之误。

始、佻、似音通，始、佻借为似。

③ 甲本作“挫其解其纷和其光同□□”，乙本作“挫其兑解其芬和其光同其尘”，傅本、王本作“挫其兑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河上“纷”作“芬”，顾欢“纷”作“忿”。范应元曰：“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锐，解事物之纷，莹心鉴而不炫其明，混浊世而不污其真，则道常湛兮，似乎或存也。”

高延第曰：“挫其锐，谓反于太朴，不为匡异。解其纷，谓清静自处，不与物相撓。和其光，不自表暴，光而不耀也。同其尘，不修身以明污，受天下之垢也。”

马其昶曰：“锐所以解纷，今挫其锐以解纷，光所以出尘，今和其光以同尘，不盈之用如此。”

劳健曰：“四句应读如两句，谓挫其锐以解其纷，和其光以同其尘也。用锐解纷，犹言用锥解结，与用光照尘，皆事理之常，今反言之，所以明无为之旨。若分释作四句，则无以显其义。”

案：劳说谬矣，其本马说。如其所云，挫其锐以解其纷，和其光以同其尘，则挫、和相对同义，未之有也。且和光同尘本并列关系之俗语，非和其光始可同其尘也。又，疑纷借为锋，与锐相对，一如光之与尘相对。

此四句复见于五十六章，于此当为衍文。其文义与此章旨不合，于五十六章则合，且“溲呵”、“湛呵”句正成对文，插此四句则不伦矣（参见五十六章注）。

④ 甲本残存“或存”两字，乙本作“湛呵佻或存”，傅本、通行本作“湛兮似或存”，敦煌甲本、景龙碑“或”作“常”，河上本作“若”。

吴澄曰：“湛，澄寂之意。”

高亨曰：“湛者，黯不可见之貌，当读为黠。《广雅·释器》：‘黠，黯黑也。’”

马叙伦曰：“《义疏》又引河上注曰：‘或，常也。’……疑作‘常’者，乃后人以河上注改之也。”

案：《说文》：“湛，没也。”湛与存相对，一如前文之盅与盈相对也。不必读为𩇛，即可解也。

⑤乙本如此，甲本作“吾不知□子也，象帝之先”，傅本、通行本同乙本，无“其”字。

王安石曰：“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

董思靖曰：“曰先者，其未有形有物之前也与。”

蒋锡昌曰：“《广雅·释言》：‘子，似也。’帝谓上帝。吾不知其谁之似，象帝之先。

二语自问自答。此言道不但为万物之始，又为上帝之祖先。”

高亨曰：“古者祖先亦单称曰先。《礼记·曲礼》‘土察其先。’”

案：高说义胜，子、先相对言，先为祖先，子则不可释为似也。《三国志·辛毗传》云：“其先建武中，自陇西东迁。”即祖先单称为先。

译文：

道象空虚的大器皿，永远也盛不满它，玄深啊，它好象万物的宗主。销去其锋锐，解去其纷争，含蓄其光耀，混同于尘俗。幽隐啊，它好象不存在。我不知道它从哪里产生？它好象天帝的祖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欤^②，虚而不溷^③，动而俞出^④。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⑤。（第五章）

校释：

①刍，帛书、傅本、通行本皆如此，遂州碑作“菑”，敦煌本作“蓼”。

百姓，乙本如此，甲本作“百省”，傅本、通行本同乙本，省通姓。

李文仲《字鉴》云刍（狗）：“从二艸，即草字也，俗又加草，非。”

苏辙曰：“结刍为狗，设之于祭祀，尽饰以奉之，夫岂爱之，适时然也。既事而弃之，行者践之，失岂恶之，亦适时也。”

董思靖曰：“所谓不仁者，不滞于仁，犹‘上德不德’之义。”

释德清曰：“此言天地之道，以无心而成物，至人之道，以忘言而体玄也。”

蒋锡昌曰：“《周语》：‘仁，所以保民也。’韦注‘保，养也。’是仁有保养之意。天地不仁，言天地不保养万物而任其自保自养。圣人不仁，言圣人不保养百姓，而任其自保自养，此皆无为而任其自然也。……老子此说，不仁之至，亦大仁之至。”

林希逸曰：“（以刍狗为喻）而说者以为视民如草芥，则误矣。”

刘师培曰：“老子此旨曰，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均始用而旋弃，故以刍狗为喻，而斥为不仁。”

河上公曰：“刍为刍草，狗为狗畜，刍狗为二物也。”

王弼曰：“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

案：天道本无仁无亲，而善人得福，恶人得祸，人皆以为天意，实善人自得福，恶人自得祸，非天意也。一如七十九章“天道无亲，恒与善人。”《太平经》卷七十二“重生者，独得道人死而复生，尸解者耳。是者天地所私，乃万万未有一人也。”亦同此。

②篇，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同帛书，景龙碑作“篇”。

坎，甲、乙本作“與”，傅本，通行本作“乎”。與借为与（與），借为坎。

范应元曰：“囊几曰囊，竹管曰篇，冶炼之处用篇以接囊囊之风气，吹炉中之火。”

吴澄曰：“囊篇，冶炼所用，嘘风炽火之器也。为函周罩于外者，囊也，为辖以鼓扇于内者，篇也。天地间犹囊篇者，囊象太虚，包含用遍之体，篇象元气，细缊流行之用。”

王弼曰：“囊，排囊也。篇，乐篇也。”

案：范说是。春秋战国之时，无有吴澄所云风箱之器，只以皮囊鼓风，以管接皮囊之风炽火。至汉始有排囊。篇释为乐篇，谬之远矣（成玄英疏亦云：“篇，箫管也。”），《说文》：“篇，书僮竹管也。”只指竹管也。篇，古写作簫，篇，写作簫，形近而伪为篇。

③涸，甲、乙本如此，傅本作“诎”，王本作“掘”，虞本作“屈”，并注曰：“河上公本作‘掘’。”

劳健曰：“按《说文》屈训无尾，引申为凡短之称，故有竭义。诎训诘诎，乃诎伸本字，掘与措互训，《释文》引顾云‘犹竭’者，谓通假作屈也。傅之作‘诎’，盖释

为拙伸，非是。此字当作屈，训竭，音掘。”

案：涸为屈之古字，《佚周书》：“极赏则涸，涸得不食。”涸即屈也。

- ④甲本作“踵而俞出”，乙本作“动而俞出”，傅本同乙本，王本，河上本“俞”作“愈”。虞本同王本。

毕沅曰：“案古无俞字，即用俞也，诸本并非。”

案：踵音借为动，俞借为愈。

- ⑤甲、乙如此，遂州碑、《文子·原道》所引同帛书，傅本、通行本作“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姚鼐此两句置于下章。

吴澄曰：“数，犹速也。”

李大防曰：“数音朔，犹屡也。道不可以言传，多言则至于屡穷也。”

张松如曰：“或曰中，心也。《史记·韩长孺列传》‘深中宽厚。’保持内心的虚静，正是对‘多闻’而言，此义似更简捷。”

严灵峰曰：“‘中’字疑系‘冲’字之阙坏，失去‘冫’旁（古冲作冲），校者不察，遂改为‘中’，盖守中乃儒家之言，非老氏本旨。”

蒋锡昌曰：“此中乃老子自谓其中正之道，即无为之道也。”

章炳麟曰：“中，本册之类。”（《文始》七）

高亨曰：“中，簿书也。”

案：言、闻义相涉，多言即多闻，谓政令繁出。数，借为速，招致也。《过秦论》：“用荆卿之计，始速祸焉。”中，通冲，即虚，正承上文橐籥之喻。《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义亦通。

译文：

天地没有偏爱，把万物象刍狗一样看待，任其因时而为。圣人没有私心，把老百姓象刍狗一样看待，任其自然化。天地之间，就象鼓风皮囊的中空一样，空虚而不会穷竭，愈动愈生出气来。政令繁出，就会招致败亡，这还不如保持虚静无为的状态。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①。玄牝之门^②，是谓天地之根。绵绵呵若存^③，用之不勤^④。（第六章）

校释：

①谷，甲、乙本作“浴”，傅本、通行本作“谷”。

范应元曰：“谷神，犹言虚灵也。不死，犹言无极也。玄牝，言其生物而不见其所以生也。谓虚灵无极，此乃生物之牝而不见其所以生，故曰玄。”

吴澄曰：“谷以喻虚。”

易顺鼎札王弼注“谷，中央无谷也”曰：“中央无者，《诗》：‘进退维谷。’《毛诗》云：‘谷，穷也。’按穷即空也。《诗》：‘在彼空谷。’《文选·西都赋》注引《韩诗》作‘穹’。谷中央无者，即空之义。”

司马光曰：“中虚故曰谷，不测故曰神，天地有穷而道无穷，故曰不死。”

朱谦之曰：“惟老子书中，实以‘谷’与‘神’对。三十九章‘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即其证。”

陆德明曰：“谷，河上本作‘浴’，云‘浴，养也。’”

朱谦之曰：“作‘谷’是也。今宋本及《道藏》河上本皆作‘谷’，不作‘浴’，《列子·天瑞》篇引《黄帝书》‘谷神不死，是谓玄牝。’庾肩吾诗：‘谈玄止谷神。’庾信诗：‘虚无养谷神。’后汉高义方《清戒》曰：‘智虑赫赫尽，谷神縣縣存。’”

俞樾曰：“浴字实无养义。河上本‘浴’字当读为‘穀’。”

洪颐煊曰：“案《释文》引河上公本作‘浴’。《易》称‘君子以惩忿窒欲。’孟喜本作‘浴’。谷、浴皆欲之借字。《孟子·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是以‘欲神不死’。《列仙传》‘容成公者，能善补道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欲神不死，守生养气者也。’亦同此义。”

案：浴，古之谷字，谷集水，故加水旁，训为虚空。边韶《老子铭》亦引作“浴”。俞氏以为“谷”为“穀”之借，训为养，洪氏以为“谷”、“浴”为“欲”之借。今以帛书律之，其说均非矣。帛书凡“谷”（河流、山谷）均作“浴”，而三十九章有“橐”，当为“穀”之省，训养也。俞氏于此章训养则非矣。帛书“欲”均作“欲”，未有书作“谷”或“浴”者，洪氏之说亦凿。浴神读为谷、神亦凿，浴神，清虚之神也。《抱朴子内篇·至理》云“乃咬吸宝华，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内守九精。”即此义。

高亨曰：“玄牝，亦道之别名也。”

俞正燮曰：“古人以为谿谷，所谓虚牝者，如今言空洞。”

案：玄牝正一章“玄之又玄，众眇之门”之意，故后有“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②范应元曰：“门者，指阴阳也，以其一阖一闢往来不穷而言也。”

③绵，甲、乙本如此，傅本、范本同帛书，通行本作“縣”，虞本同帛书。

朱谦之曰：“绵为俗字。《玉篇》‘縣，新絮也，缠也。縣縣不绝。今作绵。’《五经文字》云：‘作绵者伪。’”

高亨曰：“绵借为昏。昏古读若民，与绵音相近。昏昏，犹冥冥也，不可见之义也。”

案：绵即縣也。《说文》：“縣，联微也。”绵训为微而不见即可，不必转训昏、冥。

④勤，甲、乙本作“堇”，傅本、通行本作“勤”。

蒋锡昌曰：“勤借为廛，病也。‘用之不勤’，言人用此法者，乃得无病而全其天年也。”

于省吾曰：“按旧读多读‘勤’如字。洪颐煊读‘用之不勤’之‘勤’为‘廛’，训为弱少，不辞甚矣。勤应该作覲，全文勤覲并作堇……覲，见也。用之不勤，言用之不见也。上言“绵绵若存”，言其绵绵微妙，似存而非存，正与用之不见义相因，犹三十五章‘视之不见’也。”

案：堇为勤之省，勤，穷尽也。《淮南·原道》高诱注“勤，尽也。”

译文：

清虚之神，永不灭亡，这就是玄牝。玄牝生养万物的地方，就是天地的根源。它细微不断，好象既存存又不存在，而它的用途没有止境。

天长地久^①，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②。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③，不以其无私欤^④，故能成其私。（第七章）

校释：

①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同帛书，遂州碑作“天地长久”。

案：因下句“天地”合在一起，后人改“天长地久”为“天地长久”，且其义亦可通。

②生，甲、乙本作“生”，傅本、通行本同帛书，景龙碑、遂州碑作“久”。

案：作“久”义胜，盖此句实承“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句，非承“以其不自生”句（“以其不自生”）句只为“长且久者”句之原因）。

王弼曰：“自生则与物争，不自生则物归也。”

释德清曰：“以其不自私其生。”

案：不改孜孜着意于生者，其心安，其神全，故能长生也。

③甲本如此，只“圣”作“声”，“退”作“芮”，乙本作“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先”，傅本、通行本“退”作“后”。

释德清曰：“不私其身以先人，故人乐推而不厌。”

薛惠曰：“夫圣人之无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

案：甲本凡“退”均作“芮”。乙本“外其身而身先”衍，当为抄者所误。退，抛弃也。《淮南子·俶真训》云“达则嗜欲之心外矣。”高诱注：“外，弃也。”《庄子·大宗师》“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正此旨。又，芮疑通内，“内”与后文之“外”正相对也。

④甲、乙本如此，傅本同帛书，只“欬”作“邪”（耶），王本“不”作“非”，河上公本无“不”“欬”两字，遂州碑“私”作“尸”。

蒋锡昌曰：“强本成《疏》：‘此其无尸，故能成其尸。尸，主也。’疑成作‘此其无尸，故能成其尸。’”

译文：

天地长久存在，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它不刻意追求长久，所以能够长久。因此，圣人不把自己置于人前，而人们却把他摆在第一位，圣人把自身置之度外，而他却能完好存在。这不正是他不刻意追求而无私吗？所以能最大限度地成就他的私。

上善似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①。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矣^②。居善地^③，心善渊^④，予善天，言善信^⑤，正善治^⑥，事善能^⑦，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⑧。（第八章）

校释：

①甲本如此，只“似”作“治”，乙本作“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傅本、通行本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案：治，似音通而假。《说文》：“治，从水，台声。”“似，从人，以声。”台、以古音同在“之”部。四章甲本“治”借为“似”，正与此同。“如”、“若”当为“似”之转义。乙本“争”当为“静”之误。老氏无争，且以水作譬，多取其静义，而后亦有“居善地，心善渊”，均阐静义。

释德清曰：“上，最上，谓谦虚不争之德为上善。”

蒋锡昌曰：“上善，谓上善之人，即圣人也。”案：释、蒋两说义皆可通。

②几，近也。

王弼曰：“道无水有，故曰几也。”

③吴澄曰：“彼众人所善，则居之善必得地。”

姚鼐曰：“‘居善地’以下，言圣人非言水也。”

马叙伦曰：“此上盖脱一句，此文两句一韵，‘地’、‘人’、‘治’、‘时’皆韵也。”

高亨曰：“‘居善地’，义不可解。‘地’疑作‘坤’，形近而伪。《易·说卦》‘坤，顺也’。……此文‘坤’、‘渊’、‘仁’、‘信’为韵，‘治’、‘能’、‘时’、‘尤’为韵，‘地’则失韵。”

案：高说凿矣。居善地，此云居善于如地一般宁静。

④渊，甲本如此，它本作“渊”。

案：“渊”，甲本均作“渊”，如四章。

⑤此两句乙本如此，甲本只作一句“予善信”，傅本作“与善人，言善信”，王本、河上本作“与善仁，言善信”，虞本同王本。

案：“人”为“天”之伪（形近），后儒以为作“人”不可解，而改为“仁”，且与后文“信”正相对（马叙伦曰：“人、仁古通。”）。又，疑甲本作“予善信”为是，严灵峰云：“盖《老子》文，凡对偶三字句，多系偶数，殊少奇数。”而甲本“善”句，正为偶数也。

⑥正，甲、乙本作“正”，傅本作“政”，王本作“正”，河上本作“政”，虞本同帛书。

案：作“正”是，正借为政，正、政古通，古多用“正”字。严可均曰：“‘政善’，

河上作‘正善’。”是严所见河上本作“正”，非作“政”。蒋锡昌作“正”，云“正”为清静之道，此凿矣，盖只闻治理政务，未闻治理清静之道也，不辞甚矣。刘师培云“正与事并言，则正即政字。”

⑦蒋锡昌曰：“《广雅·释诂》二：‘能，任也。’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即此‘事善能’也。”

⑧不争，甲本作“不静”，乙本作“不争”，傅本、通行本作“无争”。虞本同乙本。

马叙伦曰：“尤为说省。《说文》：‘说，罪也。’”

案：甲本“静”当为“争”伪，作“静”则义不可通。又疑甲本“不”字衍，盖此章以水作譬，云其静也。此两句窃以为应置下章之首，于此章义不相一贯，而下章无一言不言知足不争（“功遂身退，天之道”为无争之总括）。

译文：

有高尚品德的人象水一样，水善于利益万物而又寂静不矜。居于众人所讨厌的卑下地方，所以它很接近道了。居处善于象地一样宁静，心善于象渊一般澄寂，给予善于象天一样默然无为，说话善于引申生发，政治善于长治久安，做事善于发挥能力，行动善于选择时机。不争，就会没有忧患。

持而盈之，不若其已^①。揣而锐之^②，不可长保也^③。金玉盈室，莫之守也^④。贵富而骄^⑤，自遗咎也。功遂身退^⑥，天之道也。（第九章）

校释：

①持，甲、乙本作“揜”，傅本、通行本作“持”，严遵本作“殖”（陈景元云）

已，甲本残缺，乙本作“己”，傅本、通行本同乙本，景龙碑作“以”。

马叙伦曰：“持，借为序。《说文》：‘序，储置屋下也。’即储蓄积累。”

许抗生曰：“《说文》无揜字，疑为殖字。《广雅·释诂》：‘殖，积也。’殖即积累的

意思。”

张松如曰：“‘殖’乃‘殖’字异体，谓货殖也。”

案：作“序”、“殖”（积累），义与后文“金玉盈室”相重。作“殖”（货殖），则“殖”、“揣”不相对为动词，使句式一律。作“持”义胜，蒋锡昌谓“持盈”为古人成语，意然持盈而不失。朱谦之亦云：“《汉书》申屠刚《对策》曰：‘持满之戒，老氏所慎。’‘持满’即‘持盈’也。《史记·乐书》：‘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此作‘持而盈之’于义为优。”又，疑“殖”借为“掇”，《说文》：“掇，获也。”

已、以相通，停止义。

吕吉甫曰：“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则重溢也，如欲勿溢，则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焦竑曰：“持而盈之，谓盈而持之也。揣而锐之，谓锐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语耳。惧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惧其折而节量以治之曰揣。”

案：“持”句、“揣”句倒与不倒义均可解。但焦说似凿，云盈而继之以持可，而锐后再揣却不可说也，故其牵强释揣为“惧其折而节量以治之”。

- ②甲本残缺，乙本作“掇而允之”，傅本作“敲而悦之”，王本作“揣而悦之”，河上本作“揣而锐之”。《淮南·道应训》引同河上本，虞本同河上本。

孙诒让曰：“敲即揣之或体。”

朱谦之曰：“揣乃老子书中方言……揣应训摧，顾欢注‘治也’，《集韵》‘揣，治击也。’”

高亨曰：“‘揣’疑借为‘段’。《说文》段，椎物也，从殳，耑省声。’字衍为锻。”

许抗生曰：“掇，疑即为‘锻’字。”

易顺鼎曰：“‘悦’字当同河上本作‘锐’……实则王本作‘锐’，与古本作‘悦’不同，注云‘既揣末令尖，又锐之令利，势必推圯。’是其证。《文子·微明》篇、《淮南·道应训》作‘锐’并同。”

张舜徽曰：“王弼本‘锐’作‘悦’，乃形伪，河上本犹未误。”

案：《说文》：“悦，木杖也。”悦借为锐，释为木杖则与上句“持而盈之”之“盈”不相一律。此言器盈则倾，物利则挫，戒人不可满也，不可足也。

- ③保，甲、乙本作“葆”，傅本、通行本作“保”。

案：《说文》：“葆，草盛貌，从草，保声，又韬藏也。”葆即保也，《说苑》引《吕氏春秋·说疑》“葆”作“保”。

- ④甲本如此，乙本作“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傅本同乙本，只“盈”作“满”，无

“也”字，王本、河上本作“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虞本同王本。

范应元曰：“‘室’字，严遵、杨孚、王弼同古本。”

毕沅曰：“诸本并作‘满堂’，王本亦作‘满室’，依义作‘室’为是。”

案：甲本是，“室”与“守”协韵，“莫之守也”与后之“自遗咎也”句式一律，故今从甲本。”

⑤ 富贵，甲、乙本如此，诸本作“富贵”。

骄，甲本作“驕”，乙本作“骄”，傅本、通行本作“骄”，开元本作“桥”。

马叙伦曰：“骄、桥皆‘𨾏’之借字，《说文》‘𨾏，气上出貌’。今通用骄。”

案：《说文》无“驕”字，“驕”为“骄”（驕）省。此云恃富贵而傲物骄人，则人必恶之，乃自肇其祸，故云“自遗咎也”。

⑥ 甲本作“功述身芮”，乙本作“功遂身退”，傅本作“成名功遂身退”，王本同乙本，河上本作“功成名遂身退”，虞本同乙本。

案：《说文》：“述，循也。”“循，行顺也。”述即遂义。芮即退也。

译文：

力图盈满，倒不如停止，捶击而锋利，不能常久保持。金玉充满堂室，没有能守住不散的。富贵了而傲物骄人，是自己给自己种下祸根。功业成就了而告退不争，这是合天道的。

戴营魄抱一，能毋离乎^①？抟气至柔，能婴儿乎^②？修除玄鉴，能毋疵乎^③？爱民活国，能无以知乎^④？天门启阖^⑤，能为雌乎^⑥？明白四达，能无知乎^⑦？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⑧是谓玄德^⑨。（第十章）

校释：

① 甲本残缺，乙本作“戴营抱抱一”，傅本作“载营鬼衰一”，王弼本作“载营魄抱一”，虞本同通行本，唐玄宗以为“载”（戴）为“哉”。

王弼曰：“载犹处也，营魄，人之常居处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处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无离乎？则万物自宾也。”

河上公曰：“营魄，魂魄也，人载魂魄之上得以生，当爱养之。”

释德清曰：“营，旧注为魂。《楚辞》云‘魂识路之营营。’盖营营犹言惺惺，扰动貌。”

苏辙曰：“魄为物，魂为神也。《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魄为物，故杂而止，魂为神，故一而变。谓之营魄，言其止也。”

高延第曰：“载即‘其车即载’之载。《楚辞》‘载营魄而登遐。’王逸注‘抱我灵魂。’则灵魂即魂魄。高注《淮南》：‘魂，人阳神也。魄，人阴神也。魂阳灵而动，魄阴颫而静，二者相依，则神志常强。’抱一，相依之谓也。”

易顺鼎曰：“钟会注云‘载，辞也。’盖下皆四字，此独多一字，故士季以为发语之词。《礼器》碑文曰：‘皇戏统华胥，承天外。’首句五字，以后数十句皆四字，乃知古人原有斯例，然施之首句则可，施之他句则不伦矣。王注训载为处，连下为义，似非。”

刘师培曰：“故训载营魄者，即安持其神也。”

冯振曰：“魂魄抱一，则神守舍而不离。”

李大防曰：“载营魄，言魂魄皆身之所载也，魄为舍而魂守之，所谓形神相依也。”

高亨曰：“一谓身也，抱一犹云守身。”

案：《说文》：“戴，分物得增益曰戴。”“载，乘也。”《孟子·梁惠王》：“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戴、载可通，音义亦近。或戴、载形近而伪。《说文》无“𡗗”字，𡗗当为古魄字。《说文》：“魂，阳气也。”“魄，阴神也。”《左传》云：“人生始化为魄。”故魂为精神，魄指肉体。此云精神与肉体合而不离也。《庄子·庚桑楚》：“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太平经钞》乙之五：“守一明之法，长寿之根也。”《法句经》云：“昼夜守一，心乐意定。”《抱朴子·地真篇》云：“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私寡欲，一乃留身。”皆此义也。抱一，释为专心致意亦可通。

②甲本残缺，乙本作“搏气至柔”，傅本、通行本作“专气致柔”。

魏源曰：“专言专一纯固，无所发露，所谓纯气之守也。”

蒋锡昌曰：“‘专’为‘转’字之假，《广雅·释言》‘专，转也。’《庄子·盗跖》‘无转而行。’王念孙云：‘转读为专……专与转古字通。’老子假专为转，庄子假转为专，二字古通。专气者，谓导引时使气转辗不息也。”

马叙伦曰：“‘专’为‘转’省。《说文》曰：‘转，壹也。’”

案：《说文》无“搏”字，当为“抔”（搏）字。《说文》：“抔，圜也。”“团，圜也。”

抔即团也，聚也，（抔、团音亦通）。《管子·内业》“抔气如神，万物备存。”尹注：“抔，结聚也。”亦释抔为聚。《察微王经》云“元气，强者为地，软者为水，暖者为火，动者为风。四者和焉，识神生焉。”抔气，即和四气也。和四气以至于婴儿，则通神矣。《庄子·庚桑楚》：“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婴儿（儿子）神全而自然，故老子以婴儿为喻。

- ③甲本作“修除玄蓝，能毋疵乎”，乙本作“修除玄监，能无有疵乎”，傅本、通行本作“涤除玄览，能毋疵乎”。

案：监、蓝借为鉴，览亦应为鉴。古人多以鉴喻心境。《庄子·天道》：“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万物之境也。”《淮南·修务》：“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神秀谒云：“心如明镜台。”皆以鉴喻心境也。

奚侗曰：“玄，借为眩……玄览犹云妄见。涤除妄见，欲使心无目也，心无目，则虚壹而静，不碍于物矣。”

案：奚说凿矣。虽除妄见，犹不可至婴儿之境。使心无染著，心境虚明始可也，故玄鉴释为心境义胜。疵，杂染也，病也。

- ④活，甲本残缺，乙本作“恬”，傅本、通行本作“治”。

案：恬、治音通而假，河上公本正作“活”，后人作“治”，盖其以为未有“活国”之说，止有“治国”之言，且活、治形近也。又，活亦有治义。

- ⑤乙本如此，甲本残缺，傅本同乙本，王本作“能无知乎”，河上本作“能无为乎”，虞本同王本。

俞樾曰：“按唐景龙碑，作‘爱民治国能无为？天门开阖能为雌？明白四达能无知？’其义并胜，当从之。‘爱民治国能无为’，即孔子‘无为而治’之旨。”

易顺鼎曰：“六十五章‘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正与此文互相证明。”

案：易说是，知借为智。

- ⑥启，甲本残缺，乙本作“启”，傅本、通行本作“开”。

为，甲本残缺，乙本作“为”，傅本同乙本，通行本作“无”，虞本同乙本。

河上公曰：“天门谓鼻孔。”

王弼曰：“天门，谓天下之所由从也。”

苏辙曰：“天门者，治乱废兴所从出也。”

林希逸曰：“天门，此天地间自然之理也。”

范应元曰：“天门者，以吾心神出入而言也。”

高亨曰：“耳为声之门，目为色之门，口为饮食之门，鼻为臭之门，而皆天所赋予，故谓天门。”

案：启即开之义。作“为”是，作“无”则义不可通。河上公注云：“治身当如雌牝，安静柔弱。”观河上公义亦当作“为”。

⑦甲本残缺，乙本作“能毋以知乎”，傅本作“能无以为乎”，王本作“能无为乎”，河上本作“能无知乎”虞本同王本。

案：乙本“以”字衍，盖涉上文“能毋以知乎”误。能毋以知乎，其义平淡无奇，未若“明白四达”与“能毋知乎”相对而合老子之玄旨。

⑧此两句重见于五十一章，而与此章旨不合，今删。此盖后人涉“生之畜之”句而妄加。

⑨奚侗曰：“玄德，犹云至德，以其深远，故云玄也。”

陈柱曰：“所谓玄德，即本体之道。”

译文：

精神与身体相守合一，能够使它们不离开吗？结聚精气以至柔和，能达到婴儿的境界吗？清除心境，反照自观，能使它没有一丝尘染吗？爱民治国，能不用智巧吗？运用感官，能守静吗？通晓四方，能如同无知吗？好好地修心，这就是至德呀！

卅辐同一轂^①，当其无，有车之用也^②。然埴以为器^③，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④。凿户牖^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十一章）

校释：

①乙本如此，甲本只残存“卅”字，傅本、通行本作“三十辐共一轂”。

彭耜引王一清曰：“古人制器尚象，车轮形圆象月，其辐三十，一月之数也。轂者，虚中辖轴，运轮以行地也。”

任继愈曰：“共即拱字，是拱卫、集中的意思。”

案：今从帛书作“卅”，敦煌乙本，景龙碑同帛书亦作“卅”。卅，三十也，《玉篇》：“卅，先闾切，三十也。”辐、辐通，《诗经》：“夏而辐衡。”《说文》“辐，以木有所逼束也。”辐为连接车轮与车毂之木条。毂，车毂也，车轮中心之圆孔木，插轴集辐之用。车辐三十，象月数，《考工记》云“轮毂三十，象日月。”

- ②毕沅曰：“本皆以‘当其无’断句。案《考工记》‘利转者以无有为用也’。是应以‘有’字断句，下并同。”

朱熹曰：“无是毂中空处，惟其中空，故能受轴，而转运不穷。”

高亨曰：“无谓轮之空处，有谓轮之实体。”

案：此句或读为“当其无，有车之用也。”或读为“当其无有，车之用也。”两说皆可通。高说非也，其强析“无”、“有”，涉下文“有之以以为利，无之以以为用”之无、有对言而误，岂不知老子见世人皆执着于“有”，故设“无”以警戒之，如《庄子·人间世》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车之体为辐、毂之类，而车之用则在于空虚也，非在轮、毂之空处，盖涉此章首句“卅辐同一毂”而误，此句实意云三十辐之车也，后人不少，误解甚矣。且“无有”一字，亦一如今之“没有”也，故河上公注云：“无有谓空虚。”

- ③然，甲本作“然”，乙本作“燃”，傅本、通行本作“埏”，《释文》引作“埏”。

马叙伦曰：“《说文》无‘埏’字，当依王本作‘埏’，而借为埏（团）。 ”

毕沅曰：“《方言》：‘埏，取也。’

案：马说非，王本作“埏”不作“埏”，不知其所据何本。作“然”是。《说文》：“然，犬肉也。”然训为烧，《孟子》“若火之始然。”又，然通煖，《说文》：“煖，温也。”乙本作“燃”义亦可通。燃、埏音义可通，故傅本作“埏”（《说文》：“埏，八方之地也。”），后人以“埏埴”与“凿户牖”不相对，而改“埏”作“埏”，今甲本作“然”，正与“凿”相对为动词。若作“燃”，帛书甲乙本后文“有埴器之用也”不应只单言“埴”，而应言“燃埴”也。观乎此，作“然”明矣。

- ④埴，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无，虞本无“当其无，有埴器”诸字。

案：《说文》：“埴，黏土也。”制器皿之土也。

- ⑤乙本如此，甲本按其残缺字数亦应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凿户牖以为室”。

案：帛书是。“以为室”当涉上文“以为器”而衍。“凿户牖以为室”义似不当，室之用当为室之空虚处，非户与牖也，户牖只为室之通明与进出之用，故或本作“凿户牖以通明”。又，或以“凿户牖以为室”代言凿室凿户牖为举凿室过程中之一以代

全，则“以为室”亦衍，盖涉上文“以为器”而误，不知老子文多承前省略也。

译文：

三十根辐条的车子，正因为车中间的空处，才有了车子的作用处，烧土坯以制作器皿，正由于它的中空，才有了器皿的作用处，开窗立户以建成房屋，正因为屋子的中空，才有了屋子的作用处。所以“有”是有用的，而“无”也是有用的。

五色使人之目盲^①，五味使人之口咂^②，五音使人之耳聋，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③，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④。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⑤，故去彼而取此。（第十二章）

校释：

①甲、乙本此句均无“之”字，傅本、通行本亦无。

盲，甲本作“明”，乙本作“盲”，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范应元曰：“人多以见色为明，而鲜能反照于无色之色，可谓盲矣。人多以听为聪，而鲜能反听于无声之声，可谓聋矣。”

案：帛书“五味”“五音”句均有“之”字，今增“之”字。甲本“明”字义不可通，疑借为“萌”，《说文》：“萌，翌也。”即无光也。

②此两句甲、乙本均置于“使人之行妨”句后，傅本、通行本皆三“五”字句置于一一起，《庄子·天地》《淮南·精神训》所引同傅本。

咂，甲本作“啗”，乙本作“爽”，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案、帛书三“五”字句分置不连，句式不一律，今从傅本之序。

易顺鼎曰：“王注‘爽，差失也。’河上注‘爽，亡也。’俞氏谓二注并未得爽字之义，信然，但俞氏谓口爽犹口暗，与上文盲、聋一律，则其说更不及二家矣。鼎按《楚辞·招魂》‘厉而不爽’，王逸《章句》：‘爽，败也。’《众经音义》卷二卷十皆云：‘爽，败也，楚人羹败曰爽。’《文选·东京赋》善注引《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又引广正曰：‘爽，伤也。’然则爽者，伤败之名，古人有此语也。”

奚侗曰：“疑‘爽’乃‘瘳’之借字，由瘳亡义引申为败为伤。”

案：今从甲本作“啍”，盖盲与色对而有目，聾与音对而有耳，故啍与味对而有口也。啍、爽古通（见《观堂集林》卷一），（《诗·七月》“九月肃霜”或本霜作爽）《广雅·释诂》：“爽伤也。”此言目逐于色，舌逐于味，耳逐于音，皆为外物所役，劳形伤神，故曰目盲、口爽、耳聾也。《抱朴子·畅玄》云：“夫五声八音，清商流微，损聪者也，鲜华艳采，或丽炳烂，伤明者也。”正此义。

③猎：甲、乙本作“腊”，傅本、通行本作“猎”。

④妨：甲本作“方”，乙本作“仿”，傅本、通行本作“妨”。

案：方、仿借为妨。《说文》：“妨，害也。”此云难得之货，能役人之心，人心为其所役，其行必坏也。

⑤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无“之治也”三字。

高延第曰：“腹谓实其内，目谓营于外。”

严灵峰曰：“腹易厌足，目好无穷。此举目为例，以概其余耳口心身四者。言只求果腹，无令目盲、耳聾、口爽、行妨。”

案：帛书是，应有“之治也”三字，老子言为腹不为目，皆指圣人之治也，如三章“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实其腹”、“强其骨”即“为腹”也，“虚其心”、“弱其志”即“不为目”也。而圣人自己则不在乎腹与目也，若在乎，则不为圣人矣。

译文：

耀目的颜色使人眼花缭乱，精美的滋味使人口舌无味，动听的音乐使人耳朵受伤，纵马狩猎使人心旌振荡，稀有的珍宝使人行为不当。所以圣人治世的方法，就是令人只填饱肚子，不追求声、香、色、味，所以抛弃后者而采取前者。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①。何谓宠辱若惊^②？得之若惊，失之

若惊，是谓宠辱若惊^③。宠之为下也^④！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侔天下矣，爱以身于为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⑤。（第十三章）

校释：

①宠，甲本作“龙”，乙本作“弄”，傅本、通行本作“宠”，下并同。

患，甲本作“惋”，乙本作“患”，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案：龙、弄借为宠。惋借为患。

王纯甫曰：“‘贵大患若身’，当云‘贵身若大患’，倒而言之，文之奇也，古语多类如此者。”

严遵曰：“贵大患者，以贵为大患也。”

苏辙曰：“古之达人，惊宠如惊辱，知宠之为辱先也，贵身如贵大患，知身之为患本也。是以遗宠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生。”

吴澄曰：“贵犹重也，货财之富人，以为大利，反观之则大患也。”

王淮曰：“此言修道之士谨慎自己的身体，就如谨慎自己的大患一样。”

姚鼐曰：“宠之为辱也，非宠之必为辱也，若以为惊者辱矣。贵之为大患也，非贵之必为大患也，若以身与其间则大患矣。”

李大防曰：“世之患得失之人，宠辱之来，皆不免惶然若惊者，盖以为大患而重视之，恐有切身之害也。”

高亨曰：“此贵字当读为遗，留也。”

案：贵大患若身，解老者鲜有顾及后文“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窃以为此句当为“贵身若大患”，贵读为遗，丢弃也，即后文之“无身”也。故河上公注云：“贵，畏也。”此云遗弃身体一如遗弃大患，与上文“宠辱若惊”乃递进相承之关系。老氏贵身（四十四章“身与货孰多”），其法却为无身（“外其身而身存”），贵身若大患不与老义相悖。贵，读如字，则“贵身若大患”当为“宠辱若惊”之原因，亦可视两者为并列之关系。

②何，甲本作“苛”，乙本作“何”，傅本、通行本同乙本，河上本无“若惊”两字，敦煌丙本亦无。

案：苛借为何。当有“若惊”二字，后文“是谓宠辱若惊”可证，老氏为文法如此，如七章“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生）。”

③ 吴澄本无此句。

案：应有此句，参上注案语即明。

④ 此句诸本均置于“何谓宠辱若惊”句下。

案：此句置于“何谓”句下，义不可解。盖老氏正释“宠辱若惊”，此句置“何谓”句下，则后文“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只指宠矣，未及辱若惊也。故或有改此句为“宠为上，辱为下”者也。此句“是谓”句下，正总上文以警世人（世人皆以宠为上，不知宠实为下也）。

甲本作“龙之为下”，乙本作“弄之为下也”，傅本、通行本作“宠为下”，河上本、景龙碑作“辱为下”，景福碑作“宠为上，辱为下”。虞本只有“为下”两字。

案：帛书是，世人皆知辱之为下也，而实不知宠亦为下也。此句实为老氏警世人之语也。作“辱为下”者，以俗解老，不知老氏于此正与俗相反也。作“宠为上，辱为下”者，盖涉此句错位而误。

范应元曰：“辱因宠至，是宠为辱根，故宠为下。”

⑤ 甲本作“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诎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女何以寄天下”，乙本作“故定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彘天下口，爱以身为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傅本作“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寄天下矣。”王本作“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河上本作“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乃可以托天下。”虞本同王本。案：诎、彘借为侂。《说文》：“侂，寄也。”女即汝，正与“若”相对。甲本“何”当为“可”。

王弼曰：“无以易其身，故曰贵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也，无物可以损其身，故曰爱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不以宠辱荣患损易其身，然后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案：帛书“爱以身为天下”当有“于”字，为“爱以身于为天下。”《庄子·在宥》篇引有“于”字。老庄者流以为治天下乃圣人之余绪也。《淮南》：“未闻身治而国乱，身乱而国治者也。”《吕氏春秋·仲春纪贵生》篇云“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托天下。”皆此义也，圣人为天下，在乎无为，“及其有事，不足以取（治）天下”（四十八章），故重身于重天下，则可以侂天下，爱身于爱天下，乃可以寄天下。若爱天下于爱身，则与老又相悖矣。前句有“乎”字，增“于”字则两句句式一律。又，疑甲本是，作疑问句，“爱以身为天下，女何以寄天下？”云爱天下于爱身者，则不可以寄天下矣（此与“贵大患若身”义不悖）。

译文：

得宠或受辱都会引起人的惊恐，所以要忘掉自身象抛弃大祸患一样。怎么会宠辱若惊呢？不管得到那一个，都会产生惊恐（得宠则忧失，故惊），不管失去那一个，也会产生惊恐（失辱则忧得，故惊），这就叫宠辱若惊。可见，宠并不是值得荣耀的。怎么又是忘掉自身要象抛弃大祸患样呢？这是因为我之所以有祸患，在于我有一个身体而看重它，若是我忘掉身体，那还有什么祸患呢？所以对自身比对天下看得重的人，是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治理的，对自身比对天下更爱惜的人，是可以把天下交给他治理的。

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①。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②。搏之而弗得，名之曰夷^③。三者不可至计^④，故混而为一^⑤。一者^⑥，其上不谖，其下不忽^⑦。寻寻呵不可名也^⑧，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⑨，是谓惚恍^⑩，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⑪。执今之道^⑫，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⑬，是谓道纪^⑭。（第十四章）

校释：

①微，甲本作“𡗗”，乙本作“微”，傅本、通行本作“夷”，范应元本作“几”。虞本“视”作“际”。

《甲本释文》曰：“通行本作‘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搏亦作搏。按《说文》：‘𡗗，抚也，摹也’；‘夷，平也’。盖诂讹为搏、搏，与夷义不相应，遂改夷为微，而将‘视之不见’句之微改为夷。”

案：甲本“𡗗”字下“耳”字，疑属下句。不作“夷”作“微”是。《说文》：“微，隐行也。”《小尔雅·广诘》：“微，无也。”微，无形无象，多云见也。《说文》：“夷，平也。”夷则多云指也。《说文》：“几，微也。”范应元云：“‘几’字孙登、王弼同古本，傅奕云：‘几者，幽而无象也。’”是范所见王本、傅本作“几”实应为“微”

之误也。

- ②希，稀疏也，形容声音之无也。“大音希声”即同此。

- ③搢，甲本作“搢”，乙本同甲本，傅本、通行本作“搏”，《列子》引作“搢”。

夷，甲本作“夷”，乙本同甲本，傅本、通行本作“微”。

案：《说文》：“搢，抚也。”《易·乾凿度》：“搢之不得。”搢、搢形近，或为一字两体。搏为搏（搏）之误，搏、搢古音近，搢伪为搏。

- ④甲本作“三者不可至计”，乙本同甲本，傅本，通行本作“此三者不可致诘”。

释德清曰：“致诘，犹言思议。”

案：至通致，《说文》：“计，算也。”至计即可推求也。

- ⑤混，甲本作“圜”，乙本作“緝”，傅本、通行本作“混”（二十五章“混”甲、乙本作“昆”）。

案：疑“圜”为“混”伪，《说文》：“混，乱也。”緝、混音近而假。

高亨曰：“‘故’疑读为‘固’，言此三者本合而成一也。”

- ⑥甲、乙本如此，傅本同帛书，通行本无此句。

马叙伦曰：“《文选·头陀寺碑文》引有‘一者’二字及二‘之’字，盖涉上下文而误衍。”

- ⑦谬，甲本作“倣”，乙本作“谬”，傅本、通行本作“倣”。

物，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昧”，遂州碑作“忽”。

帛书甲本释文曰：“倣，乙本作谬。按《庄子·天下》论庄周‘谬悠之说’，成玄英疏：‘谬，虚也。悠，远也。’”

范应元曰：“物之在上者多明，在下者多昧，唯此者则在上而不明，在下而不昧，”

案：《说文》：“谬，狂者之妄言也。”训为虚。倣疑借为“悠”。物即忽也，《说文》：“忽，忘也。”《尔雅·释诂》：“忽，尽也。”训为远亦可，正与“悠”相对。

- ⑧寻，甲、乙本作“寻”，傅本、通行本作“绳”。

王弼曰：“绳绳，行动无穷极也。”

高亨曰：“绳当为颺，即冥也。”

案：《说文》：“寻，绎理也。”寻、绳音义近。

- ⑨物，苏辙本作“象”，诸本作“物”

蒋锡昌曰：“强本严注‘无象之象，无所不象’。是严作‘无象之象’，诸本或作‘无象之象’，以与上句‘无形之形’一律，不知老子自作‘无物之象’。二十一章‘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象’对言，即据此文‘无物之象’而

来，可证也。”

- ⑩惚恍，甲本残缺，乙本作“惚望”，傅本作“苒芒”，王本作“惚恍”，河上本作“忽恍”，虞本同王本。

案：甲本虽缺，观它章（如二十一章）可知此当作“物望”。

- ⑪随，甲本残缺，乙本作“隋”，傅本、通行本作“随”，傅本 通行本此两句倒置。

吴云曰：“‘其后’二字在‘迎之’之上，想二语倒转。”

马叙伦曰：“《经幢》及《文选·头陀寺碑文》引两句互易。”

案：帛书是，吴、马所见本或有同帛书。疑，后人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序而易两句。

- ⑫今，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古”。

案：作“今”作“古”义皆可通。

- ⑬第二“以”字，甲、乙本作“以”，傅本、通行本作“能”。

案：作“以”胜。用两“以”字，句意连接紧凑。

王弼曰：“有，有其事。”

刘师培曰：“‘有’即‘域’字之假文也，‘有’通作‘或’，‘或’即古‘域’字。……

以御今之有，犹言御今之天下国家也。”

高延第曰：“执古可以治今，居今亦可以反古，皆以道为纲维也。”

吴澄曰：“古始者，道也，谓古先天地之所始也。”

案：《说文》：“御，使马也。”训为治理。《说文》“始，女之初也。”即开初也。刘说凿矣，‘有’与‘始’相对言，作“域”则与“始”不对也。

- ⑭纪，甲本残缺，乙本作“纪”，傅本、通行本作“纪”，景龙碑作“己”。

河上公曰：“是谓知道纲纪也。”

马叙伦曰：“纪借为基。《诗·终南》：‘有纪有堂。’毛《传》曰：‘纪，基也。’堂、纪对文，即借纪为基也。”

高亨曰：“是谓道纪者，言以上所云乃道之形态性质也。”

李大防曰：“道纪者，谓道绵绵不绝，亘古今而长存，无中断之时也，此示人观道之法体道之用。”

译文：

道不可见到，这就叫做微，不可听，这就叫希，不可摸，这

就叫做夷。这三者是不可思虑的，它们是浑然为一的。浑沌而一，它上部不是空虚的，下部也不是无物的。它不可穷尽也不可说出，它象无物一样，这就叫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形态的形态，这就叫惚恍。随着它，不能见到它的尾，迎着它，又不可见到它的头。掌握好这一道，用来治理当世，也可用来推究古始，这就是道。

古之善为道者^①，微眇玄达^②，深不可志^③。夫唯不可志，故强为之容^④，曰^⑤：与呵，其若冬涉水。犹呵，其若畏四邻^⑥。严呵，其若客^⑦。涣呵，其若凌泽^⑧。纯呵，其若朴^⑨。混呵，其若浊^⑩。旷呵，其若谷^⑪。浊而静之徐清，安而动之徐生^⑫，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蔽而不成^⑬。（第十五章）

校释：

①善，甲本残缺，乙本作“叕”，傅本、通行本作“善”。

道，甲本残缺，乙本作“道”，傅本同乙本，王本、河上本作“士”，虞本同王本。

俞樾曰：“河上注曰：‘谓得道之君也。’则‘善为士者’当作‘善为上者’。”

马叙伦曰：“《后汉书·党锢传》注引作‘道’，依河上注，盖河上亦作‘道’字。”

案：《说文》：“叕，人在山上。”轻举之意，与善音义近。作“道”是，正与后文“葆此道者不欲盈”相应。

②眇，甲本残缺，乙本作“眇”，傅本、通行本作“妙”。

达，甲本残缺，乙本作“达”，傅本、通行本作“通”。

案：《说文》：“眇，一目少也。”眇，少也。亦可通妙，神化不测也。通、达义同。

③志，甲、乙本作“志”，傅本、通行本作“识”。

案：志、识古通。此言道无状无象，故为道者深不可测，见首不见尾。

④容，或本作“頌”。

易顺鼎曰：“作‘頌’者古字，作‘容’者今字。”

马叙伦曰：“强借为𡗗，《说文》：‘𡗗，迫也。’”

案：《说文》：“頌，貌也。”頌、容音义相近。有道者深不可识，描其状，故云“强”也。

⑤曰，王弼本、河上本无此句，虞本亦无。

⑥与，甲、乙本作“与”，傅本、通行本作“豫”，河上本作“与”。

水，甲本残缺，乙本作“水”，傅本、通行本作“川”。

犹，甲本残缺，乙本作“猷”，傅本、通行本作“犹”。

邻，甲本残缺，乙本作“哭”，傅本、通行本作“邻”，乙本凡“邻”均作“哭”。如六十七章。

马叙伦曰：“豫、与声同鱼类，《仪礼·士昏礼》‘子有吉，我与在。’郑注‘古文与为豫。’”

范应元曰：“此形容善为士者，谨于终而常不放肆。”

朱谦之曰：“此云若冬涉川者怯寒，若畏四邻者惧敌，犹兮与兮，迟回不进，盖因物而状其容如此。”

案：与、豫古通。猷即犹（猯）也。《说文》：“豫，象之大者。”“犹，獾属，从犬，酋声，一曰陇西谓犬子。”古人以为其性多疑，故借用。

⑦严，甲本残缺，乙本作“严”，傅本、通行本作“俨”。

客，甲、乙本作“客”，傅本同帛书，王本作“容”，虞本同王本。

毕沅曰：“‘客’‘善’与下‘释’‘朴’等字为韵也。《论语》‘居不客’，陆德明曰：‘本或作容。’其误与此同。”

案：严借为俨，《尔雅·释诂》：“俨，敬也。”

⑧凌泽，甲、乙本如此，傅本作“冰将释”，王本、河上本作“冰之将释”，遂州碑作“涣若水将泮”，虞本同王本。

案：涣借为焕。《说文》：“涣，流散也。”“焕，火光也。”“泽，光润也。”涣、泽始可相应，涣则与泽无关。后人不知涣、焕通，而改泽作释（形亦近），使相对也。此正与下句“旷呵其若谷”一律，旷、浴相对。

⑨沌，甲本残缺，乙本作“沌”，傅本、通行本作“敦”，想尔注本作“混”。

马叙伦曰：“古书混沌或作困敦，或作混敦。皆叠韵连语，敦、混两字一义。”

案：沌、敦古通，敦、朴相对言，故沌与朴相对。《说文》：“朴，木之未雕也。”

⑩混，甲、乙本作“渚”，傅本、通行本作“混”，河上本作“浑”。

案：疑渚为混之古字。渚、愬构造同。《说文》“愬，乱也。”渚指水之乱，与混义同。又，傅本、通行本此句置于“旷呵其若浴”下，《文子·上仁》、龙兴碑所引同帛书。

⑪旷，甲本残缺，乙本作“蒞”，傅本、通行本作“旷”。

范应元曰：“虚而通也，不殊俗也。”

案：《说文》：“旷，明也。”即空明义，与谷正相对。又，疑范本作“俗”。

⑫甲本作“浊而情之余清，女以重之余生”，乙本作“浊而静之徐清，女以重之徐生”，傅本作“孰能浊以澄靖之而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而徐生”，王本作：“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河上本同王本，只“静”字前有“止”字。虞本同王本。

案：情借为静，余为徐省，女为安省，重借为动。又，后人以女为安，为疑问词，与“孰”同，故伪。龙兴碑作“浊以静之徐清，安以动之徐生。”浊，静之则清，安，动之则生，此自然耳，何须云“孰”？

⑬甲本残缺，乙本作“是以能弊而不成”，傅本同乙本只“弊”作“蔽”，王本作“故能蔽不新成”，龙兴碑作“能弊复成”，虞本同王本。

易顺鼎曰：“《文子·上仁》篇解此文云：‘不敢积藏者自损弊，不敢坚也。不敢廉成者自亏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处浊辱，而不敢新鲜也。’盖以蔽为能自损蔽，不‘新成为’不自新鲜不自廉成，与王注以蔽为覆盖者异，与钟会、梁武说同，余前谓《十守》篇引‘不新成’‘不’字当作‘而’字，一时未检及此。然读蔽为蔽，则固与此相合矣。”

刘师培曰：“二十二章云‘蔽则新’，蔽、新并文，此蔽当作蔽之证。又《文子·十守》篇曰：‘是以蔽不新成。’《上仁》篇曰：‘不敢和藏者……’以彼例此，则蔽即损弊，成即廉成，新即新鲜，能蔽之‘能’，义与宁同。言宁损弊而不欲清新廉成也。”马其昶曰：“不必新成，虽蔽犹成。”

案：弊、弊、蔽借为蔽，覆盖也。成，古凡乐一终为成，《尚书》云“箫韶九成。”训为穷尽。此云不盈满，则道无所不在而不穷尽。易、刘之说，则与上文“夫唯不欲盈”不相连属。

译文：

古代善于从事道的人，幽微玄妙，高深得不可认识，正因为不可认识，所以只能勉强描绘一下他的状貌，他的状貌是：反复考虑啊，象冬天要下水过河一样。谨慎啊，象害怕周围进攻一样。庄严恭敬啊，象作客一样。内照啊，象冰的光耀一样。敦朴啊，象

未经雕饰的木头一样。浑然啊，象浊水一样。广大安宁啊，象空旷的山谷一样。混浊的水使它静止下来，慢慢地就会清彻，静止的东西使它运动起来，慢慢地就会使它生气勃勃。执守此道的人不希望盈满，因为他不盈满，所以能够无所不遍而永不穷尽。

至虚极也，守静督也^①。万物旁作，吾以观其复也^②。夫物云云^③，各复归于其根，曰静^④。静，是谓复命^⑤。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⑥。知常容^⑦，容乃公^⑧，公乃王^⑨，王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⑩。（第十六章）

校释：

①至，甲、乙本作“至”，傅本、通行本作“致”，景福碑作“至”。

静督，甲本作“情表”，乙本作“静督”，傅本作“靖笃”，通行本作“静笃”，虞本同通行本。

毕沅曰：“流俗本有作‘至’者，非也。”

马叙伦曰：“靖、静皆借为静，《说文》曰：‘无垢秽也。’今作净。”

毕沅曰：“依义‘笃’应作‘竺’。”

案：督，背中之脉也，养生者所重也，庄子所谓守静督即此。督亦有静义。又，督，中也，亦通。

②旁，甲、乙相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并”。其，诸本皆有，王弼本无“其”字，虞本同王本。

高亨曰：“‘吾以观复’疑原作‘吾观其复’，转写衍‘以’字，脱‘其’字。”

案：《说文》：“旁，溥也。”“溥，大也。”旁，今写作滂，普遍义，与“并”字同义。其，今检之帛书有。王注云：“以虚静观其反复。”是王弼本有“其”字。

③甲本作“天物云云”，乙本作“天物耘耘”，傅本作“凡物貶貶”，王本作“夫物芸芸”，虞本同王本。

朱谦之曰：“云，不安静之辞也。……《说文》‘物数纷貶乱也。’”

案：‘天’当为“夫”字残破而伪。云，今从帛书，龙兴碑亦引作“云”，《庄子·在宥》引作“云”。云借为芸，众多貌（成玄英疏云：“众多也”）。

④乙本如此，甲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归根曰静”。

马叙伦曰：“‘曰’，读为‘则’。”

蒋锡昌曰：“归根曰静，谓万物老死，则虚静也。”

案：甲本据其残缺字数，似亦无“归根”两字。依老子后文句式，疑应有“归根”两字。（后文两“静”字，两“复命”皆顶针而连）

⑤是谓，甲、乙本如此，傅本作“曰”，王本同帛书，虞本同王本。

案：傅本作“曰”，盖涉上文“归根曰静”而误。

苏辙曰：“命者，性之妙也。”

⑥妄，甲本作“市”，乙本作“芒”，傅本、通行本作“妄”，并不重“妄”字。

案：帛书是，重“妄”句式与前后一律。

⑦河上公曰：“能知道之所常，则能去情欲，无所不包容也。”

蒋锡昌曰：“《广雅》：‘容，法也。’……此谓知常之人便可为人模。”

高亨曰：“容，通也，圣也……前文曰‘知常曰明’，‘明’、‘容’义相近，而‘容’又较‘明’为胜耳。”

案：《说文》：“容，盛也。”此云知晓道之常则盛矣。

⑧《说文》：“公，平分也。”此云盛多则可以公正无私也。”

⑨王，诸本作“王”

案：疑“王”乃“全”厥毁而误。王弼注云“荡然公平，则乃至于是无所不周普也。”

王本似亦作“全”。全训为顺，全之德即此义。王亦有顺义。

⑩乙本如此，甲本作“沕身不息”，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案：《说文》：“勿，凡勿之属皆从勿。”沕即勿于冰也，与没义近。息借为殆。

译文：

达到虚静的极端，持守着虚静。万物都生长着，我以此观察它们的循环。万物都运行着回到它们的根本，这就是静。静，就是回复本性。回到静，这就达到了永恒。不知永恒的静，就是盲妄，盲妄而动就会遭逢到凶险。知晓了永恒的静，就会盛多，盛多就能公正无私，无私就能德全，德全就与天相通，与天相通就

达到了道的境地。道是永恒的，是永远不会穷尽的。

太上，下知有之^①，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②。〔信不足，安有不信^③。〕犹呵其贵言^④。成功遂事^⑤，而百姓谓我自然^⑥。
(第十七章)

校释：

①太，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太”，《释文》作“大”。

下，诸本作“下”，吴澄本作“不”。

河上公曰：“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也。”

吴澄曰：“太上，犹言最上，最上谓大道之世，相忘于无为。”

叶梦得曰：“有君臣后有上下，下知有之，知其临我者吾君而已，民未见其德，则莫知何有于我也。”

冯振曰：“太古有德之君，无为无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

案：上，君也，大，有道高德也。大上，有道高德之君也。上作君，正与后文“百姓”相对，若不作君，则何能亲誉之？何能畏之？

②甲、乙本作“其下母之”，傅本、通行本作“其次侮之”，范本无“其下”两字，侮，赵孟頫本作“侮”。

案：作“其次”盖涉上两句而误，作“其下”义胜，与“大上”正相对也。范应元无“其下”两字，盖涉“其次亲之誉之”而求句式一律（其次畏之侮之），其义亦不可通，亲、誉言君之和也，畏言君之威也，侮则君威失矣，何乃畏之又侮之？帛书“母”为“侮”之省。虞本同王本，又于其下注云：“河无‘其’字。”今河上本有“其”字，不知其何所据。

③安，甲本作“案”，乙本作“安”，傅本、通行本作“焉”。

陈柱曰：“宋河上本无‘有不信焉’四字。”

案：此两句当放入下章，义与此章不合，于下章则文、句式皆可合。今删。

④犹，甲本残缺，乙本作“猷”，傅本作“犹”，王本作“悠”，虞本同傅本。

马其昶曰：“‘其’读为‘岂’。信不足而盟誓作，是贵言也。若夫功成而民不知，岂

贵言哉？”

案：乙本“猷”即“犹”（猶）也，小心慎重也。马说盖涉上句而误。

⑤帛书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功成事遂”，景龙碑、景福碑同帛书。

马叙伦曰：“《晋书》王坦之《废庄论》曰‘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盖本此文，则王所见本作‘成功遂事’。”

⑥蒋锡昌曰：“《广雅·释诂》：‘然，成也。’《大戴礼·武王践阼》篇：‘毋曰胡残，其祸将然。’言其祸将成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谓人民功成事遂，百姓皆谓吾侪自成，此即古时所谓‘帝力何有于我’也。”

案：君主无为而治，犹兮其贵言，以百姓为刍狗，则百姓之成事，谓其自成，非君主之力。

译文：

最好的君主，百姓仅知道有一个他存在，其次的，百姓亲爱他且称誉他，再其次的，百姓害怕他，最差的，百姓辱骂他。君主要小心谨慎啊，别政令繁出。功成事遂，百姓都说是他们自然如此的。

故大道废，安有仁义^①。知慧出，安有大伪^②。信不足，安有不信^③。六亲不和，安有孝慈^④。邦家閭乱，安有贞臣^⑤。（第十八章）

校释：

①句首甲、乙本皆有“故”字，它本皆无。

安，甲本作“案”，乙本作“安”，傅本作“焉”，王本无，虞本同王本。下并同。

苏辙曰：“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废而仁义见矣。”

案：帛书有“故”字，疑此章接它章而为一章。“案”借为“安”，“安”、“焉”同义，语气词，于是也。此言大道废弃之后，天下大乱，人君始立仁义以规之，三十八章：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正此义。《庄子·马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亦同此义。

②乙本如此，甲本作“知快”，傅本、通行本作“智慧”，虞本只有“智”字。

刘师培曰：“大即汰字，《左传》昭三年：‘伯石之汰也。’杜注‘骄也’。”

③此两句原属上章，今移于此，与此章旨义相贯，句式一律。

④孝慈，甲本作“畜兹”，乙本作“孝兹”，傅本通行本作“孝慈”。

案：疑畜通愴，《说文》：“愴，起也。”即养，与孝义近。兹借为慈。

⑤甲本作“邦家闾乱”，乙本作“国家闾乱”，傅本、通行本作“国家昏乱”。

贞，甲、乙本如此，傅本同帛书，王本作“忠”，虞本同王本。

范应元曰：“贞字严谨、王弼同古本，世本多作‘忠’，盖避讳也。”

案：闾，借为阍，暗昧也。贞、忠古通。

译文：

大道被废弃了，于是出现了所谓仁义。智巧互竞，于是出现了诈伪。信用不足，于是就出现了不守信用。六亲不和睦，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孝慈。国家昏乱，于是就出现了忠臣。

绝圣弃知，民利百倍^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②。绝巧弃利，盗贼无有^③。此三言也^④，以为文未足^⑤，故令之有所属^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⑦，绝学无忧^⑧。（第十九章）

校释：

①知，甲、乙本如此，傅本同帛书，王本作“智”，虞本同王本。

倍，甲本作“负”，乙本作“倍”，傅本、通行本作“倍”。

高延第曰：“绝圣弃智，不尚贤也。”

陈柱曰：“老子之所以小仁义者，盖其所谓道德，为与天地之自然无异，而仁义则专属人事，为有心之作为也。”

冯振曰：“夫仁义也，圣智也，巧利也，此三者，世所谓化民利民之具也。然为之仁义以矫之，则有并与仁义而窃之者矣。”

案：知，作“智”解则与后文“绝巧”相重，《释文》正引作“绝巧弃智”。知，知晓也，后文仁、义相并，则知圣、知亦相并，《说文》：“圣，通也。”圣作通解，知作知晓解，正相并也。圣，释为圣人亦可通，只此圣人为世俗之圣，正如《抱朴子·辩问》云：“且夫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非得道之圣人。”此云绝弃察察之心，民自当得利百倍。

②孝慈，甲本作“畜兹”，乙本作“孝兹”，傅本、通行本作“孝慈”。

吴澄本“绝仁”两句在“绝圣”句前。

案：孝慈不行，仁义之名始出，今绝去仁义，则孝慈适当复矣。

③案：巧作之心既去，则宝货无有，盗贼亦不兴矣。

④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此三者”。

武内义雄曰：“遂本‘此三者言为’，景本‘此三者为’，敦本‘此三言为’。”

案：老子原应作“言”不作“者”。三言指圣知、仁义、巧利。

⑤甲、乙本如此，傅本作“以为文而未足”，通行本作“以为文不足”，李约本同帛书，虞本同通行本。

河上公曰：“以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

蒋锡昌曰：“《周语》：‘以为修之。’韦注：‘文，礼法也。’此‘文’亦谓礼法。”

于省吾曰：“按‘为’‘伪’古通……文，饰也。此三者，谓圣智、仁义、巧利。以伪文不足，言以伪诈文饰其所不足也。下言‘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皆不以伪诈文饰为事，绝之于彼，而属之于此，此老子本义也。”

案：为文者，治也。于说凿矣。

⑥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无“之”字。

焦竑曰：“属，如《庄子》：‘属其性乎仁义’之‘属’，犹附着也。”

奚侗曰：“有所属者，即绝弃文饰，归于素朴之意。”

案：帛书有“之”字是。

⑦抱，甲、乙本如此，傅本作“袞”，通行本作“抱”，虞本同帛书。

私，甲、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私”，或本作“思”。

刘师培曰：“私当作思，《韩非·解老》曰：‘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思、欲并言。又《文选》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李注引《老子》曰：‘少思寡欲。’此古本作‘思’之证，即释此‘少思’也。”

案：刘说非也。请列三证以明之。老子此三句句式一律，见素与抱朴，少私与寡欲，绝学与无忧，非并列关系，实相因也，见素则抱朴也，少私则寡欲也，绝学则无忧也。若作思，则思、欲乃并列关系，特此一句与它两句不同矣。此一也。老氏去私之旨，五千文中多见矣。七章：“非以其无私欤，其能成其私。”十六章“客乃公，公乃王。”公即少私也。此二也。《庄子·山木》：“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正“私”与“欲”相对言。此三也。

⑧忧，甲本残缺，乙本作“忧”，傅本、通行本作“忧”。此句各本均置于下章句首。高亨曰：“按此句应属本章（十九章也），请列三证。‘绝学无忧’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句法相同，若置下章，为一孤立无依之句，其证一也。足、属、朴、欲、尤为韵，若置下章，于韵不谐，其证二也。见素抱朴、绝学无尤，文意一贯，若置下章，则其文意远不相关，其证三也。”

易顺鼎曰：“《文子》引‘绝学无忧’在‘绝圣弃智’之上，疑古本如是，盖三‘绝’字意义相同……不知‘绝学’两字为句，‘无忧’两字为句，惟绝学则无忧，正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一例。”

吕吉甫曰：“上绝弃乎圣智仁义之善，下绝乎巧利之恶，不以累其心，则绝学矣。”

李纯甫曰：“盖所绝者世俗之学，而所贵者食母之学也。”

傅山曰：“‘学’本义‘觉’……老子所谓绝者，绝河之绝也。学如江河，绝而过之，不沉没于学也，觉也。”

奚侗曰：“《庄子·缮性》篇：‘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又云：‘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此即老子‘绝学’之旨。盖绝学则民安其性，自得至乐矣。”

译文：

抛弃明察之心，老百姓的利益能增加百倍。抛弃仁和义，老百姓就可回到原始的孝慈阶段。抛弃巧诈和宝货，盗贼就会自然消亡。以上三者说的是以诈伪文饰是不足以治民的，所以要使老百姓归顺，就要使他们长期想着纯素，从而保持质朴的状态，使他们减少私心，从而达到无欲的境界，使他们抛弃圣知仁义巧利

的学问，达到无忧的境界。

唯与呵，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望呵，其未央哉！众人熙熙，若飡于大牢，而春登台。我泊焉未兆，若婴儿未咳。累呵，似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遗。我愚人之心也。忤忤呵！俗人昭昭，我独若昏呵！俗人察察，我独閔閔呵！忽呵其若海，望呵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以鄙。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第二十章）

校释：

案：此章义不相贯，今臆订之：

唯与诃，其相去几何^①？美与恶，其相去何若^②？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我泊焉未兆^③。忽呵其若海^④，望呵其未央^⑤，洸呵若无所止^⑥，累呵似无所归^⑦。俗人昭昭，我独昏昏呵^⑧！俗人察察，我独閔閔呵^⑨！众人熙熙，若飡于大牢，而春登台^⑩，我呵忤忤，若婴儿未咳，而贵食母^⑪。众人皆有余，我独遗^⑫，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以鄙^⑬。吾欲独异于人^⑭，我愚人之心也^⑮。

①诃，甲本作“诃”，乙本作“呵”，傅本、通行本作“阿”，虞本同傅本。

易顺鼎曰：“唯、阿同意，于文不合，疑当作‘唯之与呵’，盖意本相反也。”

刘师培曰：“‘阿’当作‘诃’。《说文》：‘诃，大言而怒也。’《广雅·释诂》：‘诃，怒也。’‘诃’俗作‘阿’。《汉书·食货志》：‘结而弗呵乎。’颜注‘责怒也。’盖唯为应词，诃为责怒之词。人心之怒，必起于有所否，故老子因叶下文‘何’韵，以‘诃’代‘否’，‘唯之与阿’，犹言从之与违也。”

案：乙本“呵”盖涉下文“呵”而误也。

②美，甲、乙本作“美”，傅本同帛书，通行本作“善”，虞本同通行本。

何若，甲、乙本如此，傅本同帛书，通行本作“若何”，虞本作“几何”。

蒋锡昌曰：“顾本成《疏》：‘顺意为美，逆心为恶。’是成作‘美’。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彼此并‘美’‘恶’对言，傅本‘善’作‘美’，应从之。此文阿、何、恶、若为韵，诸本‘若何’作‘何若’，亦应从之。”

③甲本作“我泊焉未忞”，乙本作“我博焉未挑”傅本作“我独冕兮其未兆”，王本同傅本只“冕”作“魄”，河上本作“怕”，虞本同王本。

案：泊、怕古通，如淡泊即写成淡怕。泊，惧也，与上文“畏”相应。忞、挑借为兆，征兆也。《说文》：“挑，畔也。”即边界，亦通。

④乙本如此，甲本同乙本只残缺“海”字，傅本作“淡兮其若海”，王本同傅本只“淡”作“澹”，河上本作“忽兮若海”，苏辙本作“忽若晦”，虞本同王本。

毕沅曰：“河上作‘忽兮若海’，严遵作‘忽兮若晦’，王弼‘淡’作‘澹’，苏灵芝书作‘忽若晦’。《释名》云：‘海，晦也。’是义同《庄子》‘渊渊乎其若海’，即用此文。”

吕吉甫曰：“忽若晦，晦则都无所见也。都无所见，则非特若昏闷闷而已。”

⑤望，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荒”，乙本于句末有“才”（哉）字，今删，通行本亦有“哉”字。

范应元曰：“央，音辨云：‘中正也。’谓众人之荒于外学，其未知真道之中正哉。”

案：《说文》：“望，出亡在外，望其还也。”望，遥远也。

⑥洸，甲、乙本作“望”，傅本作“飘”，王本作“飏”，河上本作“漂”，虞本同傅本。

案：《说文》：“洸，水涌光也。”即动荡也。

⑦甲本残存“累呵如□□□”，乙本作“累呵伯无所归”，傅本作“僂僂兮其不足以无所归”，王本作“僂僂兮若无所归”，河上本作“乘乘兮若无所归”，虞本作“僂僂兮若无所归”。

毕沅曰：“《说文解字》：‘僂，相败也，读若雷。’‘僂，垂貌，一曰嬾解。’‘乘，覆也。’三义皆相近，其声则犹‘乃’之读为‘扔’，‘微’之读为‘止’矣。”

案：累，疲也。《礼记·玉藻》：“丧容累累。”郑玄注云：“累，羸惫貌。”

⑧甲本作“𦣻□□□□□𦣻呵”，乙本作“𦣻人昭昭，我独若𦣻呵”，傅本作“俗人皆昭昭，我独若昏”，王本作“俗人昭昭，我独昏昏”，河上本作“众人昭昭，我独若昏”，虞本同王本。

蒋锡昌曰：“查《道藏》王弼本及诸本均作‘若昏’，惟浙局王弼本作‘昏昏’。以文义而论，作‘昏昏’者是也。下文弼注‘无所欲为，闷闷昏昏，若无所识。’可证老子古本作‘昏昏’，不作‘若昏’。昏昏为昭昭之反。”

案：𦣻、俗音近而借。甲本“𦣻”借为“昏”。《说文》：“昭，日明也。”“昏，日冥也。”昏、𦣻古通，《说文》：“昏，从日，氏声，氏者，下也，一曰民声。”此言俗人皆光耀昭著，我独韬光隐慧也。

⑨甲本作“驚人蔡蔡，我独閔閔呵”，乙本作“驚人察察，我独閔閔呵”，傅本作“俗人皆督督，我独若閔閔”，王本作“俗人察察，我独閔閔”，河上本同王本只“俗”作“众”，虞本同王本。

范应元曰：“河上公及诸家并作‘閔閔’，音同。韩文公《古赋》有‘独閔閔其曷己兮，凭文章以自宜。’详此‘閔閔’字，注云‘一作閔閔’，正与此合，今同古本。”

马叙伦曰：“作‘閔閔’是，借为‘素素’。《说文》：‘素，乱也。’古书多以察察、素素对言。《楚辞·卜居》‘身之察察，物之汶汶。’汶亦素之俗字。”

高亨曰：“閔、閔均借为润，润润，浊也。”

案：閔借为閔，不明也。《尔雅·释言》：“察，清也。”閔与察对言。

⑩熙，甲本作“𤇗”，乙本同甲本，傅本、通行本作“熙”。

飡，甲、乙本作“乡”，傅本、通行本作“享”。

大，甲、乙本作“大”，傅本、通行本作“太”。

而，甲、乙本作“而”，傅本作“若”，王本、河上本作“如”，虞本同王本。

朱谦之曰：“熙熙即嘻嘻。”

范应元曰：“熙熙，音辩云：‘喜聚貌’，太牢，牛羊豕也，欲以之祭，为牢之养之，故皆曰牢。”

⑪恚，甲本作“恚”，乙本作“渚”，傅本、通行本作“沌”，河上本作“纯”。虞本同傅本。

而，诸本作“而”，苏辙本作“儿”。

咳，甲本残缺，乙本作“咳”，傅本同乙本，通行未作“孩”，虞本同通行本。

毕沅曰：“明皇作‘而贵求食于母’，陈象古、邵若愚同。”

高延第曰：“道者，人恃以生，犹婴儿之仰乳，故以食母喻。”

胡远濬曰：“孩，小儿笑也。未孩，言情欲未萌也。”

案：渚借为恚，《说文》：“恚，乱也。”《淮南子·汜论》：“愚夫恚妇。”高诱注：“恚亦愚，无知之貌也。”与熙相对，训为不乐。《说文》：“咳，小儿笑也。”恚则不笑也。

咳，训吃亦通。此言不乐，非真有忧也，与众人相较，我似忧也。

⑫甲本残缺“众人”，乙本“有”作“又”，无“我若遗”句，傅本作“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通行本“我”字前有“而”字，虞本同王本。

奚侗曰：“遗，借作遗，不足之意。”

范应元曰：“圣人之心，无得无失，众人皆以伪学为有余，而我与道合同，实无所得，故独若失也。”

案：疑“我独遣”后有阙文。

- ⑬甲本残存“以悝”，乙本作“我独门元以鄙”，傅本作“我独顽且鄙”，通行本作“而我独顽似鄙”，虞本同通行本。以，景龙本作“己”。

河上公曰：“以，有为也。顽，无为也。鄙，若不逮也。”

俞樾曰：“‘似’当读为‘以’，古以、似通用。”

案：《说文》：“以，用也。”有为也。元为顽省。《说文》：“顽，榘头也，从页，元声。”愚顽也。悝，疑借为俚，《说文》：“俚，聊也。”

- ⑭甲、乙本如此，傅本同帛书，通行本作“我独异于人”，虞本作“故我独异于人”。

案：王弼注云：“人皆弃生民之本，贵末饰之华，故曰我独欲异于人。”是王本有“欲”字。

- ⑮愚，甲本作“禺”，乙本作“愚”，傅本、通行本作“愚”。

案：禺为愚省。

译文：

应诺和呵斥，相距多远呢？美好的和丑恶的，相差多少呢？别人所畏惧的，我也不得不畏惧。我害怕得象等待征兆一样，渺茫得象海一样，广阔得无边无际，远游在外象无止境，疲劳困倦似不能回归。俗人昭明，而我独自昏默。俗人都清明，而我独自朦昧。众人都嘻嘻，好象参加盛大的宴会，好象春天登上观台，我却敦朴，象婴儿还不知道笑，只知吃奶。众人都有余裕，而我却似不足。众人都有为，而我却无聊赖。我独独与人不同，我真是愚蠢啊！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①。道之物，唯望唯惚^②。惚呵望呵！中有象呵！望呵惚呵，中有物呵^③！幽呵冥呵，其中有精呵^④！其精甚真，其中有信^⑤。自今及古^⑥，其名不去，以顺众父^⑦。吾何以知

众父之然哉？以此^⑧。（第二十一章）

校释：

①唯，甲、乙本如此，傅本、王本作“惟”，河上本同帛书。

河上公曰：“孔，大也。”

阿柱曰：“孔有空而美之意。《说文》乙部：‘孔，通也。’嘉美之也，从乙、了，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了孔。”

蒋锡昌曰：“训容为法，其本字当作镕，《说文》‘镕，冶器，法也。’……故训容为法之法，皆指法象而言，即模范道也。”

高亨曰：“容疑借为榕，动也。《说文》：‘榕，动榕也。’动榕，叠韵连语，古以动容为之。《孟子·尽心》篇：‘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是其例。单言榕亦为动义，《广雅·释诂》：‘榕，动也。’古人以容为之，《礼记·月令》：‘有不戒其容止者。’郑注：‘容止，谓动静也。’《庄子·天下》篇‘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心之容谓心之动也。是其例。然则容可借为榕明矣。‘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言大德者之动，唯从乎道也。王弼注‘动作从道。’似以动释容。”

②甲本如此，只“惚”作“物”，乙本“惚”作“物”，傅本作“道之为物，惟芒惟芬”，王本同傅本只“芒”作“恍”，“芬”作“惚”，河上本作“恍”作“忽”，虞本同王本，下同。

苏辙曰：“道非有无，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运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

案：苏说非也，盖涉“为”字而误。今帛书无“为”字，道之物实即道也，非道成就事物也。二十五章“有物昆成……字之曰道。”物即道也。

③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中”字前有“其”字，无“呵”字，范应元本同帛书只“呵”作“兮”，河上本前两句与后两句互易。

俞樾曰：“按‘惚兮恍兮’二句当在‘恍兮惚兮’二句下。盖承上‘惟恍惟惚’之义，故先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与上‘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四句为韵，下文‘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乃始变韵也。王弼注曰：‘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注文当是全举经文，而夺‘其中有物’四字，然据此可知王氏所见本，经文犹未倒也。”

邓锜曰：“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别有物，经云：‘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别有精。”

- ④甲本作“澹呵呜呜”，乙本作“幼呵冥呵”，傅本作“幽兮冥兮”，通行本作“窈兮冥兮”，虞本同通行本。

精，甲、乙本作“请”，傅本、通行本作“精”。

呵，甲本作“咍”，乙本作“呵”，它本无。

马叙伦曰：“幽，窈声，并幽类通假，字当为窈。”

吴澄曰：“窈冥则昏昏昧昧全不见矣，此道之无也。”

朱谦之曰：“《管子·内业》篇：‘精，气之极也，精也者，气之精也，凡人之精也，天出其精。’与此章精之意义相合。精为古代之朴素唯物思想。”

案：澹借为幽，幼为窈省。《说文》：“幽，隐也。”“窈，深远也。”幽、窈音义皆相近也。《说文》：“冥，幽也。”幽、冥正相对言。请借为精。冯逸读精为“情”，与实、诚义近。

- ⑤信，甲本残缺，乙本作“信”，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案：于省吾云信为申，申为神之古字，故信为神，与精相对。

- ⑥甲、乙本如此，傅本同帛书，王本、河上本作“自古及今”，虞本同王本。

马叙曰：“各本作‘自古及今’，非是。‘古’、‘去’、‘甫’韵。范应元谓王弼同古本，则今弼注中两作‘自古及今’，盖后人依别本改经文及弼注矣。”

- ⑦甲本作“以顺众仪”，乙本作“以顺众父”，傅本、通行本作“以阅众甫”，景龙碑“众”作“终”。

成玄英曰：“阅，览也。”

范应元曰：“阅，如阅人之阅，甫，始也。”

李纯甫曰：“阅，历也。众甫，天地万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

梁启超曰：“阅同说。众甫谓万物之始。”

朱谦之训阅为总，甫为大，曰：“由此可见众甫即众大，域中有四大，‘以阅众甫’者，即以总四大也。”

王弼曰：“众甫，物之始也。”

俞樾曰：“按甫与父通。众甫者，众父也。四十二章‘我将以为教父’，河上公注曰：‘父，始也。’而此注亦曰：‘始也。’然则众甫即众父矣。”

焦竑曰：“甫，美也，又始也。”

案：仪借为父（从“人”）。《说文》：“顺，理也。”“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众父，释为始终义胜。此言其名不去，顺始终故。又，父，矩也，矩可训常，即父，常也，亦通。

⑧何，甲、乙本作“何”，傅本作“奚”，通行本同帛书，虞本同帛书。

范应元曰：“奚字古本。”

吕吉甫曰：“欲知天地万物之所以为天地万物者，莫不始于此而已。”

译文：

有大德的人的行动，都是顺从道的。道这一东西，是恍恍惚惚的。惚啊恍啊，它孕育着形象，恍啊惚啊，它孕育着事物。玄深幽昧啊，其中存在着精微之物，那精微之物是真实的，是可信验的。从现在推究到古代，大德之人总是长存不消亡，因为他与道相始终。我怎么知道他如此呢？就是以这个道。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①。自视者不章，自见者不明^②，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③，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④。（第二十四章）

校释：

①企，甲、乙本作“炊”，傅本、通行本作“企”，河上本作“跂”，唐诸写本及石刻本作“喘”。帛书无“跨者不行”句，诸本有。

甲本《释文》曰：“炊，疑读为吹，古导引术之一动作。……又通行本此句下有‘跨者不行’一句，按文例当有，甲、乙本似误脱。”

奚侗曰：“《说文》：‘企，举踵也。’各本误作‘跂’，跂训足多指，于义不合。”

案：《说文》：“跨，渡也。”段玉裁注曰：“谓大其两股间，以有所越也。”“跨者不行”与“企者不立”义同，疑为后人涉后文之例而增，抑或为后人释“企者不立”记于其旁，而后混入经文。今检帛书，只有“炊者不立”一句，疑放入二十一章之尾，与“希言自然”成偶（帛书此章接二十一章）。此章自视句、自见句相对，自伐句，自矜句亦相对，同句中视与章、见与明、伐与功、矜与长皆相对，而帛书一孤句“炊者不立”，且吹与立亦不如视与章之相对，王弼注云“物尚进则失安，故曰企者

不立”，疑王本无“跨者不行句”。若作“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则与此章义例一律。范应元曰：“立而跂，欲高于人也，然岂可久立耶？行而跨，欲越于人也，然岂可久行耶？”

薛蕙曰：“举踵曰跂，张足曰跨。立欲增高，则反害其立，行欲增阔，则反害其行。”

案：世人解此两句失老旨远矣。如吴澄曰：“跂立，起其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开其足而行，以增阔其步，暂时如此，而不能久也。”故有景龙碑之作“企者不久”。此均以世情度之。老子此实与“无为而无不为”之旨相合，欲高其身而举其踵，欲速其行而大其步，此皆与自然相悖，堕入有为法，则不可达也，非世人所谓久与不久。王弼注正得老旨：“物尚进则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②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自视（是）”句与“自见”句易位。

③甲、乙本作“糗食赘行”，傅本、通行本作“余食赘行”，或本作“余食赘形”，虞本作“馥食赘行”，易顺鼎曰：“行疑通作形。赘形即王注所云：‘疣赘’，疣赘可言形，不可言行也。”

奚侗曰：“行，司马光曰：‘行、形古字通用’是也。《列子·汤问》篇‘太形王屋二山。’借形作行，可以互证。《庄子·骈拇》篇：‘附赘县疣，出乎形哉。’是其谊。”蒋锡昌曰：“唐李约《道德真经新注》：‘如食之残，如形之剩肉也。’宋林希逸《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犹弃馥之食，适使人恶，附赘之形，适使人丑。是三书皆以‘行’为‘形’。”

刘师培曰：“按‘馥食’之‘食’亦当作德，德与行对言。馥德者，骈衍之德也。赘行者，附属之行也。五十四章云‘修之于家，其德乃馥。’亦本书馥德并言之证。盖老子书尚简易，故舍馥德赘行而不处，第二十章云：‘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此其证也。”

高亨曰：“余疑‘行’当作‘衣’，古文衣作𠂔，行作彳，形近而伪。《法言·问道》篇：‘智用不用，益不益则不赘亏矣。’司马光注‘有余曰赘，不足曰亏。’是赘亦余也。馥食、赘衣犹言馥食、馥衣。食有馥则饥者恶之，衣有馥则寒者恶之，故曰：‘物或恶之’，此今谚所谓‘一家饱暖千家怨’也。”

朱谦之曰：“高说甚辩，但改字解经，难以使人致信，且以‘赘衣’连文，非即馥衣义。《广韵·霁部》‘赘’下云：‘赘衣，官名也。’其不可与馥食对文也甚明。”

案：刘、高之说，皆疑食与形不相对也。食可训形也。《关尹子·七》篇《百子全书本》注曰：“七者，食也，食者，形也。”余食、赘形文异义同也，实乃赘形之谓，抑或为余食一义。行、形古通。物，人也。或，多也。又，余，帛书作“糗”，糗疑借

为馀，《说文》：“馀，饶也。”“饶，饱也。”

④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欲”作“道”。

案：帛书作“欲”是。老子此云，有欲者犹不处也，况无欲有道之士耶？特省后句，后之校者不察而改作“道”。

译文：

踮起脚跟想身高，跳跃而前想速达，这都是不可能的。自以为重要的人是不会昭著的，自我表现的人是不明达的，自我夸耀的人是不会久占功位的，自我骄满的人是不可为官长的，它们拿道来比较，好象残食丑貌，人们都会厌恶，所以连有欲的人也不去做。

曲则全，枉则正^①，洼则盈，敝则新^②，少则得，多则惑^③。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④。不自视故章，不自见故明^⑤，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⑥。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⑦。古之所谓曲全者，几语哉^⑧。诚全归之^⑨，希言自然^⑩。（第二十二章）

校释：

①全，甲本作金，乙本作“全”，傅本、通行本作“全”。

正，甲本作“定”，乙本作“正”，傅本作“正”，通行本作“直”，虞本同通行本，《淮南·道应训》引作“正”。

枉，甲本作“枉”，乙本作“汪”，它本同甲本。

范应元曰：“正字王弼同古本，一作直。”

高亨曰：“按‘直’字不押韵，‘正’‘定’不切合文意，均是误字。疑当作‘申’，与下文‘新’为韵。枉，曲屈也，申，伸也。（《老子注释》）

朱谦之曰：“曲者，《庄子·逍遥游》所谓‘卷曲而不中规矩’。《人间世》所谓‘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也。盖‘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吾行却曲，无伤吾足’，此即

‘曲则全’之义。‘枉则正’，枉，《说文》：‘袞曲也，从木，坐声。’《广雅·释诂》一：‘桎，诎也。’即诎诎之义，实为屈。正，诸本作直，枉、直对文，枉则直者，大直若屈也。《论语》：‘举直以错诸枉。’《淮南·本经训》：‘矫枉以为直。’碑文（指易州景龙碑）作‘正’，亦正直也，《鬼谷子》：‘正者直也。’《广雅·释诂》：‘直，正也。’《易·文言·传》：‘直其正也。’直、正可互训。”

苏辙曰：“圣人动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于通而已。通故与物之迁，故全也。直而非理，则非直也。循理虽枉，而天下之至直也。”

严复曰：“曲，一部分也。举一部分则全体见矣。故《中庸》曰：‘其次致曲。’”

案：金、全形近而伪。定借为正，汪借为枉。曲，枉也，柔也，柔则能全能正。

②注，甲、乙本作“注”，傅本、王本作“窪”，河上本作“窾”，虞本作“注”。

敝，甲本作“敝”，乙本作“弊”，傅本、王本作“敝”，河上本作“弊”，《释文》作“敝”，虞本作“敝”。

范应元曰：“敝，败衣也。”又曰：“物之凋敝者，则春生之又新。”

毕沅曰：“王弼同河上公作‘窾’，顾欢作‘湾’，《说文解字》曰：‘窪，窾也。’‘窾，污衺下也。’‘湾，浊水不流也，一曰窾下也。’三字义并相近。”

案：注则虚而能受，故能盈满。敝即深藏不露，故能长生。

③惑，甲、乙本作“惑”，傅本、通行本作“惑”，景龙碑作“或”。

案：或借为惑。此言不贪多，心专而行事，故能得。贪多，心乱而不专，故惑。

④帛书如此，傅本作“圣人袞一为天下式”，通行本作“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虞本同通行本。

甲本《释文》曰：“《庄子·天道》记老聃言有：‘使天下无失其牧乎？’《逸周书·周祝》：‘为天下者用牧。’注：‘牧，法也。’”

易顺鼎曰：“式即栻字。《广雅》：‘栻，柅也。’柅有天地所以推阴阳占吉凶，以枫子枣心木为之。《汉书·王莽传》：‘天文郎案栻于前。’即此，亦作式。”

案：甲本《释文》是，牧，法也，式亦法也。后人转写误为“式”。

⑤甲本作“不自视故明，不自见故彰”，乙本作“不自视故章，不自见也故明”，傅本通行本作“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遂州碑同傅本，只前后句互易。

范应元曰：“有道而不自显露，故明。有德而不自为是，故彰。”

案：视与章对，见与明对，二十四章甲、乙本亦如此，今从乙本而删“也”字。章借为彰，显明也。又，作“视”义胜。下文“伐”与“矜”义相近，而此“视”与“见”义亦相近，作“是”则与“见”不相对。文津阁本正作“视”，马叙伦亦云：

“是为题省，《说文》：‘题，显也。’”然则作“视”是也。

⑧吴澄曰：“誇其功曰伐，負其長曰矜，長謂能之過人。”

案：《尚書·大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正此義。吳釋長為能，正與此同。長，釋為少長之長義勝，二十八章“聖人用則為官長，”正同此。長，或為長久之長，與吳說均未得老子旨意。

⑦莫能，諸本作“莫能”，《淮南子·道應訓》引作“莫敢”。

石田羊一郎曰：“此下本有‘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兩句，老子言‘夫惟’必有所承，此前無言爭之文，為錯簡無疑。”

按：石說非也。此句前無一句不言無爭，曲、枉、洼、敝、少、不自視、不自見均柔弱卑下，不與物爭也。此言人無爭心，心則專一，專則事成。有爭心，心則惶亂，亂則事敗，故無爭而莫能與之爭也。

⑧乙本如此，只“哉”作“才”，甲本殘缺，傳本、通行本作“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案：几，近也。此言古語“曲則全”殆與“夫唯莫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相近也。

⑨誠，甲、乙本作“誠”，傳本、通行本同帛書，景龍碑作“成”。

全，甲本作“金”，它本作“全”。

案：全，成全也，歸，給予也。

⑩希，甲、乙本作“希”，傳本作“稀”，通行本同帛書，虞本同帛書。諸本此句歸入下章。姚鼎謂言、全、然為韻，故此句屬此章。

高亨曰：“姚讀是也，但‘希’疑當作‘常’，形近而偽，常言者，永久不易之言也。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非虛言也，乃其實能全，而以全歸之，此永久不易之言，自然之事也。常言正對虛言說，則希當作常，而此四字當在本章之末明矣。”

范應元曰：“希疏之言，出乎自然，可以傳之無窮。”

奚侗曰：“希言順乎自然，與第五章‘多言數窮’相反，然以文例求之，必有偶語，上下或有捫簡。”

蔣錫昌曰：“老子‘言’字，多指聲教法令而言。”

案：此句應置本章末，其義與下章不合。

译文：

委曲則能保全，屈折則能伸展，低洼則能盈滿，破旧則能更

新。少便能获得，多却会丢失。所以圣人永远保持着道，以此为天下的法式。不自己看重，就能昭著，不自我表现，就能明达。不自我炫耀，所以能有功，不自我满足，所以能为天下之长。只有不起争心，就谁也不能与他相争。古语所谓曲则全等，是接近道的。诚心自照圆融而返归于根本，这就是自然之道。

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①。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而况人乎^②！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③。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④。〔信不足焉，有不信焉。〕^⑤（第二十三章）

校释：

①飘，甲本作“飘”，乙本作“薊”，傅本、通行本同甲本。

终，甲、乙本作“冬”，傅本作“崇”，通行本作“终”，虞本同通行本。

暴，甲、乙本作“暴”，傅本、通行本作“驟”，范应元、苏辙本作“暴”，虞本同傅本。

案：薊借为飘，冬为终省。此言来之强猛者，则不可长久也。

②乙本如此，甲本据其残缺字数亦应如此，傅本、通行本皆重“天地”。

高亨曰：“此‘天地’二字，涉上文而衍。尚不能久者，诸飘风骤雨不能久也。王弼曰：‘言暴疾每兴不长也。’河上注曰：‘不终于朝暮也。’是解飘风骤雨之不长久，不解为天地之不长久，明两家所据本无此‘天地’二字，其证一也。七章曰‘天长地久’，此处安能云‘天地尚不能久’，以自相矛盾？其证二也。”

③甲、乙本如此，甲本只“失者”作“者者”。傅本作“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从事于得者，得者同于得，从事于失者，失者同于失。”王本河上本作“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虞本同王本。

俞樾曰：“下‘道者’两字衍文也。本作‘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其下‘德者’‘失者’蒙上‘从事’之文而省。”

案：俞说是也，然其不知“于”字当作“而”。今检之帛书“于”作“而”，则帛书应读为“故从事”，不应读为“故从事而（于）道者”。王弼注云：“从事谓举动从事于道者也。道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脤脤若存，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故曰同于道。”是王本亦无“道者”也。

王弼曰：“得，少也，‘少则得’，故曰得也。行得则与得同体，故曰同于得也。”

刘师培曰：“据注文观之，则王本作‘得’不作‘德’，盖得、失对文，其义较长，后人盖据河上本改之也。”

易顺鼎曰：“两‘德’字皆当作‘得’，与下‘失者同于失’相对。王注‘少则得，故曰得也。行得则与得同体，故曰同于德。’注文作‘得’，可证德、得二字虽通，而王本则作‘得’不作‘德’。诸家作‘德’者，疑因上文言道而误，以为道、德相连也。”

高亨曰：“‘失’当作‘天’，形近而伪。《庄子·大宗师》篇：‘天而生。’《释文》：‘向崔本作失而生。’即天、失互误之证。‘德者同于德’，谓从事于德者同于德也。‘天者同于天’，谓从事于天者同于天也，皆蒙上文省‘从事于’三字。老庄特重道、德、天三字，故此文并举之。《庄子·天下》篇：‘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亦此三字并举，可为左证。”

案：高说非矣，盖其以“德”与“道”为对言，而改“失”为“天”，与“道”、“德”相连，岂不知“德”与“失”相对也。德，得也。此德失两句正上句“道者同于道”之详细说明，意为“同道”有两方面，一者“德道”，一者“失道”也。

- ④甲、乙本如此，傅本作“于道者，道亦得之于得者，得亦得之，于失者，失亦得之”，通行本作“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虞本同通行本而无第二“道”字。

薛蕙曰：“古本无‘同’、‘乐’二字，下同。”

易顺鼎曰：“乐字衍，王冰《四气调神大论》篇注引此并无‘乐’字。”

案：“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盖涉前义之“而道者同于道”而衍，不知其后四句乃详释“而道者同于道”一句。遂州碑作“同于德者道德之，同于失者道失之”，与帛书几同。

- ⑤甲、乙本无此两句，傅本、通行本有。

奚侗曰：“二句与上文不相应，已见第十七章，此重出。”

案：奚说是，今检之帛书正无此二句。

译文：

狂风不能刮一整早晨，暴雨也不能下一整天。谁使风刮雨下呢？这是天地，天地所为也不能久，而况人为呢？所以处理世事，有道者就合于道。得道之人能按道而行，无道之人会背道而驰。按道而行，道也会与之相合，背道而驰，道也会与之相背。

有物昆成^①，先天地生，萧呵寥呵^②，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③，可以为天地母^④。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⑤，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⑥。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⑧。（第二十五章）

校释：

①昆，甲、乙本作“昆”，傅本、通行本作“混”。

李大防曰：“混成者，无始无终，无善无恶，混沌而不可分也。”

案：混、昆义同。或昆为混省，《说义》：“昆，同也。”

②甲本作“萧呵缪呵”，乙本作“萧呵谬呵”，傅本作“寂兮寥兮”，通行本作“寂兮寥兮”，虞本同王本。

马叙伦曰：“寥，《说文》作廖，空也。”

许抗生曰：“萧有静义，与寂义同。”

案：萧借为萧，缪借为寥。萧，无声也，寥无形也。

③甲本作“独而□□□”，乙本作“独立而不殆”，傅本、通行本作“独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虞本同傅本而无第一“而”字。

罗运贤曰：“案殆、伫同声通用，《司马相如传》：‘伫凝’，张揖训为‘不前’，不前，凝止之意也。故不殆犹不止，与周行义相成。《管子·法法》篇‘旁行而不疑。’俞樾读‘疑’为‘凝’，正与此文同趣。”

姚大慈曰：“（独立而不改）真性不易。（周行而不怠）其动不休也。怠，懈也，诸

书作殆误。”

钟会曰：“廓然无偶曰独立，古今常一曰不改，无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

案：帛书无“周行而不殆”，文义似不足，今增。瑛借为改。殆，《说文》：“危也。”罗说亦可通，伯，《说文》：“癡貌。”

- ④天地，甲、乙本作“天地”，傅本、通行本作“天下”，范应元本作“天地”。

马叙伦曰：“上谓‘先天地生’，则此自当作‘为天地母’，成疏曰：‘间化阴阳，安立天地。’则成亦作‘天地’。”

案：帛书是，应作“天地”，老氏思想为道生天地，然后万物始生，混成之物指道，则是天地之母。天下则统天地与万物为一体之总称。作“天下”者，盖涉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之误。

- ⑤甲、乙本如此，傅本“字”字上有“强”字、通行本无、虞本同。

易顺鼎曰：“按《周易集解》卷十七引干宝曰：‘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字’上有‘强’字，与《牟子》所引同。’”

刘师培曰：“按《韩非子·解老》篇‘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则‘字’上当有‘强’字，与下‘强为之名曰大’一律，今本脱。”

蒋锡昌曰：“《庄子·则阳》郭注：‘而强字之曰道。’是郭本亦有‘强’字。以理而推，‘大’既强名，则‘道’亦强字，‘字’上有‘强’字者是也。”

案：蒋说非也，盖涉下句“吾强为之名曰大”而误。字、名义不同，字，命名也，名，状其容也。道萧呵寥呵，莫可名状，而名其状，故云强名也，如十五章“故强为之容”也。而道之为名，为吾所命，非在乎“强”与“不强”也。

- ⑥逝，甲、乙本作“筮”，傅本、通行本作“逝”。

高亨曰：“此十五字疑本作‘强为之容曰大、曰逝、曰反。’名、容形近，且涉上文而伪。”

奚侗曰：“既大矣，于是周流不息，既逝矣，于是无远而弗届，既远矣，于是复反其根。”

朱谦之曰：“盖形容道体，‘大’不足以尽之，故名之曰‘逝’。《广雅·释诂》：‘逝，行也。’《论语》：‘逝者如斯夫，’皇疏‘往去之辞也。’‘逝’又不足以尽之，故又名曰‘远’。《说文》：‘远，辽也。’《广雅·释诂》：‘远，遐也。’《国语》注：‘谓非耳目所及也。’然有往必有反，故曰‘返’也。返，《说文》：‘还也。’《广雅·释诂》二：‘返，归也。’返则周流不息矣。”

吴澄曰：“反谓无有无名，盖万有皆有，惟道皆无，无与有相反，故曰反。”

案：吴说非矣。老子此状道之运动为逝、远，则反当为运动状，即返也。老子言反之文多矣，十六章“吾以观其复也。”“各复归其根。”四十章“反者道之动。”皆言返也。

⑦王，甲、乙本作“王”，傅本作“人”，通行本作“王”，虞本同。

域，甲、乙本作“国”，傅本、通行本作“域”。

范应元曰：“‘人’字，傅奕本同古本，河上公本作‘王’，观河上公之意，以为王者人中之尊，固有尊君之义，然按后文‘人法地’，则古本文义相贯，况人为万物之最灵，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身任斯道，则人实亦大矣。”

奚侗曰：“两‘人’字各本作‘王’，《淮南·道应训》引亦作‘王’，盖古之尊君者妄改之，非老子之文也。幸下文‘人法地’‘人’字未改，可资以证明。”

蒋锡昌曰：“老子屡以‘天’、‘地’‘侯王’与‘道’并言，盖以三者皆为道所生，而得其一故也。十六章‘王乃天，天乃道。’此以王、天、道三者并言也。……下文‘人法地’之‘人’，即指此文之‘王’字而言。古者‘人’、‘民’两字往往互用，但此‘人’字，则为人君之代名词，不能解作普通之人民。……吴、奚两氏执下文‘人法地’之语，以为‘王’应作‘人’，不知‘王’、‘人’一耳。”

案：范说误矣，盖因下句“人法地”而误，而不知句读应为“人法”也。参下注。

⑧此段历来读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李约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谓域中四大。盖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谓之德，凡盲人属者耳。其义云法地地，如地之无私载，法天天，如天之无私覆，法道道，如道之无私生成而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也。后之学者，谬妄相传，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岂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无心，而亦可转相法乎？又况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离决裂，义理疏远矣。”

案：如通行所读法，义不甚明，道为万物之母，何法自然为？天地同出，地何法天为？故河上公注云：“道性自然，无所法也。”李约之说甚有理，然则依其所读，则“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插于句中实为“余食赘行”之语。今臆断为“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地天、道句皆承前而省“居一焉”，老子行文法如此，如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斯不善矣。”（皆知善之为善）二十三章“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皆前而省。此处言“道”，王居其一，其行则为人之道，地居其一，其行则为地之道，

天居其一，其行则为天之道，道居其一，其行则为道之道，此皆自然之理使之然耳，如庄子所谓盗亦有盗道也。葛洪《神仙传》卷十亦云：“书（指《太平经》）多阴阳否泰灾眚之事，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云，治国者用之，可以长生。”此其旨也。

译文：

有一混然一体的东西，它先于天地生存，无声又无形，独自存在而永不改变，循环运行而永不停止，可以说它是生育天地的母亲。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就叫它为“道”。我勉强形容它是其大无比的，大就能无往而不存，往就能向远运行，远而能返回。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宇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他是按人道而行。地处其一，按地道而行，天处其一，按天道而行，道处其一，按道道而行，这是自然如此的。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①。是以君子终日行^②，不离其辎重^③。虽有环馆，燕处则超若^④。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轻天下^⑤，轻则失本，躁则失君^⑥。（第二十六章）

校释：

①轻，甲本作“𡗗”，乙本作“轻”，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静，甲本作“清”，乙本作“静”，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躁，甲、乙本作“𡗗”，傅本、通行本作“躁”。

毕沅曰：“古字无躁，今作𡗗。”

案：𡗗为轻（輕）省，清借为静。毕说是，躁应作𡗗，《管子·心术》：“摇者不定，𡗗者不静。”正𡗗、静相对也。

高延第曰：“重谓己身，轻谓天下，静谓无为，躁谓有为。”

案：轻则心旌摇荡，重则心神安定。𡗗则心意烦乱，静则心境明净。

②君子，甲、乙本作“君子”，傅本作“君子”，通行本作“圣人”，景龙碑同帛书，虞本同通行本。

终，甲本作“众”，乙本作“冬”。诸本作“终”。

奚侗曰：“君子谓卿大夫士也，说见《礼记·乡饮酒》注，对下文万乘之主言。”

陈柱曰：“作‘君子’是也，《韩非·喻老》篇亦作‘君子’。”

案：终，它处甲、乙本皆假“冬”，此处甲本作“众”，义亦可通。奚说非，盖涉下文万乘之主而误，行不离辎重，岂士大夫然？

③甲本作“不离其留重”，乙本作“不远其留重”傅本作“不离其辎重”，通行本作“不离辎重”，虞本同通行本，或本“辎”作“轻”。

范应元曰：“辎，库车也。《字林》：‘载衣物车。’前后皆蔽，若今库车。重者，车所载之物也。观，从游之所也。宴，安也。”

成玄英曰：“言君子达人终日行此，同尘处世而不离重静。”

洪颐煊曰：“河上注：‘辎，静也。圣人终日行道，不离其静与重也。’颐煊案《文选·东京赋》：‘终日不离其辎重。’薛综注：‘辎重，车也。’李善注：‘张揖曰：‘辎车，有衣之车也。’’言圣人终日如处衣车以养静，非谓辎即静也，注义失之。”

案：留为辎省。帛书作“留”义亦可通。《说文》：“留，东楚言缶曰留。”缶即空虚以为用。不离缶重，即常保虚静也。

④甲本作“唯有环官，燕处□□”，乙本作“虽有环官，燕处则昭若”，傅本作“虽有荣观，宴处超然”，王本、河上本同傅本只“宴”作“燕”。虞本同王本。

甲本《释文》曰：“疑环官读为闾馆或荣观，乃旅行止息之处，极躁之地。”

吴澄曰：“虽有荣华之境，可以游观。”

焦竑曰：“荣观，纷华之观也。《公羊传》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

马叙伦曰：“荣观是荣卫之借。”

案：唯、虽古通（见王引之《经传释词》），燕借为宴，《说文》：“宴，安也。”《尔雅》：“宴，居息也。”范应元云：“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燕’。”是范所见王本作“宴”。心安则所对境亦静，故宴处则超然。”

⑤若何，甲、乙本如此，傅本作“如之何”，通行本作“奈何”，虞本同通行本。

于，甲、乙本作“于”，傅本、通行本无。

案：帛书是，应有“于”字。景福本有“于”字，《韩非·喻老》亦有。老子主无事取天下，以身为重，以天下为轻，此言万乘之主背道而驰，轻身而重天下。若无“于”字，则云万乘之主重身轻天下，何“奈何”为？十三章“故贵以身于为天下，

若可以托天下。”正与此暗合。

⑥本，甲、乙本作“本”，傅本、王本同帛书，河上本作“臣”，吴澄本作“根”，景龙碑作“臣”，虞本同帛书。

俞樾曰：“《永乐大典》作‘轻则失根’，当从之。盖此章首云‘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故终之曰：‘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言不重则无根，不静则无君也。”

劳健曰：“‘轻则失臣’二句，乃承‘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句，而失为臣之用，过在人主不自处于无为，故躁而失为君之道也。”

马叙伦曰：“老子本作‘根’，传写脱为成‘木’后人改为‘本’以就义，亦有作‘艮’者，后人以形近改为‘臣’，以就下句之‘君’字，其实以‘根’韵‘君’，下二句由上二句之义耳。”

案：河上作“臣”，非也，盖涉“万乘之主”、“躁则失君”而误，实不知“奈何”句为老子感叹句也，并非以“万乘之主”贯此一章之义。结末两句正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两句之反用。若作“臣”，君王轻失臣，亦将失君，躁失君，亦已失臣矣，何乃只云“轻失臣，躁失君”，而不并云：“轻失君，躁失臣”耶？

译文：

稳重是轻率的根本，安静是躁动的主宰。所以君子的一切行为，都象居衣车之内而静养一样。即使居于闹市，只要心境平静，就会超然物外。奈何万乘之主不静守己身，而碌碌为天下操劳呢？轻率就会失去根本，躁动就会失去主宰。

善行者无辙迹^①，善言者无瑕适^②，善数者不用筹策^③，善闭者无关籥而不可启也^④，善结者无繻约而不可解也^⑤。是以圣人恒善救人^⑥，而无弃人，物无弃财^⑦，是谓习明^⑧。故善人，善人之师^⑨，不善人，善人之资也^⑩。不贵其师，不爱其资^⑪，虽知乎大迷，是谓眇要^⑫。（第二十七章）

校释：

- ①撤迹，甲本作“弊迹”，乙本作“达迹”，傅本作“撤迹”，通行本作“微迹”，《释文》作“微迹”，虞本作“辄迹”。

释德清曰：“撤迹，犹言痕迹。”

范应元曰：“善行己者乘理，故无撤迹。善言事者中节，故无过责。”

吴澄曰：“善行者以不行为行，故无撤迹。”

毕沅曰：“古无撤字，《庄子·天下》篇所称‘车軼’，亦即撤也，是借字，实应用軼耳。”

案：《说文》：“弊，发也。”与达义同，发、达，行也，义亦可通。

- ②瑕适，甲、乙本如此，傅本作“瑕谿”，通行本作“瑕谿”，龙兴碑同帛书，虞本同傅本。

高亨曰：“瑕谿，皆玉疵也。《管子·水地》篇：‘夫玉，瑕谿皆见，情也。’尹注：‘瑕谿，玉疵也。’《荀子·宥坐》篇：‘瑕谿并见，情也。’义同。《吕氏春秋·举难》篇：‘寸之玉，必有谿瑕。’适、谿古通用，谿则后起专字也。无瑕谿，犹言无疵病也。”

吴澄曰：“善言者以不言为言，故无瑕谿。”

- ③数，河上本作“计”，诸本作“数”。

桮策，甲本作“桮筴”，乙本作“桮筴”，傅本、通行本作“筹策”，陆希声本作“筹算”，或本作“筹竿”、“筹筭”，虞本同傅本。

吴澄曰：“善计者以不计为计，故不用筹策。”

案：《说文》：“桮，断木也。”桮策，古人计算所用之竹木简也。

- ④关篇，甲本作“闾闾”，乙本作“关篇”，傅本作“关键”，王本作“关键”，虞本同傅本。

启，甲、乙本作“启”，傅本、通行本作“开”。

案：《说文》无“闾”字。篇当借为闾，《说文》“闾，关下牝也。”又，疑“不可启”“不可解”句当置五十四章“子孙”句前。此两句于此与上文文例不一，于五十四则合。

- ⑤纆约：甲本残缺，乙本作“纆约”，傅本、通行本作“绳约”。

案：《说文》：“纆，索也。”绳、纆义同，后人改为绳。

- ⑥救，甲、乙本作“悚”，傅本、通行本作“救”下同。

案，悚借为救。

⑦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傅奕曰：“‘是以’至‘弃物’二十字，独得诸河上本，而古本无有。”

案：傅氏疑此处有伪，今诂之帛书，“常善救物”句确系后人所增。“物无弃财”承前省“恒善救物”，老子行文之法多如此。《淮南·道应训》“人无弃人，物无弃物，是谓袭明。”正无此句。

⑧习，甲本作“伸”，乙本作“曳”，傅本、通行本作“袭”。

许抗生曰：“《说文》：‘曳，习也。’袭、习古通常，曳明即袭明也。伸、曳疑皆为曳之误。袭有重义，袭明即重明也，指非常明。”

奚侗曰：“袭明，谓因顺常道也。”

陶绍学曰：“以下与上文意不相属，宜退在六十二章‘人之不善，何弃之有’下。”

案：许说是。五十二章甲本有“袭常”，此处甲本作“伸”，当为曳之误。《说文》：“习，数飞也。”故习有重义。

⑨乙本如此，甲本残缺，按其所缺字数，亦当如乙本，傅本、通行本作“善人者，不善人之师”。

案：帛书义胜，此善人、不善人为善人之师之资，而下言“不贵其师，不爱其资”亦单指一类人而言也。

⑩资，甲本作“齎”，乙本作“资”，傅本、通行本作“资”。

河上公曰：“资，用也。”

王弼曰：“资，取也。”

范应元曰：“资，质也。未觉者亦有先觉者之资质也，人皆可以为善人，特其未觉，而藉先觉者觉之耳。”

李息斋曰：“不善人善人之资，言不善人之本同善人也。”

马其昶曰：“见不善非徒以为戒，又必教之使善，然后吾之善量足，是不善人，正善人为善之资。”

案：《说文》：“齎，持遗也”。《玉篇》：“齎，行道所用也。”即资也。马说非，善人非以劝不善人为善而成其善人之名也。

⑪蒋锡昌曰：“不善人以善人为师，故世贵之，善人以不善人为资，故世爱之，此皆大道下降之衰象。若夫至治之世，善恶泯绝，师资且无贵爱何有？”

朱谦之曰：“日本天明本《群书治要》作‘贵其师。’……河上公‘不贵其师’注曰：‘独无辅也。’‘不爱其资’注‘无所使也。’独无辅而无所使，似经文亦作‘贵其师，不爱其资’，于义为长。”

⑫眇要，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要妙”。

高亨曰：“要，疑当读为幽，幽妙犹言深妙也。要、幽古通用。《诗·七月》：‘四月秀蓂。’《大戴礼·夏小正》蓂作幽，即其左证。”

案：眇借为妙。眇要，玄妙之关键也。

译文：

善于行走的人，不留下痕迹，善于说话的人，没有漏洞毛病，善于计算的人，不需用筹码。善于关门的人，不需要用锁和门闩，而关了谁也打不开，善于捆绑的人，不用绳索，捆绑了谁也解不开。所以圣人常善于救人，就没有被遗弃的人，常常善于救物，就没有被遗弃的物，这就是很明达的。所以，善人，是善人的老师，不善人，也是善人的借鉴。不尊重老师，不爱惜借鉴，即使极聪明，也将会糊涂。这就是微妙玄通的要诀。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①。为天下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婴儿^②。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③。为天下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贷，复归于无极^④。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⑤，夫大制无割^⑥。（第二十八章）

校释：

①溪，甲本作“溪”，乙本作“鸡”，傅本、通行本作“谿”，景福本作“溪”。下同。

王弼曰：“雄，先之属，雌，后之属也。”

吴澄曰：“雄谓刚强，雌谓柔弱。”

案：鸡借为溪，溪与谿同，《玉篇》：“谿，与溪同。”此言知将为天下之刚强者，必先保其柔弱，如溪之卑下，以集水而使德归附之，德归之则如婴儿之合自然。

②离，甲本作“鸡”，乙本作“离”，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案：鸡借为离。

③谷，甲、乙本作“浴”，傅本、通行本作“谷”。

④“知其白，守其黑……复归于无极”，傅本、通行本置于“知其白，守其辱”之前，而“知其白，守其辱”之“白”作“荣”。

贷，甲本作“贡”，乙本作“贷”，傅本、通行本作“忒”，敦煌丁本、遂州本作“贷”。

案：《说文》：“贡，从人求物也。”“贷，施也。”贷、贡义同形近。不贷，不丢失也。贡、忒音同义近。

吕吉甫曰：“白于色为受采，于物为明，于行为水，于数为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万物之染，若晦若水，终之于抱一，抱一则能曲能枉能淫能蔽，故可以为天下式。”易顺鼎曰：“按此章有后人窜入之语，非尽老子原文。《庄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此老子原文也。盖本以雌对雄，以辱对白。辱有黑义。《仪礼》注：‘以白造缁曰辱。’此古义之可证者。后人不知辱与白对，以为必黑始可对白，必荣始可对辱，如是加‘守其黑’一句于‘知其白’下，加‘知其荣’一句于‘守其辱’之上，又加‘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四句，以叶黑韵，而窜改之迹显然矣。以辱对白，此固周至汉古义，而彼竟不知，其显然者，一也。‘为天下谿’、‘为天下谷’，谿、谷同义，皆水所归。‘为天下式’则与谿、谷不伦，凑合成韵，其显然者二也。王弼己为‘式’字等句作注，则窜改即在魏晋之初。幸赖《庄子》所引，可以考见原文，亟当订正，以存真面。”

案：高亨论证更详，可参看。检之帛书，知汉以前“知其白”段在“知其荣”段之后，盖后有“朴散则为器”而使“知其荣”段之“复归于朴”与“朴散则为器”相连接。

⑤王弼曰：“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立之为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移俗，复归于朴也。”

⑥无，甲、乙本作“无”，傅本同帛书，王本、河上本作“不”，虞本同王本。

易顺鼎曰：“按‘不割’当作‘无割’，王注云：‘以天下之心为心，故无割也。’足证王本作‘无’。《道应训》正作‘大制无割’，此作‘不’者，后人因下篇有‘方而不割’之语改之。”

范应元曰：“大制天下者，其道统而不离，犹朴全而无割也。”

毕沅曰：“制，裁断也，割，分裂也。”

蒋锡昌曰：“大制犹云大治，无割犹云无治，盖无治，可以使朴散以后之天下复归于朴，正乃圣人之大治也。”

案：历代解老者皆释“制”为政治之义，此失老旨远矣。老氏此语盖全文之总结也。应与前对应，释制为曲，言知曲始可不受伤害，一如“曲则全”也。《庄子·庚桑楚》：“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鲋鲋为之制。”制即曲折也（或云制为擅、独揽）。

译文：

知道自己是雄强的，却甘居雌弱之位，好象河流居下而集水。只有居下，常德才不会离开他。常德不离，他就能达到婴儿的境界。知道自己是洁白的，却甘居污浊之名，象天下的河流一样容污纳垢。只有能容污纳垢，德才常常充盈，德充盈，就会达到敦朴的境界。敦朴就可成就一切，所以圣人利用敦朴来治理天下，所以只有曲才能得全。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①，吾见其弗得已^②。夫天下，神器也^③，非可执者也，非可为者也^④。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固无失^⑤。物或行或随^⑥，或热或吹^⑦，或强或削^⑧，或培或堕^⑨，是以圣人去甚、去大、去奢^⑩。（第二十九章）

校释：

①毕沅曰：“取，如左氏‘取我田畴而伍之’，《史记》：‘取高帝约束纷更之’之取。为，治之也。”

蒋锡昌曰：“《广雅·释诂》三：‘取，为也。’《国语》：‘疾不可为也。’韦解：‘为，治也。’是取与为通，为与治通。”

②甲本残存“吾见其弗”，乙本残存“得已”，傅本、通行本作“吾见其不得已”。

高延第曰：“此言有心于治天下，失其自然之道，天下转不可得而治。”

苏辙曰：“圣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为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为之，则不可得矣。”

案：或释弗得己为迫不得已，此非，下文‘天下神器不可为也’正释‘取天下而为之则不可得也’。

③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无“也”字。

严灵峰曰：“神器，犹神物也，言其至贵重者也。”

案：应有“也”字。此言天下为一神器，正为下文“不可为”之原因，若无“也”字，原因之意失，句意不足矣。

④“非可执者也”句，诸本皆无。

易顺鼎曰：“按‘不可为也’下当有‘不可执也’一句，请举三证以明之。《文选》于令升《晋记总论》注引《文子》称老子曰：‘天子大器也，不可执也，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其证一。王注云：‘故可因而不可为，可通而不可执也。’王注有，则本文可知，其证二。下篇六十四章云：‘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无为’即‘不可为’，‘无执’即‘不可执’。彼文有，则此文亦有，其证三。盖有‘执而失之’一句，必先有‘不可执也’一句明矣。”

马叙伦曰：“彭相引黄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至于人身，独非神器乎？’是黄见本有此一句。”

朱谦之曰：“‘为者败之’二句，又见第六十四章。《鹖冠子·备知》篇曰：‘故为者败之，治者乱之。’当亦本此。”

司马光曰：“为之则伤自然，执之则乖通变。”

案：当有“非可执者也”一句，盖后有‘执者失之’也，且应置于“非可为者也”前，古文法如此。

⑤案：“是以”两句诸本均无，而见于六十四章。六十四章“为者败之”四句与彼章义不合，而与此章义正合。奚侗注六十四章曰：“四句与上下文谊不相属，此第二十九章中文，彼章掇下二句，误属于此。”马叙伦然其说。且“是以”两句又与后文“是以圣人去甚、去大、去奢”相对应。此云天下乃神器也，有为而治则不可治也，有心而守则不可守也。

⑥随，甲本作“随”，乙本作“随”，傅本、通行本作“随”。

吴澄曰：“凡过盛必衰。”

薛惠曰：“此言天下之所以不可为也。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随而后，或响而温，

或吹而寒，或强而刚，或羸而弱，或载而动，或蹶而止。其相反而不齐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随，响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势而导之者，易简而理自得也。违其性而为之者，烦劳而物愈扰也。”

案：隋为随省。薛说非矣。其强以上半章与下半章之意相连属，今以六十四章之文加之，此章实有两意明矣。亦可证六十四章之文宜置此章。

- ⑦甲本作“或炅或□”，乙本作“或热”，傅本作“或噤或吹”，王本“噤”作“歔”，河上本作“响”，遂州本作“嘘”，虞本同遂本。

河上注曰：“响，温也。”

高亨曰：“缓吐气以温物谓之嘘，急吐气以寒物谓之吹。”

案：后人对响或嘘曲为解说，今甲本作“炅”，乙本作“热”，其义甚明矣。炅、热义同。《素问·举痛论》：“得炅痛立止。”王冰注云：“炅，热也。”

- ⑧甲本残缺此四字，乙本作“或碰”，傅本作“或强或剝”，通行本作“或强或羸”。虞本同通行本。

范应元曰：“‘或强或剝，或培或堕’，严遵、王弼、傅奕、阮籍同古本。剝，寸卧切，折伤也。培，蒲枚切，傅奕引《字林》云‘益也’。堕，徒果切，傅奕引《字林》云‘落也’。”

案：碰借为剝，《说文》：“剝，折伤也。”训为弱，与强相对。

- ⑨甲本作“或坏或穽”，乙本作“或陪或堕”，傅本作“或培或堕”，河上本作“或载或蹶”，王本作“或挫或蹶”，虞本同河上本。

毕沅曰：“堕，俗作蹶，非。”

易顺鼎曰：“挫与蹶义不相反，俞氏据河上本作‘或载或蹶’，谓‘王本挫在字之误，在即载字。’其说是也。然有未尽者。按王作‘在’，河上作‘载’，皆‘栽’之假借字。‘在’字州辅碑作‘栽’，与栽、载皆从戈，故并相同。或栽或蹶，即《礼记·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柱下之微言，即阙里之绪论也。”

- ⑩甲、乙本如此，甲本只“奢”作“楮”，乙本作“诸”，傅本、通行本作“去甚、去奢、去泰。”

河上公曰：“甚谓贪淫声色，奢谓服饰饮食，泰谓宫室台榭。”

薛蕙曰：“圣人所谓甚、奢、泰者，非谓后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为了易简之外者，皆是也。”

马叙伦曰：“甚，尤安乐也。或为熤省，《说文》曰：‘熤，乐也。’”

朱谦之曰：“甚字，河上注谓‘贪淫声色’是也。《说文》：‘甚，尤安乐也。从甘从

匹，匹，耦也。’朱骏声曰：‘按甘者饮食，匹者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训安乐之尤。’”

案：大与泰通，《荀子·富国》：“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楮、诸、奢形近而借。甚，安乐也，《庄子·外物》：“有甚忧两陷而无所逃。”此言物有逆有顺，有正有反，圣人去甚去大去奢而执厥中，则无忧矣。

译文：

将要取得天下而有所作为，我看他是达不到目的的。天下是一神妙之物，不能有意执守，不可有心而为，强为的将要失败，强守的将要丧失。所以圣人治天下，不强为故不失败，不强守故不丧失。事物有前必有后，有热必有寒，有强必有弱，有增必有减，所以圣人不淫乐，不安逸，不奢侈。

以道左人主^①，不以兵强于天下^②。其事好还^③，师之所居，荆棘生之^④。善者果而已矣^⑤，毋以取强焉^⑥。果而毋骄，果而毋矜，果而毋伐^⑦，果而毋得己，居是谓果而不强^⑧。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蚤已^⑨。（第三十章）

校释：

①左，甲本作“左”，乙本作“佐”，傅本、通行本作“佐”。傅本、王本句末有“者”字，帛书无。

毕沅曰：“‘佐’应作‘左’。”

俞樾曰：“景龙碑作‘以道作人主者’，乃古本也。”

案：王注云：“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于天下。”是王本无“者”字。

②于，甲、乙本有，傅本、通行本无。

案：景福本、敦煌丁本亦同帛书有“于”字。王注云：“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于天下。”是王本亦有“于”字，古本如此。

③刘师培曰：“好，与孔同……好还者，假好为孔，孔义同甚。”

范应元曰：“还，句缘切，经史旋、还通。”

蒋锡昌曰：“此谓用兵之事，必有不良之还报。”

④甲本作“楚枌生之”，乙本作“□棘生之”，傅本、通行本皆作“荆棘生焉。”傅本、通行本此句后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案：楚即荆也。《说文》：“楚，丛木，一名荆也。”枌、棘音义通，《说文》：“枌，木理也。”

劳健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景龙、敦煌与道藏龙兴碑本无此二句，他本皆有之。《汉书·严助传》淮南王安上书云：‘臣闻军旋之后，必有凶年。’又云：‘此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按其词意‘军旋’‘凶年’当别属古语，非同出老子。又王弼注止云‘贼害人民，残荒田亩，故曰荆棘生焉。’亦似本无此语，或古义疏常引之，适与‘还’字、‘焉’字偶合谐韵，遂并衍入经文也。”

马叙伦曰：“谿弼注曰：‘言师凶害之物也，无有所济，必有所伤，贼害人民，残荒田亩，故荆棘生焉。’是王亦无此两句。成（玄英）于此两句无疏，则成亦无，盖古注文所以释上两句者也。”

案：检之帛书，无此两句，其为古人释“师之所居，荆棘生之”，而误入经文也。

⑤王弼曰：“果犹济也，言善用师者，趣以济难而已矣。”

苏辙曰：“果，决也。德所不能绥，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后以兵决之。”

司马光曰：“果，犹成也。大抵禁暴除乱，不过事济功成则止。”

李息斋曰：“果者，不久之谓也。”

李宏甫曰：“天道好还，而以兵强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其不可以取强而遂己，非果断不能也。”

俞樾注通行本下句“不敢以取强”曰：“按‘敢’字衍文。河上公注曰：‘不以果敢取强大之名也’。句中‘不以’两字，即本经文，其‘果敢’字乃释上文‘果’字之义，非此文又有‘果’字也。”

严复曰：“不云胜而云果，有道之师，胜乃有果，不道者无果也。”

高亨曰：“《尔雅·释诂》：‘果，胜也。’果而已，犹胜而止。”

朱谦之曰：“《广雅·释诂》一：‘果，信也。’《论语》：‘行必果。’缪协曰：‘成也。’《淮南·道应训》：‘令不果往。’注：‘诚也。’老子‘善者果而已’，盖以诚信为果之第一义，谓唯诚信可以得人，不必用兵也。”

案：朱说义胜，以杀、胜、克敌、果断、果敢等释果皆非，其失老义远矣，皆悖后

文“不强”义。释为成、济、不久者，巧则巧矣，不善也。老子以诚信战，非以兵强于天下，而能屈人之兵，正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⑥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不敢以取强焉”，景龙碑、遂州碑无“敢”字。

⑦甲、乙本句序如此，傅本、通行本作“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景龙、景福、遂州碑句序同帛书。

骄，甲本作“驕”，乙本作“骄”，范本作“桥”，诸本作“骄”。

蒋锡昌曰：“顾本成疏‘骄谓慢上，矜谓誇下……伐，取也。’是成本‘果而勿骄’句亦在‘果而勿矜’之前。”

杨树达曰：“桥字从心，乃骄傲之骄本字，但《说文》未收耳，骄则桥之假字。”

⑧甲、乙本皆如此，傅本无“居”字，王本无“是谓”两字，虞本亦无。

俞樾曰：“按傅本作‘是果而勿强’，当从之。上文云：‘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又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皆言其果，不言其强，故总之曰：‘是果而勿强。’正与上文‘果而已，不以取强’相应。读者误谓此句与‘果而勿矜’诸句一律，遂妄删‘是’字耳。唐景龙碑亦有‘是’字。”

案：居，处也。言居此（不骄、不矜、不伐、不得已）始可谓不强也。后人以“果而毋（不）”之句式而删“居是谓”。又，“居”字亦可置于上句句末，作句末助词（见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及杨树达的《词论》）。

⑨而，甲、乙本作“而”，傅本、通行本作“则”，不道，傅本作“非道”，诸本作“不道”。

蚤，甲、乙本作“蚤”，傅本、通行本作“早”。己，诸本作“己”，或本作“亡”。

姚鼐曰：“‘物壮则老’十二字衍，当在下篇‘含德’章‘心使气曰强’下，诵者误入此‘勿强’句下。”

案：姚说凿矣，此三句正于“不强”之上进而言说之，又与“以道左人主”遥对。

译文：

要用道来辅佐君主，不要以兵充雄于天下，对敌用兵一定会得到回报的，军队处过的地方，就会生出荆棘。善于战胜敌人的，是用诚信，而不以兵取胜。诚信而不骄傲，诚信而不自高，诚信而不炫耀，诚信好象是迫不得已的。达到这种境界就叫诚信而不用强。事物盛极就会衰老，盛极是不得道，不得道就会早早地灭

亡。

夫兵者^①，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②。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③。故兵者非君子之器，兵者不祥之器也^④，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⑤，勿美也^⑥。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⑦。杀人众，以悲哀立之^⑧，战胜，以丧礼处之。（第三十一章）

校释：

①甲、乙本如此，傅本作“夫美兵者”，通行本作“夫佳兵者”，或本作“夫唯兵者”，虞本同通行本。

王念孙曰：“‘佳’字当作‘隹’，字之误也。‘隹’，古‘唯’字也。”

案：古本或有作“夫佳兵者”，后人不知“隹”之为“唯”，形近而误为“佳”，继又误之为“美”也。虞本于下注云：“河上无‘者’字。”未知何所据：

②欲，甲本作“欲”，乙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道”。

案：此两句已见于二十四章，于彼章甲、乙本皆作“欲”。作“欲”于此虽可通而不见善，疑为错简。

③崔述曰：“隋唐以来，世皆以左为上。……余考之《春秋传》，皆上右者，惟楚人上左耳。……故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必言楚人上左者，明诸侯之国皆上右也。老子楚人也，以从楚俗，故云‘吉事上左，凶事尚右’也。”（《丰镐考信别录》卷三）

案：高亨引《逸周书》曰：“吉礼左还，顺天以立本。武礼右还，顺地以利兵。”又引《毛传》曰：“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之事。”上左之证，非只楚人耳。《管子·白心》：“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出者而不伤人，入者自伤也。”尹知章注云：“左为阳，阳主生，故为出也。右为阴，阴主死，故为入也。”

④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案：帛书是。《文子·上仁》引作“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穀梁传》僖公

二十六年注引作“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此皆以“不祥之器”与“不得已而用之”相连。

⑤甲本作“恬淡为上”，乙本作“恬憺为上”，傅本、通行本作“恬淡为上”。

⑥甲、乙本如此，傅本作“故不美也”，通行本作“胜而不美”，景龙碑、遂州碑作“故不美”，虞本同通行本。

案：无“故”字义胜。“恬淡为上”、“勿美也”两句指用兵时之态度也，为并列关系，非因果关系也。

⑦甲、乙本如此，傅本作“言居上势则以丧礼处之”，通行本同帛书只“居”作“处”。景龙碑无此句。虞本同通行本，且注云：“河上无此句。”

⑧甲本作“以悲哀立之”，乙本残存一“立”字，傅本作“以悲哀泣之”，通行本作“以悲哀泣之”，虞本同傅本。

罗运贤曰：“按‘泣’当为‘泣’之讹。《说文》无‘泣’字，盖即‘濂’。泣、濂古通。《说文》：‘濂，临也。’”

案：立借为濂，临也。

易顺鼎曰：“惟此章语颇冗复，疑有古注误入正文，‘言以丧礼处之’，观一‘言’字，即似注家之语。”

晁景迂曰：“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于‘战胜以丧礼处之’，非老子之言。”

李纯甫曰：“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义疏浑入经者，祥其文义可见。”

虞本于此章句末云：“案：‘兵者不祥之器’至‘言以丧礼处之’，似为注语，然皆作经文，今仍之。”

案：此章文义冗繁，今删繁就简，臆订如下，且附二三先贤之订正文：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夫乐杀人，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丧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哀立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李慈铭订正文：夫佳兵不祥，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则兵则贵右，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多，则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丧礼处之。”

陶方琦订正文：“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战胜以丧礼处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高亨订证文：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译文：

用兵打仗，是一件不吉利的事，人们讨厌它，连有欲者也不想用兵打仗。君子以左方为贵，用兵者以右方为贵。所以用兵非君子之所为，是一件不吉祥的事，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用，用时也要保持着恬淡，不要以之为美事，如果以之为美事，是以杀人为快乐。以杀人为快乐的人，不能得意于天下。所以吉事以左为贵，丧事以右为贵，所以偏将军位于左边，上将军位于右边，这是说用兵打仗是以丧礼来处理的。杀人多了，就要以悲哀的心情追悼他们，即使是战胜了，也要以丧礼来处置。

道恒无名，朴^①，唯小，而天下弗敢臣^②，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④，民莫之令而自均焉^⑤。始制有名^⑥，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⑦，知止所以不殆^⑧。俾道之在天下也，犹川谷之与江海^⑨。（第三十二章）

校释：

①恒，甲、乙本作“恒”，傅本、通行本作“常”。

朴，甲本作“握”，乙本作“朴”，傅本、通行本同乙本。

胡适曰：“‘道常无名朴’五字为句，‘常’通‘尚’。又按河上注曰：‘道能阴能阳，能张能驰，能存能亡，故无常名也。’则河上本作‘道无常名’。”

高亨曰：“‘名’下疑脱‘之’字，三十七章曰：‘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即道也，是其证。”

案：此或读为“道常无名，朴”，或读为“道常无名朴”，或读为“道，常，无名，朴”。前者义胜，道常不可名，此其朴也。老子以为天地之始（朴为未雕之木素，借以喻天地之始也），不可名也，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也。”是其证。若读“道常无名朴”，则文法不可通，义不可解也。胡氏以为“常”通“尚”，正欲去文法不通之病耳。今检之帛书“常”作“恒”，则“恒”不可通“尚”也。读为“道，常，无名，朴”，意则可通，老子所说道之特性确有一“常”，如十六章“复命曰常”，而此处帛书作“恒”不作“常”，非若十六章之“常”，故此读凿。

- ②唯，甲、乙本作“唯”，傅本、通行本作“虽”。弗敢，乙本如此，甲本残缺，傅本、通行本作“莫能”，景龙碑、河上本作“不敢”，或本作“莫不”。

侯王，甲、乙本如此，傅本、范应元本，景龙碑作“王侯”，王本、河上本作“侯王”，虞本同王本。

案：虽、唯古通，今从帛书。

- ③范应元曰：“王侯若能守道，则万物将自宾服，何以兵为？”

案：侯王以道治天下，则天下归于道，故曰宾也。

- ④合，甲本作“谷”，乙本作“洛”，傅本、通行本作“合”。

降，甲、乙本作“俞”，傅本、通行本作“降”。

露，甲、乙本作“洛”，傅本、通行本作“露”，或本作“霖”。

案：《说文》：“俞，空中，木为舟也。从亼从舟从乚，乚，水也。”则俞有降水义。天为阳，地为阴，天地相合，即阴阳相交也。

- ⑤易顺鼎曰：“按唐韩鄂《岁华纪丽》引作‘民莫之合而自均。’‘令’疑‘合’字之误。莫之合，即听其自然之意也，言天地相合则甘露自降，若民莫为之合，而亦且自均，极言无为之效耳。”

案：易说凿，“令”之误为“合”，当为抄者涉上文“天地相合”而误，且“令”与“合”形近。

王弼曰：“言天地相合，则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无为，则民不令而自均也。”

案：《庄子·外物》：“官事果乎众宜。”《盗跖》：“知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是以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义亦同此。

- ⑥王弼曰：“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

林希逸曰：“制，作也。”

吴澄曰：“此言德也。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犹言为也。有名者，德也，道无名，自道而为德，则有名也。”

奚侗曰：“始即首章无名天地之始。制，作也。道本无名，强制作之为有名。”

案：上言顺自然之无为，此言造作，故有名也。制，释为制度法规亦可通。

⑦夫，诸本作“夫”，河上本作“天”。

止，诸本作“止”，河上本作“之”。

案：作“天”误。作“天”，语意与上文不相连，有名又岂与天有关？“天”当为“夫”字厥坏或形近而误。

⑧所以，乙本如此，甲本残缺，傅本作“所以”，王本作“可以”，虞本同王本。

案：王弼注云：“故知止所以不殆也。”则王本作“所”不作“可”。所、可古亦通，见三章注。

⑨俾，甲本作“俾”，乙本作“卑”，傅本、通行本作“譬”。

道，诸本作“道”，毕沅所见傅本无。

与，甲、乙本作“与”，傅本作“与”，王本作“于”，虞本同王本。

易顺鼎曰：“王注云：‘犹川谷之与江海也。’是本文‘于江海’当作‘与江海’。《牟子》引此云：‘譬道于天下，犹川谷与江海。’字正作‘与’。”

蒋锡昌曰：“此句倒文，正文当作‘道之在天下，譬犹江海之与川谷。’盖此文以江海譬道，以川谷譬天下万物……江海善下，与道相似，故老子取以为譬也。”

案：蒋说失当，此以江海作譬，非喻道之善下也，意为天下有始，仍需守道，一如小谷汇成大海，小谷断竭，大海焉存，道之不在，天下何安之有哉？

译文：

道常不可名，这就是它的敦朴，虽然细微不可见，可是天下谁也不敢使它臣服。侯王如果能持守大道，天下万物自然会宾服他。天地之间阴阳两气相交，降下甘露，老百姓无需命令，自然而平均了。道制作天地万物，这就有了名，名既然有了，也就要适可而止，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要使道永远保持在天下，好象川谷不停地汇归江海一样。

知人者知也^①，自知者明也^②，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③，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也^④，不失其所者久也^⑤，死而不忘者寿也^⑥。（第三十三章）

校释：

①甲、乙本如此，傅本作“知人者智也”，通行本同傅本只无“也”字，虞本同通行本。

叶梦得曰：“自知者见性，知人者未必能见性，为智而已，智者有别乎外也，故见性而后为明，明则无所不照也。”

案：知通智，《庄子·盗跖》：“知者之为。”亦知借为智。

②知，诸本作“知”，《韩非·喻老》作“见”。

朱谦之曰：“《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并《周易集解》‘震’下虞翻引此句均作‘自知者明’，作‘知’字是。‘自见之谓明’，与经文三十四章‘自见者不明’谊相反。”

案：作“知”是也，自知与知人正相对言。作“见”（看也）义亦可通，非与三十四章义相悖。

吴澄曰：“智能知人，徇外之智，尔能自知，则内能尽性也。故谓之明。”

案：《亢仓子·全道》：“心平正不为外物所诱曰清，清而能久则明。”自知者则心不为外物所役，清也，明也。

③易顺鼎曰：“胜为载（车载之载）。”

案：老子弃强，而此云强，不亦怪乎？老子云强，其有两义也。一，柔弱之强，此真强也，五十二章“守弱曰强”即此。二，死之徒者之强，三十六章“柔弱胜强。”七十六章“坚强者死之徒也。”即此也。此章之强，第一义也，明此理，则无怪矣。胜人者以一己之力全施于彼，故只有力也。胜己者，明心见性，非有力而能达，故曰强也。

④严灵峰曰：“‘强’，疑有误。王注云：‘勤能行之，其志必获。’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王注云：‘有志也。’《庄子·大宗师》：‘而真人以为勤行也。’是当作‘勤’，盖‘勤’与‘强’音近，并涉上文‘自胜者强’句而误也。又疑强、勤二字，古相通假。陈景元云：‘强行者，谓勤而行之也。’

⑤叶梦得曰：“所者，人之所安也……随所在而安之，孰不可为久者。”

马其昶曰：“《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止于其死而不迁，则一念万年，故曰久。”

李大防曰：“所者性也，即朴也。长保此朴则历久不磨也。”

鸠摩罗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寿。”

⑥忘，甲、乙本作“忘”，傅本、通行本作“亡”

易顺鼎曰：“《意林》‘亡’作‘妄’。死而不妄，谓得正而毙也。河上本虽亦作‘亡’，而注云：‘目不妄视，耳不妄听，口不妄言，则无怨恶于天下，故长寿。’是亦读‘亡’为‘妄’矣。”又引郑湛侯曰：“按亡，无也，无，不存也。人虽死而有可以存者如之不朽之赖，乃为寿也，似无庸依《意林》作妄。”

苏辙曰：“死生之变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也。”

案：作“忘”义胜，易说可通，河上则误。

译文：

能认清别人的叫有智慧，而能了解自己的就叫做明达。能战胜别人的叫做有力，能战胜自己（自控）的叫做强大。知道满足的就会永远富足，坚持下去的就会达到志向，不失本性的就能长存，死去了而不被遗忘的就是长寿。

道汎呵其可左右^①，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②，〔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③可名于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④。（第三十四章）

校释：

①道汎呵，甲本作“道□□”，乙本作“道汎呵”，傅本作“大道汎汎兮”，通行本作“大道汎兮”，虞本同通行本。

董思靖曰：“汎，通作泛无滞貌。惟不丽于一物，不离乎当处，无处不有，无时不然，

是以左右逢其原也。”

吕吉甫曰：“大道则无所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

焦竑曰：“汎，无系著也。”

案：《说文》无“汎”，汎、汎形近。《诗·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诗·柏舟》：“汎彼柏舟”均为汎而不为“汎”。《毛传》：“汎汎，流貌。”《说文》：“汎，浮貌。”“汜，泄也。”汎、汜通。

- ②甲、乙本如此，傅本作“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居，衣养万物而不为主”，王本、河上本作“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虞本同王本。

- ③朱谦之曰：“此三句必非《老子》本文。‘常无欲可名于小’，当为首章‘常无，欲观其妙’之古注。《法言·孝至》篇李轨注曰：‘道至微妙，故曰小也。’在此则为赘语。敦、遂本无‘常无欲’三字，亦其证也。‘可名于小’一句，与‘可名于大’相偶，但审校文义，爱养万物，可名为大，为小义不可通。‘万物归焉而不为主’与‘爱养万物不为主’，实为重句，可删。以此疑有古注语杂入。证以景龙碑无此三句，其可信，胜他本多矣。”

案：朱说是。此三句置于此，与上、下文义不合，前文言大，后文亦言大，而此却独言小，文义不连贯。今删之。

- ④甲、乙本如此，傅本作“是以圣人能成其大也，以其终不自大，故能成其大”，通行本作“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虞本同通行本。

陈柱曰：“宋河上本‘以其终不自大’句作‘是以圣人终不为大’，马其昶本从之。”

案：帛书是，老子文法如此，通行本脱“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又，严灵峰云六十七章前七句当置于此章后。

译文：

道是广大普遍的啊，可在左又可在右，功成事遂而不说自己有功，万物归顺于它而不主宰，这就可以说是“大”了。所以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大（主宰），就是因为他不刻意求为大，所以能成大。

执大象^①，天下往^②，往而不害^③，安平大^④。乐与饵，过客止^⑤，故道之出言也^⑥，曰淡呵其无味^⑦，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足既也^⑧。（第三十五章）

校释：

①范应元曰：“道不可执，此言执者，谓守道也，如手之执物，不可失也。道本无象，此言象者，以万象皆由是而兆见，故曰大象也。”

林希逸曰：“大象者，无象之象也。”

蒋锡昌曰：“大象即指大道而言，盖以道有法象，可为人君之法，故谓大道为大象也。四十一章‘大象无形’，言大道无形也。”

朱谦之曰：“案象借为像，《易·系辞》：‘见乃谓之象。’大象即大像也。成玄英《疏》：‘大象，犹大道之法象。’是也。”

案：林蒋之说是也，十四章状道之容曰：“无物之象。”即象也，道也。

②林希逸曰：“天下往者，执此以往，行之天下也。”

毕沅曰：“往，王也。”

蒋锡昌曰：“执大道，天下往，谓圣人守大道，则天下万民归往也。”

案：林说义胜，盖老氏书云归往，不用“往”字，而用“归”字，如三十四章“万物归焉而不主。”《庄子·山木》云：“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亦即此义。又，《说文》：“往，之也。”之，至也，治也，往释为治理亦可通。往、象协韵，或本作“往天下”，非也。

③案：六十六章“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即此义。

④大，甲、乙本作“大”，傅本、河上本作“泰”，王本作“太”，虞本同帛书。

朱谦之曰：“依旧说，安，静也。《释名》、《释言》语：‘安，晏也。’晏晏然和乐无动怕也。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安平太为并列语。王引之《经传释词》持异议，谓‘安犹于是也，乃也，则也，《老子》曰：‘往而不害，安平太。’言往而不害，乃得平泰也。”

案：大、太、泰通也。

⑤客：甲、乙本作“格”，傅本、通行本作“客”。

案：格、客音通形近而借。

蒋锡昌曰：“乐即五音，饵即五味。”

杨树达曰：“乐与饵，谓喜与人饮食，乐音洛，非谓音乐。”

案：杨说甚辩，乐应为音乐也，请列三证以明之。《说文》：“乐，五声八音之总名。”老子云欢乐不用“乐”字，二十章：“众人熙熙。”即用“熙”字，此一也。此处乐、饵与道对言，同为名词，乐释喜则不可与道对言，此二也。后文“听之不足闻”，正状道况，与乐相对，此三也。明此三者，乐释为音乐确矣。

⑧甲、乙本如此，傅本同帛书无“也”字，王本作“道之出口”，虞本同王本。

陶方岐曰：“王注曰：‘而道之出言，淡然无味。’；则王本亦作‘出言’。”

⑦淡，甲本作“谈”，乙本作“淡”，傅本、通行本作“淡”。

案：谈、淡音同形近而借。

⑨足，甲、乙本作“可”，傅本、河上本作“可”（陈柱曰：“宋河上本‘足’作‘可’。”虞本注曰：“河、韩本‘足’皆作‘可’。”），王本作“足”，虞本同王本。

奚侗曰：“足当依河上注训得……下‘足’各本作‘可’，与上二句不一律，盖浅人不知足可训得，而妄改也。”

马叙伦曰：“谿觿注曰：‘视之不足见，则不足以悦其目，听之不足闻，则不足以娱其耳，若无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穷极也。’是王本亦作‘不可既’。伦谓王盖三句皆作‘不可’，‘不足’乃王注之辞，足、可音近，传写伪改耳，三句皆当作可。”

蒋锡昌曰：“强本、成疏引经文云：‘视不足见……听不足闻……用不可既。’是成作‘视不足见，听不足闻，用不可既。’王注：‘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尽极。’上二‘不足’系经文，下‘不可’乃王注，马说适反，非是，奚氏谓三句皆作‘不足’，当从之。”

范应元曰：“既，尽也。”

罗运贤曰：“‘用之不足既’，案《说文》：‘既，小食也。’上文谓乐、饵可以止过客，而道则异是。乐可听，饵可视可食，而道则不可视听食也。故云：‘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旧注训既为尽，昧于古训，故不能岂切也。”

案：可应作足。请列三证。老子此几句行文一致，而岂于后句用“可”，特出一体耶，是一证也。依老子文意，亦应作“足”，一般皆以为此句意为用之不会穷竭，此为称赞道之语，非也，老子于此以乐、饵与道对言，正谈道之淡而无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何乃于未突出一句云道之好处之文句？按文意应释为用它（道）之时似不足用也，是二证也。《永乐大典》王本作“用之不足既”，虞本亦作“足”，是三证也。

译文：

保持着大道，用来治理天下。用道治理天下，百姓不会以之为害，这样就会平和安泰。音乐与饮食，能使过客停下来，而道说出来却是淡得没一点味道，看它却似乎看不见，听又似乎听不到，用又似乎不足用。

将欲擒之^①，必姑张之^②，将欲弱之，必姑强之，将欲去之，必姑与之^③，将欲夺之，必姑予之^④，是谓微明^⑤，柔弱胜刚强^⑥。鱼不可脱于渊^⑦，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⑧。（第三十六章）

校释：

①擒，甲本作“拾”，乙本作“擒”，傅本作“翕”，通行本作“歛”，景福碑作“噏”，虞本作“噏”。

案：拾为擒之古字（以手合之为拾），擒即翕。《说支》：“翕，起也。”翕，合也，聚也，成玄英疏：“翕，合也。”

②姑，甲、乙本作“古”，傅本、通行本作“固”。马叙伦曰：“固读为姑且之姑，《韩非子·说林上》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是其证，下同。”

案：古为姑省。

③去、与，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废”、“兴”。

案：帛书是。去，疏远也。与，交好也。后人不知“与”为交与，以为与下句“必姑予之”相重，又因“与”（與）、“兴”（興）形近而改“与”为“兴”，继而改“去”为“废”，与“兴”相对。

④夺，诸本作“夺”，范应元本作“取”。

予，甲、乙本作“予”，傅本、通行本作“与”。

⑤范应元曰：“张之、强之、兴之、与之时，已有歛之、弱之、废之、取之之机伏在其中矣，几虽幽微，而事已显明也，故曰：‘是谓微明。’”

高延第曰：“首八句即福祸盛衰倚伏之几，天地自然之运，似幽实明。微明即微而显也。”

- ⑥甲本作“丑弱胜强”，乙本作“柔弱胜强”，傅本作“柔之胜刚，弱之胜强”，通行本作“柔弱胜刚强”，虞本同通行本。

刘师培曰：“案《韩非子·喻老》篇云：‘处小弱而重自卑，谓损弱胜强也。’是老子古本‘柔’当作‘损’，‘强’上无‘刚’字。弱即小弱，损即自卑，言以自卑及小弱胜强也。其作‘柔弱’者，柔亦自卑之义，乃后人旁记之文，以柔释损，嗣遂易‘损’为‘柔’，浅儒以弱强对文，固于‘强’上增‘刚’字以示刚、柔对文，非古本也。”

陈柱曰：“老子所尚之柔弱，盖谓其能变动者，其所贱之坚强，刚谓其不能变动者耳。”

- ⑦脱，甲本作“脱”，乙本作“说”，傅本作“悦”，通行本作“脱”，虞本作“掩”。

清，甲本如此，乙本作“渊”，傅本、通行本作“渊”，焦竑本作“深渊”。

毕沅曰：“古无‘悦’字，作‘脱’者是。《庄子》、《说苑》作‘脱’。”

刘师培曰：“‘渊’上当有‘深’字。”

案：说形近借为脱。

- ⑧韩非曰：“赏罚者，邦之利器也。”

河上公曰：“利器为权道。”

范应元曰：“治国不以道，而以世俗之所谓圣智仁义巧利（利器）以示天下。而使之乱者，亦犹以利器示人也。”

吕吉甫曰：“驰骋天下之至贤而入于无间，则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取天下国家，则其所以图回运动者，常在于无形之际，安可使其所自来哉，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李纯甫曰：“利器，兵也，设喻之言，盖微明之理，圣人用之则为大道，奸雄窃之则为纵横捭阖之术，其害有甚于兵刃也，故圣人喻之以利器云。”

蒋锡昌曰：“利器二字，当指人君赏罚之权而言，所以控制臣下者也。‘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言人君赏罚之权不可以示人也。盖人君轻以赏罚之权示人，则喜怒无常，失其所以为权矣。人君即失其权，则臣下无从控制，臣下既失控制，则人君虽欲无为而治，亦不可得矣。”

案：利器喻权道、赏罚义胜。示当训为施，《荀子·赋》：“皇天隆物，以示下民。”王念孙云：“示本作施，俗言之误。”邦之利器不可施于人，此正老旨。又，《庄子·胠篋》云：“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此以圣人释利器，义亦可

通，示亦有“明”义。

译文：

将要收合它，必姑且先张开它，将要削弱它，必姑且先强壮它，将要离弃它，必姑且先结交它，将要夺取它，必姑且先给予它，这就叫做微明，柔弱胜过刚强。鱼不可离开深渊，国家威权不可施于人。

道恒无名^①，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②，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③。无名之朴^④，夫将不辱^⑤，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⑥。（第三十七章）

校释：

①甲、乙本如此，傅本、通行本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陆希声曰：“道之所以为常者，以其体无名故无为，用有名故有为。”

吕吉甫曰：“万物皆有名也，而道常无名，则有名者莫不为之宾，故曰‘万物将自宾’，则以无名言之，虽然，此知无为而已，无为而无不为，则未尝有夫无为也，故‘万物将自化’。”

案：帛书是，请列三证以明之。此“无名”正与后文之“无名”相对，此一也。陆、吕所说，皆释道为无名，则其所见本抑或师传，必有“道恒无名”句也。若非，则其将不以“无名”释“无为而无不为”，此二也。易“无名”为“无为而无不为”，盖涉后文“万物将自化”以及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而伪，“为”与“化”叶韵，更促其误，此三也。

又案：三十二章“道恒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应置此章句首，且应去此章首两句：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请列三证以明之。三十二章上半节与下半节文意不相属，而于此章则相连也，此一也。三十二章文句与此章文句亦多相同或相似，此二也。吕吉甫此章所见本应有“万物将自宾”句，而

此句为通行本三十二章之句，此三也。

- ②化，甲本作“恣”，乙本作“化”，傅本、通行本作“化”。

案：为、化古音同（据陆宗达云），恣音借为化。《阴符经》：“治国之术百数，其要在清静自化。”正此义。

- ③镇，甲本残缺，乙本作“闾”，傅本、通行本作“镇”，下同。

马叙伦曰：“‘无名之’三字衍文。”

案：闾借为镇。马说非也，其所见本首句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未知首句为“道恒无名”，此句“无名之朴”，正承前文，而妄云“无名之”三字为衍文。

- ④甲本如此，只“朴”作“握”，乙本作“闾以无名之朴”，傅本、通行本作“无名之朴”。

- ⑤辱，甲、乙本作“辱”，傅本、通行本作“欲”，下同。

- ⑥正，甲、乙本作“正”，傅本、河上本作“正”，王本作“定”，景龙碑作“正”，虞本同王本。

案：帛书是，老子书皆“静”、“正”相对，如四十五章“清静为天下正”，五十七章“我好静而民自正。”

译文：

道浑沌而不可名，侯王如果能守此无名之道，万物将会自然化育。化育而又想作为，我就会用无名的道来制止它。用无名之道来制止，它将不会得到凌辱，不取凌辱，就会平静，所以天下就会自然安定。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释文

甲 本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¹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扔）之。故失□□²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³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薄），居其实不居其华。⁴故去皮（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灵），浴（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为⁵正。其致之也，胃（谓）天母已清将恐〔裂，〕胃（谓）地母〔已宁〕将恐〔发，〕胃（谓）神母已灵（灵）〔将〕恐歇，胃（谓）浴（谷）母已盈⁶将恐渴（竭），胃（谓）侯王母已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⁷侯王自胃（谓）〔曰〕孤寡不橐（谷），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致数与无与。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珞〔珞若石。〕⁸

〔上士闻道，堇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⁹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费，进道如退，夷道如类。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¹⁰如输，质真如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天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¹¹善成。〕

〔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

有，有生于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¹²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榘（谷），而王公〔以〕自名也。勿（物）或歺（损）之〔而益，益〕¹³之而歺（损）。故人〔之所教，〕夕（亦）议而教人。故强良（梁）者不得死，我〔将〕以为学父。

天下之至柔，〔驰〕¹⁴骋于天下之致（至）坚。无有入于无间，五（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¹⁵下希能及之矣。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¹⁶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弇（敝）。大盈若盅（冲），其用不羸（窘）。大直¹⁷如诎（屈），大巧如〔拙，〕大赢如纳。趺（躁）胜寒，靚（静）胜灵（热），请（清）靚（静）可以为天下正。

•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¹⁸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罪莫大于可欲，𡵚（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故知¹⁹足之足，〕恆足矣。

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窺）于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弥远，其〔知弥少。是²⁰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

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²¹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将欲取天下者，恆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圣人恆无²²心，〕□以百〔姓〕之心之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²³德〕信也。〔圣人〕之在天下，愉愉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属耳目焉，

圣人皆〔孩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24 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盖〔闻善〕25 执生者，陵行不〔辟〕矢（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矢（兕）无所揣其角，〔虎〕无所措（措）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26 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27 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时（爵），而恒自然也。

• 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之，〔养之、覆之。生而〕28 弗有也，为而弗恃（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

•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既）得其母，以知其〔子，〕29 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塞其闷（闷），闭其门，终身不堇。启其闷，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30 〔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道（遣）身央（殃），是谓（谓）袭常。

• 使我擗〔介〕有知也，〔行于〕大道，唯31 〔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货32 〔财有余，是谓盗夸。盗夸，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然（祭）祀〔不绝。修之身，33 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34 乃溥。〕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35

〔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逢（蜂）蜇（蜇）蝮（虺）地（蛇）弗螫，攫鸟猛兽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会36 而腴怒，〕精〔之〕至也。终曰（日）号而不爰，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37 即老，

冒（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闷，闭其〔门，和〕其光，同其皜（尘），坐（挫）其兑（锐），解 38 其纷，是冒（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 39 而贵，亦不可得而贱（贱）。故为天下贵。

• 以正之（治）邦，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 40 也哉（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兹（滋）昏。人多知（智），而何物兹（滋）〔起。法物滋章， 41 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 42 欲，而民自朴。〕

〔其政闷闷，其民屯屯。〕其正（政）察察，其邦夫（缺）夫（缺）。颺（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43 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 44 继，光而不耀。〕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 45 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冒（谓）深□固〔抵，长生久视之道也。〕

〔治大国若烹（烹）小鲜 46。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申（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 47 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郊（交）也，牝恒以覿（静）胜牡。为其覿（静）〔也， 48 故〕宜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49 〔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故大邦者宜〕为下。

〔道〕50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璫（宝）也，不善人之所璫（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加）人。人之〔不善，何弃51〕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善（若）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者何也？不〔曰求以52〕得，有罪以免（与？）故为天下贵。

•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未（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53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冬（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54夫轻诺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猷（犹）难之，故终于无难。

• 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55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微也，易散也。为之于其未有也，治之于其未乱也。合抱56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羸（累）土。百仁（仞）之高，台（始）于足〔下。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圣人57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事而败之。故慎终若始，则〔无败58事。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肭（货）；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59弗敢为。

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60〔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此胃（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

〔江〕海之所61以能为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浴（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62必以其身后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乐隼（推）而弗馱（厌）也，非以其无争〔与？故天63下莫能与〕诤（争）。

• 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远送（徙）。有车周（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⁶⁴〔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觐（邻）邦相望（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⁶⁵老死不相往来。〕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 圣人无〔积，既⁶⁶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

〔天下皆谓我大，不肖，夫唯大，〕⁶⁷故不宵（肖）。若宵（肖），细久矣。我恆有三葆（宝），之。一曰兹（慈），二曰检（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⁶⁸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今舍其兹（慈），且勇；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夫兹（慈），〔以战〕⁶⁹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女（如）以兹（慈）垣之。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⁷⁰善用人者为之下。〔是〕冒（谓）不诤（争）之德。是冒（谓）用人，是冒（谓）天，古之极也。

• 用兵有言曰：“吾⁷¹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进寸而芮（退）尺。”是冒（谓）行无行，裹（攘）无臂，执无兵，乃（乃）无敌矣。颺（祸）莫⁷²于（大）于无适，无适斤（近）亡吾葆（宝）矣。故称兵相若，则哀者胜矣。

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⁷³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其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⁷⁴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裹玉。

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⁷⁵〔病病。是以不病。〕

〔民之不〕畏畏〔威〕，则〔大威将至〕矣。• 母（毋）阡

〔狎〕其所居，毋猷〔厌〕其所生。夫唯弗猷〔厌〕，是76〔以不
厌。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被
〔彼〕取此。

• 勇于敢者〔则77杀，勇〕于不敢者则活〔活〕。〔知此两者，
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战78而善胜，〕不言
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弹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若民恆且不畏死，〕79奈何以杀慝〔惧〕之也？若民恆是
〔畏〕死，则而为者吾将得而杀之，夫孰敢矣？若民〔恆且〕80必
畏死，则恆有司杀者。夫伐〔代〕司杀者杀，是伐〔代〕大匠斲
也。夫伐〔代〕大匠斲者，则〔希〕81不伤其手矣。

•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说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
其上有以为〔也，〕82是以不治。• 民之罔〔轻〕死，以其求生之
厚也，是以罔〔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

• 人之生也83柔弱，其死也菴仞〔坚〕强。万物草木之生
也柔脆，其死也棗〔枯〕槁〔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84也；
柔弱微细，生之徒也。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恆。强大居下，柔弱
微细居上。

天下〔之85道，犹张弓〕者也，高者抑〔抑〕之，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损〕有86〔余
而补不足；人之道〕不然，损〔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
而有以奉于天者乎？〔其87惟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又有，成功
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

天下莫柔〔弱于水，88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
〔以〕易〔之也。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
89行也。故圣人之言云曰：受邦之询〔诘〕，是胃〔谓〕社稷之主；
受邦之不祥，是胃〔谓〕天下之王。〔正言〕90若反。

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爲善？是以圣右介（契）而不以责于人。故有德司介（契），〔无〕⁹¹德司弊。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⁹²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⁹³恒无欲也，以观其眇（妙）；恒有欲也，以其所噉。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有（又）玄，众眇（妙）之〔门。〕⁹⁴

天下皆知美爲美，恶已；皆知善，訾（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⁹⁵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意、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隋（随），恒也。是以声（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⁹⁶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居，是以弗去。

不上贤，〔使⁹⁷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声（圣）人之〔治也：虚⁹⁸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⁹⁹

〔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瀟（渊）呵始（似）万物之宗。铤（挫）其，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似〕¹⁰⁰或存。君不知〔谁〕子也，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圣）人不仁，以百省（姓）〔为刍〕¹⁰¹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与？虚而不涸，踵（动）而俞（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浴（谷）神〔不〕¹⁰²死，是胃（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胃〕谓〔天〕地之根。縣縣呵若存，用之不董。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¹⁰³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声（圣）人芮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

以其无〔私〕104 舆（与）？故能成其〔私。〕

上善治（似）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105 心善渊（渊），予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动）善时。夫唯不静（争），故无尤。

植而盈之，不〔若其已。揣106 而〕□之□之，□可常葆之。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贵富而驕（骄），自遗咎也。功遂（遂）身蒞（退），天〔之107 道也。〕

〔戴营魄抱一，能毋离乎？搏气致柔，〕能婴儿乎？修除玄蓝（览），能毋疵乎？爱〔民活国，108 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闩，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是109 谓玄〕德。

卅〔辐同一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然（埏）埴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110 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五色使人目明〔盲〕，驰骋田猎（猎）使人〔心发狂。〕111 难得之價（货），使人之行方（妨），五味使人之口𦡇（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声（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112 故去罢（彼）耳〔取〕此。

龙（宠）辱若惊，贵大橐（患）若身。苛（何）胃（谓）龙（宠）辱若惊？龙（宠）之为下，得之若惊，失〔之〕113 若惊，是胃（谓）龙（宠）辱若惊。何胃（谓）贵大橐（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橐（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114 有何橐（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还（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女何以寄天下？

视之而弗115 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播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计（诘），故圜〔而为一。〕116

一者，其上不做（攸），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胃（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 117 恍。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谓）〔道纪。〕

〔古之 118 善为道者，微妙玄达深不可志（识）。夫唯不可志（识），故强为之容，曰：与呵其若冬〔涉水，犹呵 119 其若〕畏四〔邻，严呵〕其若客，涣呵其若凌泽（释），〔沌〕呵其若樞（朴），渚〔呵其若浊，莊呵 120 其〕若浴（谷）。浊而情（静）之，余（徐）清。女以重（动）之，余（徐）生。葆此道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 121 成。

至虚，极也；守情（静），表也。万物旁（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天物云（芸）云（芸），各复归于其〔根，曰 122 情（静）〕。情（静），是胃（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帝（妄），帝（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123 沕（没）身不怠。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案有不信。〔猗呵〕 124 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省（姓）胃（谓）我自然。

故大道废，案有仁义。知快（慧）出，案有大 125 伪。六亲不和，案有畜（孝）兹（慈）。邦家閭（昏）乱，案有贞臣。

绝声（圣）弃知，民利百负（倍）。绝仁弃义，〔民〕 126 复畜（孝）兹（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 127 少私寡欲。〕

〔绝学无忧。〕唯与诃，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 128 〔可以不畏。恍呵其未央哉！〕众人配（熙）配（熙），若乡（飡）于大牢，而春登台。我泊焉未兆，若〔婴儿 129

未咳。〕累呵如〔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遗。我禺（愚）人之心也，恚恚呵。俗人昭昭，130我独〕闾（昏）呵。鬻（俗）人蔡（察）蔡（察），我独闾（闷）闾（闷）呵。忽呵其若〔海，〕望（恍）呵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131以惺（惺）。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望（恍）唯忽。〔忽呵恍〕132呵，中有象呵。望（恍）呵忽呵，中有物呵。濔（幽）呵鸣（冥）呵，中有请（精）咤（呵）。其请（精）甚真，其中〔有信。〕133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顺众仪（父）。吾何以知众仪（父）之然？以此。

炊者不立，自视不章，〔自〕134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曰稊（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135居。

曲则金（全），枉则定，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声（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自〕136视故明，不自见故章，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古〔之〕137所谓曲全者。几〕语才（哉）？诚金（全）归之。

希言自然。飘风不冬（终）朝，暴雨不冬（终）日。孰为此？天法 138〔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者（失）者同于失。同德 139〔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有物昆（混）成，先天地生。绪（寂）呵缪（寥）呵，独立〔而不改，〕140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筮（逝），筮（逝）曰〔远，远曰反。道大，〕141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142为至（轻）根，清为躁（躁）君。是以君子众（终）日行，不离其辘（輻）重。唯（虽）有环官，燕处〔则昭〕143若。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至（轻）于天下？至（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善行者无弊（辙）迹，〔善〕144言者无瑕适（谪），善数者不以橈（筹）筭（策）。善闭者无关籥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繯〕145约而不可解也。是以声（圣）人恒善怀（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谓（谓）坤明。故善〔人，善人〕146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资）也。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资），唯（虽）知（智）乎大昧（迷）。是谓（谓）眇（妙）要。

知其雄，守其147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鸡（离）。恒德不鸡（离），复归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浴（谷）。为天下浴（谷），恒德乃148〔足，复归于朴。〕知其，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贰（忒）。恒德不贰（忒），复归于无极。握（朴）散〔则149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天下，150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物或行或〔随，〕或炅（热）或〔吹，或强或挫，〕151或杯（培）或橐（堕。）是以声（圣）人去甚，去大，去楮（奢）。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152所居，楚□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驕（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153果而毋得已居，是谓（谓）〔果〕而不强。物壮而老，是谓（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154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155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铍庞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

夫乐杀人，不¹⁵⁶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便（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¹⁵⁷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依（哀）立（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道恒无名，樞（朴）唯（虽）¹⁵⁸〔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谷（合），以俞甘洛（露）。民莫之¹⁵⁹〔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俾道之在〔天下也，犹¹⁶⁰小〕浴（谷）之与江海也。

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知足者，富〕¹⁶¹也。强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不忘者，寿也。

道，〔汎呵其可左右也，成功〕¹⁶²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¹⁶³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

执大象，〔天下〕¹⁶⁴往。往而不害，安平大。乐与饵，过格止。故道之出言也，曰：谈（淡）呵其无味也。〔视之，〕¹⁶⁵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

将欲拾（翕）之，必古（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¹⁶⁶强之。将欲去之，必古（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古（固）予之。是胃（谓）微明。珏（柔）弱胜强。鱼不¹⁶⁷脱于渊（渊），邦利器不可以视人。

道恒无名，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愚（化）。愚（化）而欲¹⁶⁸〔作，吾将闾之以无〕名之樞（朴）。〔闾之以〕无名之樞（朴），夫将不辱。不辱以情（静），天地将自正。¹⁶⁹

乙 本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德（义）为之而有 175 上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句（后）仁，失仁而句（后）义，175 下失义而句（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176 上居其泊（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罢（彼）而取此。

昔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 176 下一以霏（灵），浴（谷）得一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至也。胃（谓）天母已清将恐莲（裂），地母已宁将恐发，神〔母已灵将 177 上恐〕歇，谷母已〔盈将恐〕竭（竭），侯王母已贵以高将恐歎（蹶）。故必贵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 177 下基。夫是以侯王自胃（谓）孤寡不橐（穀），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至数舆无舆。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砢砢若石 178 上。

上〔士闻〕道，董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 178 下言有之曰：明道如费，进道如退，夷道如类。上德如浴（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输，〕质〔真 179 上如渝，〕大方无隅（隅）。大器免（晚）成，大音希声，天象无刑（形），道□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 179 下成。

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 180 上抱

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亚（恶），〔唯孤〕寡不橐（穀），而王公以自〔称也。物或益之而〕云（损），云（损）之而益。180下〔人之所教，夕议而教人。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学〕父。

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出于181上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

名与181下〔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182上〕

〔大成如缺，其用不敝。大〕盈如冲，其〔用不穷。大直如诘，大辩如讷。大〕巧如拙，〔大赢如〕绌。趺（躁）朕（胜）寒，182下〔静胜热。知清静，可以为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可欲，祸〔莫大于不知183上足，咎莫憯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覩（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簠（弥）远者，183下其知簠（弥）〔渺。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

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云（损），云（损）之有（又）云（损），以至于无〔为，184上无为而无不。为。将欲〕取天下，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圣〕人恒无心，以百省（姓）之184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取（圣）人之在天下也，欲欲焉；185上〔为天下，浑心，百〕生（姓）皆注其〔耳目焉，圣人皆咳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又（有）三，而民185下生僮（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

生。盖闻善执生者，陵行不辟兕虎，入军不被兵革。兕无〔所 186 上投其角，虎无所错〕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道生之，德畜之，物 186 下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187 上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胃（谓）玄德。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187 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〇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殆）。塞其兑，闭其门，冬（终）身不堇。启其兑，齐其〔事，188 上终身〕不棘。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殃），是胃（谓）〔袭〕常。

使我介有知，188 下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𡗗（厌）食而齎（资）财 189 上〔有余，是谓〕盗□，〔盗□，〕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脩之身，其德乃真。189 下脩之家，其德有余。脩之乡，其德乃长。脩之国，其德乃丰（丰）。脩之天下，其德乃博（溥）。以身观身，以家观〔家，190 上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哉）？以〔此〕。

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蜂虿（蚤）虫蛇 190 下弗赫（螫），据鸟孟（猛）兽弗捕，骨筋弱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会而腴怒，精之至也。冬（终）日号而不□（嘤），和〔之 191 上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胃（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

知者弗言，言 191 下者弗知。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

尘，挫（挫）其兑（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也，亦192上〔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192下

以正之（治）国，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才（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193上家滋〕昏。〔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物兹（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193下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其正（政）闾（紊）闾（紊），其民屯屯。其正（政）察察，其194上民缺缺。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悉（迷）也，其日固久矣。是194下以方而不割，兼（廉）而不刺，直而不继，光而不眺（耀）。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蚤（早）服。蚤（早）服是谓（谓）重积195上〔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谓）〔深〕根固氏（抵），长生久视之道195下也。

治大国若烹（烹）小鲜。以道立（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神不伤人也，〔圣196上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大国〔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196下恒以静胜（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也。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于大国。故或下〔以197上取，或〕下而取。故大国者不〔过〕欲并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各得〕其欲，则大者宜197下为下。

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葆（宝）也，不善人之所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加）人。人之不善，何〔弃198上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乡（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若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198下不□求以得，有罪以免与？故为天下贵。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199上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大。〕199下夫轻若（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取（圣）人〔犹难〕之，故〔终于无难。〕

〔其安也易持，其未兆也易谋，其脆也易〕200上判，其微也易散。为之于其未有也。治之于其未乱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200下之台，作于累土；百千之高，始于足下。为之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取（圣）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201上无失也。〕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而败之。故曰：“慎冬（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是以取（圣）人欲不欲，201下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

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202上将以愚〕之也。夫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国，国之贼也；以不知知国，国之德也；恒知202下此两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是谓（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也，乃至大顺。

江海所以为能百浴（谷）〔王者，以〕203上其〔善〕下之也，是以能为百浴（谷）王。是以取（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203下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天下皆乐推（推）而弗猷（厌）也，不〔以〕其无争与？故天204上下莫能与争。

小国寡民，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远徙。又（有）周（舟）车无所204下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

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哭（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205上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205下取（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已俞（愈）有；既以予人矣，已俞（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

天下〔皆〕206上冒（谓）我大，大而不宵（肖）。夫唯不宵（肖），故能大。若宵（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恆有三琛（宝），市（持）而琛（宝）之，一206下曰兹（慈），二曰检（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兹（慈），故能勇；检（俭），敢（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器长。〔今〕207上舍其兹（慈），且勇；舍其检（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死矣。夫兹（慈），以单（战）则朕（胜），以守则固。天将207下建之，如以兹（慈）垣之。

故善为士者不武，善单（战）者不怒，善朕（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冒（谓）不争〔之〕208上德。是冒（谓）用人，是冒（谓）肥（配）天，古之极也。

用兵又（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208下尺。”是冒（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扔）无敌。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琛（宝）矣。故抗兵相若，而依（哀）者朕（胜）〔矣〕。209上

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夫言又（有）宗，事又（有）君。夫唯无知209下也，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取（圣）人被褐而裹（怀）王（玉）。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是以取（圣）人之不〔病〕210上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民之不畏畏（威），则大畏（威）将至矣。毋俾（狎）其所居，

毋𦣻（厌）其所生。夫唯弗毋𦣻（厌），是210下以不毋𦣻（厌）。是以取（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罢（彼）而取此。

勇于敢则杀，敢于不敢则活（活），〔此〕211上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亚（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单（战）而善朕（胜），不言而善应，弗召而自来，211下单而善谋。天罔（网）𦣻（恢）𦣻（恢），疏而不失。

若民恆且○不畏死，若何以杀曜（惧）之也？使民恆且畏死，而为畸（奇）者〔吾〕212上得而杀之，夫孰敢矣？若民恆且必畏死，则恆又（有）司杀者。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斲。212下夫代大匠斲，则希不伤其手。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𦣻（税）之多，是以饥。百生（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213上以不治。民之轻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

人之生213下也柔弱，其死也𦣻信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梓（脆），其死也𦣻（枯）槁。故曰：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是〕214上以兵强则不朕（胜），木强则𦣻。故强大居下，柔弱居上。

天之道，西（犹）张弓也，高者印（抑）之，下者举之，214下有余者云（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云（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云（损）不足而奉又（有余）余。夫孰能又（有）余而〔有以〕215上奉于天者，唯又（有）道者乎？是以取（圣）人为而弗又（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

天下莫215下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水之朕（胜）刚也，弱之朕（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216上行〕也。是故取（圣）人之言云曰：受国之询

(诟)，是胃（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胃（谓）天下之主。正言 216 下若反。

禾〔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取（圣）人执左芥（契）而不以责于人。故又（有）德司芥（契），无德司弊。〔天道无亲，217 上常与善人。〕〔《德》〕三千卅□。217 下。

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恆无欲也，〔以观其妙 218 上；〕恆又（有）欲也，以观其所噉。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又玄，众眇（妙）之门。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218 下亚（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 219 上也，先、后之相隋（随），恆也。是以取（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昔（作）而弗始，为而弗恃（恃）也，219 下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220 上使民不乱。是以取（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恆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 220 下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呵佖（似）万物之宗。挫（挫）其兑（锐），解其芬（纷）；和其光，同 221 上其尘。湛呵佖（似）或存。吾不知其谁之子也，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取（圣）人不仁，221 下〔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猷（犹）橐籥（与）？虚而不渥，动而俞（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浴（谷）神不死，是胃（谓）222 上玄牝。玄牝之门，是胃

(谓)天地之根。绵绵呵，其若存，用之不董(勤)。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 222 下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取(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与(与)?故能成 223 上其私。

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居众人之所亚(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言，223 下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植而盈之，不若其已。掘(揣)而允之，不可长葆也。金玉 224 上〔盈〕室，莫之能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戴营衺(魄)抱一，能毋离乎?搏(搏) 224 下气至柔，能婴儿乎?脩除玄监，能毋有疵乎?爱民恬(活)国，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225 上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胃(谓)玄德。

卅辐(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 225 下之用也。埴(埴)埴而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利，无之以 226 上为用。

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仿(妨)。五味使人之口爽，226 下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取(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而取此。

弄(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胃(谓) 227 上弄(宠)辱若惊?弄(宠)之为下也，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胃(谓)弄(宠)辱若惊。何胃(谓)贵大患 227 下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橐(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228 上女(如)可以寄天下矣。

视之而弗见，〔命〕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命之曰 228 下希。○

播之而弗得，命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计（诘），故緼而为一。一者，其上不谬，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命 229 上也，复归于无物。是冒（谓）无状之物，无物之象。是冒（谓）沕（忽）望（恍）。隋（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 229 下其首。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冒（谓）道纪。

古之□为道者，微眇（妙）玄达，深不可志（识）。夫唯 230 上不可志（识），故强为之容，曰：与呵，其若冬涉水，猷呵，其若畏四邻，严呵，其若客。涣呵，230 下其若凌泽（释），沌呵，其若朴，渚呵，其若浊，莊呵，其若浴（谷）。浊而静之，徐清。女以重（动）之，徐生。葆此道〔者不〕 231 上欲盈。是以能斡（斡）而不成。

至虚，极也；守静，督也。万物旁（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 231 下衺（芸）衺（芸），各复归于其根。曰静。静，是冒（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芒（妄），芒（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 232 上乃〕天，天乃道，道乃。没身不殆。

大上，下知又（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安 232 下有不信。猷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冒（谓）我自然。

故大道废，安有仁义。知（智）慧出，安有大〔伪〕，233 上六亲不和，安又（有）孝慈（慈）。国家閼（昏）乱，安有贞臣。

绝耶（圣）弃知，而民利百倍。绝仁弃义，而民 233 下复孝慈（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

绝学 234 上无忧。唯与呵，其相去几何？美与亚（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望（恍）呵，其未央 234 下

才（哉）！众人既（熙）既（熙），若乡（飧）于大牢，而春登台。我博（泊）焉未兆（兆），若婴儿未咳。累呵伯（似）无所归。众人皆又（有）余。我愚人之心 235 上也，渚渚呵。鬻（俗）人昭昭，我独若閤（昏）呵。鬻（俗）人察察，我独閔（闵）閔（闵）呵。沕（忽）呵，其若海。望（恍）呵，若无所止。众人皆 235 下有以，我独门元（顽）以鄙。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望（恍）唯沕（忽）。沕（忽）呵望（恍）呵，中又（有）象呵。236 上望（恍）呵沕（忽）呵，中有物呵。幼（窈）呵冥呵，其中有请（精）呵。其请（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236 下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也？以此。

炊者不立，自视者不章，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237 下其在道也，曰：“糝（余）食、赘行。”物或亚（恶）之，故有欲者弗居。

曲则全，汪（枉）则正，洼则盈，敝（敝）则新，少则得，237 下多则惑。是以取（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自视故章，不自见也故明，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夫唯不 238 上争，故莫能与之争。古之所冒（谓）曲全者，几语才（哉）？诚全归之。

希言自然。蓊（飘）风不冬（终）朝，暴雨不 238 下冬（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有（又）兄（况）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 239 上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有物昆（混）成，先天地生。萧（寂）呵寥（寥）呵，独立而不改（改），可 239 下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筮，筮曰远，远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240 上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重为轻根，静为躁（躁）君。是以君 240 下子冬（终）日行，不远其留（留）重。虽有环官，燕处则昭若。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轻于天下？轻则失本，躁（躁）则失 241 上君。

善行者无达迹，善言者无瑕适（谪），善数者不用橈（筹）筭（策）。善○闭者无关籥而不可 241 下启也。善结者无纆约而不可解也。是以取（圣）人恆善怵（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谓曳明。故善人，善人之师；不 242 上善人，善人之资也。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智）乎大迷。是谓（谓）眇要。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鷄（溪）。为天 242 下下鷄（溪），恆德不离。恆德不离（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浴（谷）。为天下浴（谷），恆德乃足。恆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 243 上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恆德不贷（忒），恆德不贷（忒），复归于无极。朴散则为器，取（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 243 下割。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物 244 上或行或随（随），或热，或硿，或陪（培）或堕。是以取（圣）人去甚，去大，去诸（奢）。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 244 下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毋〕 245 上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谓（谓）果而强。物壮而老，谓（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245 下物或亚（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兵者不

祥〔之〕246上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铉龙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246下天下矣。是以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而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247上哀〕立〔莅〕之。单战朕（胜）而以丧礼处之。

道恆无名，朴唯（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247下自宾。天地相合，以俞甘洛（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卑〔道之〕248上在天下也，猷（犹）小浴（谷）之与江海也。

知人者，知（智）也。自知，明也。朕（胜）人者，有力也。自朕（胜）者，强也知248下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寿也。

道，泓（汎）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249上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恆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249下命于大。是以取（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乐与〔饵，〕250上过格（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250下可既也。”

将欲擒（翕）之，必古（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古（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古（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古（固）予〔之。〕251上是胃（谓）微明。柔弱朕（胜）强。鱼不可说（脱）于渊，国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恆无名，侯王若251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闾之以无名之朴。闾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

地将自正。252上 《道》 二千四百廿六。252下

(注：释文中的数码字为原件行次，圆括号中为今字，尖括号中为正字，方括号中为补字，圆圈为涂改过的废字，个别缺文，用方框代替。)

关于帛书《老子》甲本中的圆点标志

帛书《老子》甲本中存在一些圆点以划分段落，而又多与通行本分章相合，所以一般都认为这些圆点是分章的标志，如许抗生先生说：“乙本不分章，甲本用圆点符号分章。”

以这些圆点为分章标志，未免过于武断。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中的《出版说明》：“通行本分八十一章，帛书乙本不分章，甲本有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由此可看出古今本段落分合的某些异同。”也并未说这些圆点是分章的标志。如果是分章标志，为什么残存于甲本德篇中的十八个圆点中就有六个是在通行本的各章的章中呢？甲本德篇有十四个章（按河上公章句）的章首未残损而又无圆点，道篇仅只一个圆点标志，为什么甲本的“分章”与通行本的分章不同乃尔？单纯以甲本与通行本分章不同作为论据则显得软弱无力。但到底这些圆点是什么呢？窃以为这些圆点就是所谓的“疑点”，即帛书甲本抄写者或整理者存疑的标志，主要是错简的标志。

帛书甲本现存圆点标志十九个，德篇十八个，道篇一个，现在整理者都以之归于紧接圆点后的段落起首，况且德篇十八个点中有十二个正好点在通行本的章首，这就给人造成不小的误会，以为这些圆点就是分章的标志，现在打乱这种格局来讨论，即章首的圆点也可归于上章末，这也正是恢复帛书甲本圆点标志的原貌，但为称引方便，在称呼上则又仍按其规定，所称章数则从河上公章句，所引《老子》原文残缺处以括号标出。

帛书甲本《德》篇十八个圆点中有十二个在河上公本章首，分别为四十六章（即四十五章与四十六章间有一圆点标志，下仿此）、五十一章、五十二章、五十三章、五十七章、六十三章、六十四章、八十章、六十九章、七十三章、七十五章、七十六章。其他六个圆点在河上公本章中（都在每章中间），这六章分别为四十六、五十一、五十二、八十一、七十二、七十五章。

我们先从圆点符号最集中的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章开始分析。

五十一章：“·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此谓之玄德·（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闕，闭其门，终身不瘵，启其闕，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遗身殃，是谓习常·（五十三章）……”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就残存了五个圆点标志，而这五个圆点圈住的文字，很使人疑虑丛生，“道生之畜之”明显与起首“道生之而德畜之”相重复，并且这两者又与《道》篇第十章“生之畜之”文义也相同，还有“道生之而德畜之”或“道生之畜之”两段文字，从文义上看，与上章（五十章）紧相衔接，似乎不应分章，即不应有分章的任何符号出现。由于错简或其他原因，帛书甲本的抄写者或说是整理者当时也不能分清楚这两段文字，所以就用圆点标志出来。“·塞其闕……是谓袭常·”这段文字，与下文五十六章“塞其闕……是谓玄同”文句、文义相近，帛书甲本抄写者也搞不清楚了，只有存疑，标出疑点符号。

七十五章、七十六章残损较少，可看出有三个圆点，七十五

章章首一个，章中一个，七十六章章首一个，其实这三个圆点可看作都在七十五章，即七十五章章首、章中、章尾各有一个。“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单独从一章来看，上下文义一贯，“民”字前“治”字后似乎不应有圆点，而将此章与前面七十四章及后面七十六章联系起来看，则情况显然不同，七十四章言“杀”“死”，七十六章也是言“生”“死”，“民之轻死……是贤贵生”则正与七十四、七十六相一致，“人之饥……是以饥”就明显与上下文不相一致，“百姓之不治……是以不治”虽稍可与七十四章挂上一点钩，甲本抄写者于此也就只有存疑了，用三个圆点把两段文字圈了起来。所以后来注释家们于此多所纠结论辩。

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前后两段文字，从意义上看，不应置于同一章，而后段“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则与四十四、四十五章章旨相合（四十四章“知足不辱”为显证），“天下有道……戎马生于郊”或是衍文，或是错简或其他原因，所以以圆点标出。

六十三章、六十四章于章首各有一小圆点，此两章残损十分严重，看不出帛书原貌，但历来注释家于此句读、释义纷纭，姚鼐曰：“‘大小多少’句下有脱字，不可强解。”马叙伦、奚侗、蒋锡昌均从其说，甚且认为是注文混入经文，马叙伦进一步认为“报怨以德”为错简，当在七十九章。吴澄把六十三、六十四两章定为一章，且文句顺序全与帛书、别本大异。诸先贤高论在前，不须我小子再饶舌了，帛书甲本抄写者当更有所本，故有此两个疑点（圆点标志）。

八十章章首“小邦寡民”前有一圆点，八十一章“不善”后“圣人无积”前有一圆点，在此处，帛书甲本前后文极为残损，自八十章末经八十一章至六十七章首（帛书此三章相连）仅残存十七个字，其间是否再有圆点标志则不清楚，然而除帛书本外，后来所有版本都将八十章、八十一章置于德篇最后，与帛书将此两章置于六十六章与六十七章之间不同，河上公章句并非空穴来风，无所本而为，今帛书甲本八十章、八十一章前即有圆点标志，其时抄者当疑此两章不应置此。八十章、八十一章章序问题与此一章前圆点问题合而观之，则可对解此纷争提供帮助。再者，道篇仅篇首“道可道”前有一圆点，这是否可说道篇德篇孰先孰后在先秦时就存在疑问？今本均以道篇置于德篇前并不是无所本。

七十二章“则大（畏将至）矣”后，“毋阍其所居”前有一圆点，七十三章章首有一圆点，帛书七十二、七十三章残损过甚，但一章之中，前后文义悬隔，绝不相侔，再者，七十三章“勇于敢者则杀”与七十二章首段“民不畏畏”文义似乎更加相近，而被“·毋阍其所居……故去彼取此·”隔绝，这样，此处有疑问殆不为过，或可竟说这段文字为错简。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圆点之后或两个圆点之间的一小段文字，一般都存在一些疑问，诸如错简、重文等问题。另外，我们还可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每一个圆点符号不远处，一句话或数句之外，定有另外一个圆点与其相对应，这样，在德篇章中的六个圆点，相应应有六个以上的圆点与其相应，实际上从以上所引数章情况来看，这六个章中圆点有十个圆点与其相应，而这十个圆点都位于本章或下章的章首，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看法，将这些章首的圆点误认为与通行本分章相合的分章标志，除去这十个章首圆点，即四十六、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六

十三、六十四、八十、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六这十个章首圆点，就只剩下二个圆点，即五十七、六十九章的圆点，可以说是分章的标志，但仅这两个圆点并不能证明章首圆点与通行本分章相合，况且五十七章前后残损十分厉害，距这五十七章章首圆点不远处，是否有另一个圆点则不清楚了，但五十七章前五十六章中有“塞其闷……”一段，与五十二章几相重，也许五十七章章首这一圆点属于五十六章尾，正指明“塞其闷……”一段为有疑问文字也有可能。所以说甲本圆点标志多与今本分章相合的论点并不确切，有欠深入研究。

结合同时出土甲本后古佚书与乙本前古佚书中的所谓“章节”点（圆点标志），我们来推测一下甲本之所以存在圆点标志的原因。同时出土的帛书，特别是乙本卷前古佚书《称》中，出现很多圆点标志，有一些仅一句话一点，一般是三数句一点，这些点可以说是分章用的。“章”的产生，我们现在并不清楚了，《说文》：“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后来大概借作“章节”之章了，章又有花纹彩色之意，《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一篇文章中，间杂着这些圆点标志（或许是彩色的），也就是章了。古代简牍，容易韦绝，韦绝则不可卒读，后来文献整理者，象帛书抄写者之类，对于那些散简，只有用圆点标志将其与其它文字隔开来，完全从忠实文献原貌出发，这仅指一简或数简文字可独立成篇的散篇，如果某简或数简文字不能独立成篇，虽说韦绝，则总会找到上下连续的简牍，不会形成错简。只有那些起迄独立，而又不能确定其位置的韦绝散简才会形成错简等现象，整理者才会以圆点标志标出，这些圆点最早是标明文章起迄的，那些散简的起迄也就用了这些圆点。这样就形成先秦古籍中一些单句话的章，如《论语》中就有很多，如甲本卷后古

佚书每篇起首都以一圆点标明一句话的章节。汉代章句学其实应该是从保护整理文献发展起来的。帛书甲本这些圆点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把它看成分章标志也是不错的，只是把它看成疑点更为贴切。

圆点标志主要存在于甲本德篇中，而道篇仅一个，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这些圆点仅是错简之类的标志。道篇卷在卷轴最里层，而德篇在外层，外层简牍展开次数多，保护也差些，所以居于外层的德篇的韦容易断绝，错简的可能性也大些，圆点标志也就主要存在于德篇中了。如果道篇德篇分成两卷轴，则不存在这种情况。

先秦古籍，多有简编错乱现象，帛书《老子》甲本存在这种情况，不为奇怪，即就同时出土的帛书也存在这种错简痕迹，如抄写时间比甲本后的乙本卷前古佚书《十六经》，虽名为十六，而仅存十四篇半，不足十六之数，帛书整理小组认为：“恐系简编错乱或亡佚所致。”即使简编错乱或亡佚，乙本仍能保存其原貌，比乙本抄写时间早的甲本也更有可能接近原貌。

甲本圆点标志与其它篇的圆点标志同而不同，同者同为简牍篇章的起首标志，不同者，甲本中的圆点标志尽可看成是疑点或干脆说是错简的标志。



ISBN7—80520—850—6

Z·27 定价：9.50 元